

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

# 傲慢与偏见

(英) 简·奥斯汀/著 王海波/改写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傲慢与偏见 / 《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编委会编,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5. 8

(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 11. 外国, 叛逆抗争篇)

ISBN 7 - 5634 - 2117 - 3

I. 傲... II. 少...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  
本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2487 号

选题策划 马永林 石兴利

责任编辑 金昌海 关志明

封面设计 李晓伟

## 傲慢与偏见

原著:(英) 简·奥斯汀

---

延 边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邮编 133002)

北京依鑫印务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40 千字

2006 年 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

ISBN 7 - 5634 - 2117 - 3 / I · 295

全套 12 册 定价 237.60 元 (本册定价 19.80 元)

## 序 言

语文新课标指定了中小学生的阅读书目，对阅读的数量、内容、质量以及速度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对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培养语文素养，陶冶情操，促进学生终身学习和终身可持续发展，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学素养具有极大的意义。

中、小学生是未来的主人，必须适应现代竞争激烈和交际广泛的世界生活，在心理、性格、思维、修养等内在素质铸造方面必须积极做好充分准备，同时在语言表达、社会交往等才能方面也必须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才能顺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潮流。

现代中、小学生不能只局限于校园和课本，应该广开视野，广长见识，广泛了解博大的世界和社会，不断增加丰富的现代社会知识和世界信息，这样才有所精神准备，才能迅速地成熟地长大，将来才可以自由地翱翔于世界的蓝天。否则，我们将永远是妈妈怀抱中的乖乖宝宝，将永远是温室里面的豆芽菜，那么，我们将怎样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呢？

世界文学名著是世界各国社会和生活的结晶，是高度艺术化的精神产品，具有永久的闪光魅力，非常集中、非常形象，是中、小学生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简直是走向世界、观摩社会的最佳捷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伴随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茁壮成长，具有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带着有趣的欣赏的心态阅读这些美丽的世界名著，非常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积极的和健康向上的心理、性格、

思维和修养,有利于青少年了解世界各国的社会和生活,不断提高语言表达和社会交往的才能,这样就可以早日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这套世界少年文学名著按照语文新课标指定阅读书目进行了精选,集中体现了语文新课标的精神。我们考虑到广大中、小学生的学识和时间有限,而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又是卷帙浩繁,不便于中、小学生阅读,我们在参考和借鉴以前译本许多优点和长处的基础上,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高度浓缩,保持了原著的梗概和精华,还配有形象的插图和助读的注解,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使之尽量符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尽量适合少年儿童阅读,这就便于广大中、小学生轻松阅读和理解吸收了。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说:“语文负载着传承祖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任务,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极其辉煌的人文精神,应当使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水乳交融。为此,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在语言能力发展的同时,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提高文化品位、审美情趣。比如,在阅读中,要求学生不仅做到文通字顺,而且通过阅读作品,向往美好的情境,关心自然和命运,关心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和喜怒哀乐,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这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世界少年文学名著的初衷,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着极强的启迪性和价值性,非常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和收藏。

## 目 录

|                   |    |
|-------------------|----|
| 本纳特夫妇的对话 .....    | 1  |
| 有关宾格莱的争论 .....    | 3  |
| 宾格莱先生的出现 .....    | 5  |
| 有关达西的讨论 .....     | 8  |
| 伊丽莎白与达西 .....     | 10 |
| 简生病了 .....        | 12 |
| 有关伊丽莎白的讨论 .....   | 15 |
| 简和伊丽莎白回家了 .....   | 17 |
| 柯林斯的来信 .....      | 20 |
| 柯林斯的到访 .....      | 23 |
| 柯林斯的打算 .....      | 25 |
| 不期而遇 .....        | 26 |
| 伊丽莎白与韦翰的谈话 .....  | 28 |
| 柯林斯对伊丽莎白的殷勤 ..... | 31 |
| 星期二晚上的舞会 .....    | 33 |
| 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 .....  | 36 |
| 伊丽莎白拒绝了柯林斯 .....  | 38 |
| 宾格莱小姐的来信 .....    | 40 |
| 柯林斯向夏绿蒂求婚 .....   | 42 |
| 宾格莱见异思迁 .....     | 44 |
| 嘉德纳夫妇来访 .....     | 45 |
| 简给伊丽莎白的来信 .....   | 46 |

|                    |     |
|--------------------|-----|
| 伊丽莎白与简相会 .....     | 47  |
| 伊丽莎白拜访柯林斯夫妇 .....  | 48  |
| 凯瑟琳夫人 .....        | 50  |
| 伊丽莎白演奏钢琴 .....     | 52  |
| 达西与伊丽莎白的谈话 .....   | 55  |
| 费茨威廉与伊丽莎白的谈话 ..... | 57  |
| 伊丽莎白拒绝了达西的求婚 ..... | 59  |
| 达西给伊丽莎白的信 .....    | 63  |
| 伊丽莎白的心事 .....      | 66  |
| 伊丽莎白和简回家了 .....    | 69  |
| 伊丽莎白与简的谈话 .....    | 71  |
| 伊丽莎白与父亲的谈话 .....   | 72  |
| 韦翰的尴尬 .....        | 74  |
| 本纳特不和谐的婚姻 .....    | 75  |
| 伊丽莎白与达西 .....      | 77  |
| 伊丽莎白对达西有了好感 .....  | 80  |
| 伊丽莎白见到了宾格莱 .....   | 83  |
| 宾格莱小姐的嫉妒 .....     | 84  |
| 简的两封来信 .....       | 86  |
| 伊丽莎白的悲伤 .....      | 88  |
| 丽蒂亚给弗斯特太太的信 .....  | 90  |
| 本纳特先生回家了 .....     | 94  |
| 嘉德纳先生的来信 .....     | 97  |
| 伊丽莎白的懊悔 .....      | 100 |
| 丽蒂亚结婚了 .....       | 102 |
| 舅妈的回信 .....        | 105 |
| 宾格莱回到尼尔菲庄园 .....   | 108 |

|                   |     |
|-------------------|-----|
| 简的欣喜 .....        | 111 |
| 宾格莱向简的父亲提亲 .....  | 113 |
| 凯瑟琳夫人突然来访 .....   | 116 |
| 本纳特收到柯林斯的来信 ..... | 119 |
| 伊丽莎白与达西谈心 .....   | 121 |
| 伊丽莎白的父亲 .....     | 124 |
| 有情人终成眷属 .....     | 128 |

## 魔犬之谜

|                    |     |
|--------------------|-----|
| 手杖的主人 .....        | 131 |
|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     | 134 |
| 疑案 .....           | 139 |
|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   | 146 |
| 三条断了的线索 .....      | 156 |
| 巴斯克维尔庄园 .....      | 165 |
| 梅利瑟宅邸的主人斯台普吞 ..... | 173 |
|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   | 185 |
|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   | 190 |
| 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     | 202 |
| 岩岗上的人 .....        | 210 |
| 沼地的惨剧 .....        | 221 |
| 设网 .....           | 231 |
|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     | 240 |

## 本纳特夫妇的对话

一天本纳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我的好老爷，尼尔菲花园终于租出去了，你听说过没有？”

本纳特先生说：“没有。”

“隆格太太刚刚来过，她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

本纳特先生没有作声。

“难道你不想知道是谁租去的吗？”

“既然你愿意说，那我就听听吧。”

“哦！隆格太太说，租尼尔菲花园的是个阔少爷。星期一来看房子，他一眼就看中了，答应马上把这房子买下来，他的佣人这个周末就要搬进去了。”

“这人叫什么？”

“宾格莱。”

“结婚了吗？”

“噢！当然没有！这么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这对咱们的姑娘可是太好了！”

“有什么可好的，这关咱们的孩子什么事？”

“我的先生，你怎么这么烦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想的是他和咱们女儿的婚事！”

“他就是为这个才搬来的吗？”

“为这个？亏你说得出口。不过依我看，他准是迷上咱们女儿中的一个。他一来，你就赶快去登门拜访。”



“我凭什么去？还是你们去吧！要不然，你打发她们自己去。你那么漂亮，如果也跟着去，宾格莱该看上你啦！”

“亲爱的，你的夸奖我可消受不了。以前，我的确是挺好看的，不过，五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了，当妈妈的还能再琢磨自己的长相吗！不管你说什么，等宾格莱先生搬来以后，你必须去走一趟。”

“这可是强人所难呀。”

“替女儿想想嘛。要是你不去我们怎么好去？”

“我敢说，宾格莱先生一定高兴看到你。到时候你替我捎信儿给他，不管他看中的是哪个姑娘，我都会同意他们的亲事。不过，我得替我的小丽蒂亚多说几句好话。”本纳特先生说。

“我希望你别这么干。丽蒂亚并不比别人强，可你老是想着她。”

“她们呀，没有一个值得夸耀，又傻、又无知，同别人家的姑娘没什么区别。倒是丽蒂亚与众不同，机灵。”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自己的女儿。你是存心气我取乐。我神经衰弱，你就不能体谅点吗？”

“我的太太，你这可就搞错了，我是非常非常尊重你的神经的。”

本纳特先生就是这样，机智幽默、寡言少语，脑子灵活得出奇，二十三年的共同生活，已经让本纳特太太充分地领教了丈夫的个性。而她自己，则是个愚蠢的女人。每当感到不快，她便假称有病。她生活中的交易就是嫁女，而嫁女的乐趣就在于做客和新闻。

## 有关宾格莱的争论

本纳特先生第一批拜访了宾格莱先生。这件事到了第二天晚上才被公开。

看着老二正在往帽子上缝丝带，本纳特先生说：“丽蒂，我希望宾格莱先生会喜欢它。”

“我们还没有到那份儿上呢！我们怎么会知道宾格莱喜欢什么？我们又不准备看他。”本纳特太太说。

“妈，你忘啦，”伊丽莎白说，“我们会在跳舞会上碰到他，郎格太太答应过把他介绍给我们呢。”

“我可不信郎格太太会这么干。她自己有两个亲侄女。她这人自私自利、又虚伪，我可不稀罕她。”

“我也是。”丈夫说，“听你说不指望她帮忙，我真是太高兴了。”

本纳特太太心里的火儿压不住，便骂起女儿来。

“吉蒂，看在上帝的分上吧，别咳个没完好不好！你也可怜可怜我脆弱的神经。”

“吉蒂真不知趣，”她的父亲说，“咳嗽也不挑个时候。”

“又不是我自己喜欢咳嗽，”吉蒂说，“丽蒂，你说的舞会是什么时候？”

“明天算起，两周之内。”

“是这么回事！”本纳特太太叫了起来，“郎格太太开舞会那天才回来，她怎么介绍宾格莱先生，她自己还不认识

他呢！”

“所以说，你这回可占上风啦，你可以把宾格莱介绍给她嘛。”

“是吗？假如你果真不肯负责任，我只能自己亲自干了。”

女儿们吃惊地看着父亲。本纳特太太说：“行了，别胡说了好不好，我现在一听到那个宾格莱先生的名字就难受。”

“听这话我真是太遗憾了，可你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如果今天早晨我知道是这样，我当然不会跑去见他。现在去也去了，我们只能跟人家来往，这可太不幸了。”

女士们惊诧的样子，正是本纳特先生所期望的。

“你真好！我知道你疼女儿，就不会不办这件事。我太高兴了！你早打算好要去，可直到现在才提，这玩笑开得太棒了。”

充分享受完太太的欣喜之后，本纳特先生离开了房间，临走时他说：“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地咳嗽啦。”

“姑娘们，看你们的父亲有多棒，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才能报答他的好意。说实话，到了我们这年纪，每天忙着社交也没有什么意思，可为了你们，我们什么都肯做。丽蒂亚，乖宝贝儿，别看你最小，下一个舞会，宾格莱先生准和你跳，我敢担保。”

“当然啦，我最小，可我个儿最高，我才不会担心呢！”

## 宾格莱先生的出现

邻居卢卡斯太太的报道十分喜人：宾格莱先生非常年轻、相当漂亮、极为谦和；他将出现在即将举行的舞会上。没有什么能比这事更令人兴奋的。

没几天，宾格莱先生回访了本纳特先生，他想看看年轻的女士们。对她们的美貌他早有耳闻，可他见到的却仅仅是她们的父亲。而姑娘们则方便得多，她们可以从上面的窗户向下看：他穿了一件蓝色的外衣，骑的是一匹黑马。

赴晚宴的邀请很快就发出去了。本纳特太太已经计划好了饭菜，她将充分展示本纳特太太高超的家政管理水平。宾格莱先生有要紧事，第二天非进城不可，不能接受这份诚挚的邀请。本纳特太太既失望又不安，她担心宾格莱总是如此飘忽不定，永远不会在尼尔菲安下家来。

卢卡斯夫人宽慰她，宾格莱先生之所以去伦敦，不过是邀些人来参加舞会；接踵而至的消息则说，宾格莱先生要带回七个男子和十二位女士。姑娘们对于这么庞大的女子数字颇为不快，但当这群人步入舞厅时，她们欣慰地发现，所有的人加在一起，也不过五个：宾格莱先生，他的两个姐妹，姐夫以及另外一位年轻男子。

宾格莱先生既漂亮又有绅士风度，两个姐妹优雅而新潮。姐夫看上去有点绅士的味儿，不过没什么出众的地方。倒是达西先生魁伟高大的身材，高贵非凡的面孔，令所有

人瞩目。有关他年收入一万镑的说法，在他出现的五分钟内，就传遍了舞厅的每一个角落。这个晚上一半的时间里，人们都用羡慕的目光注视着他。后来，人们发现他的态度实在可恶，于是原先对他的宠爱也自然消失了。

宾格莱先生很快便熟悉了在场的全部重要人物。每个曲子他都要跳，他不满意舞会散得那么早，并且谈到他要在尼尔菲的家中自己举行一次舞会。达西先生只跳了两次，一次和赫斯特夫人，另一次和宾格莱小姐。他拒绝被引见给任何一位女士，一晚上都在屋里踱来踱去。达西先生对本纳特府上的小姐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使本纳特太太更讨厌他了。

男宾太少，伊丽莎白有两场舞都空坐在那里。

这时，达西先生刚好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尽管她并不愿意，可她还是听到了宾格莱同达西先生之间的一段对话。当时，宾格莱从舞池里跑出来几分钟，是为了恳请自己的朋友投入欢乐的人群。

“来吧，达西，”宾格莱说，“我讨厌看见你自己呆头呆脑地傻站在那儿，你最好还是跳起来吧。”

“我当然不，你姐姐、还有你妹妹，都已经有了舞伴了，我没兴趣和别人跳。”

“我可没你那么难伺候，”宾格莱嚷嚷起来，“说实在的，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女孩子。”

“和你跳舞的那位是唯一顺眼的一个。”

“噢，我从没见过比她还美的造物！可她的一个妹妹就坐在你的身后，她也挺迷人的，我敢说，她也一定很温顺，要不要我让舞伴给介绍一下呀？”

“你说的是哪一位？”达西问完便转过头来。他找到伊

丽莎白看了会儿，冷冷地说，“她是挺好看，可还不足以吸引我。”

达西走开了，伊丽莎白依然对他没有任何好感。不过，她还是以令人钦佩的气度将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了。这是由于她具有活泼开朗的天性和强烈的幽默感。

这天晚上，本纳特一家人都过得很愉快。

她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朗伯恩的家里。这个村落在哈福德郡，而本纳特府是村里最显要的一户。

## 有关达西的讨论

距朗伯恩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同本纳特有着特别的交情。威廉·卢卡斯爵士曾经是莫利特镇上做生意的，在那儿他获得一个高贵的头衔。这荣誉使他开始厌恶买卖，受不了把家安在小小的集镇上。于是合家迁到一里外的房子去住，命名它为卢卡斯小屋。尽管以显要自居，他却十分友善，随时准备替所有人帮忙。

卢卡斯夫人十分善良。她聪明得有限，刚好是本纳特太太值得珍视的好邻居。卢卡斯家有七个儿女，最大的差不多 27 岁，是个女孩儿，懂事明理，与伊丽莎白相当要好。

舞会的第二天，卢府家的小姐们来到朗伯恩。

“夏绿蒂，那天晚上，你的头开得太精彩了，”本纳特小姐说，“你是宾格莱先生的第一个选择。”

“不错。可他更喜欢的好像是第二个。”

“哦，你指的是简。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跳了两次吧。宾格莱好像当真爱上简了，我觉得是真的，可你知道，这又会怎么样呢？”

“不过达西先生的话可不像他朋友的话那么入耳，对不对？”夏绿蒂说，“可怜的伊丽莎白，他只说她挺好看。”

“我希望你别再提他的粗暴的行为，别用这个去烦丽蒂了。像他这么别扭的人，谁让他喜欢才实在是倒霉呢！隆格太太对我说，那天他坐在她旁边足有半小时连嘴唇都没

动一下。”本纳特太太说。

“你能肯定吗，妈妈？没搞错吧？”简说，“我确实看见达西先生同她讲话了。”

“是呀，因为她问他喜不喜欢尼尔菲庄园，他没理由不答话。可隆格太太说，他看上去对这种交谈非常不满。”

“宾格莱小姐告诉我，”简说，“他同陌生人很少说话。在她们姐妹那儿，他可随和着呢！”

“这话我可一点儿不信，亲爱的。”

“同隆格讲不讲话倒无所谓，”卢卡斯小姐说，“我希望的是他能和伊丽莎白跳舞。”

“下一次，丽蒂，”妈妈插话说，“换上我，我就不会陪他跳。”

“他的傲气，”卢卡斯小姐说，“倒不像别人那样让我受不了。这么高贵的青年男子，家世财产样样称心，把自己看得高一些也没什么了不起嘛。”

“这倒是真的，”伊丽莎白回答说，“要不是他伤害过我，他的傲慢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 伊丽莎白与达西

朗伯恩的小姐们不久拜访了尼尔菲庄园的姐妹，接下去便是正式的回访。

本纳特家的小姐们惹人喜爱的样子不断地赢得宾格莱小姐和赫斯特夫人的好感。

赫斯特夫人及宾格莱小姐表示愿意同本纳特两位年长的姐妹进行深交。

简怀着极大的喜悦接受了这份盛情，可伊丽莎白不喜欢她们，因为她们盛气凌人。不过她们的兄弟喜欢简，依伊丽莎白看，简对宾格莱一见钟情，越陷越深。

伊丽莎白忙于观察宾格莱对姐姐的态度，却不知道在宾格莱的朋友眼里，她自己变得愈发有趣。

他很快发现，她的五官简直是美极了，黑黑的眼睛投射出迷人的光彩，使她姣好的面目聪颖非凡。

伊丽莎白丝毫没有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

他开始希望更多地了解她。

一天，威廉·卢卡斯在家中举行了一次大型聚会，一些女士正同两三个军官在房间的另一端跳舞。

达西先生站在附近，旁边的卢卡斯爵士正试着让他说点什么。

伊丽莎白向他们走来，卢卡斯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可以做一件非常礼貌得体的事情。

于是他大声对伊丽莎白说：

“我亲爱的伊丽莎白小姐，你干吗不跳舞呀？达西先生，你一定要允许我将这个年轻女士作为一个非常称心的舞伴奉献给你，我敢说，在这样的美人面前，你是不会拒绝跳舞的。”

他牵住伊丽莎白的手，准备往达西那里送；达西感到十分意外，但他是乐于接受的，不料她突然把手抽回，神情有些慌乱地对威廉先生说：

“说实在的，爵士，我一点儿都不想跳舞。请别以为我到这儿是来找舞伴的。”

达西先生非常客气地请求伊丽莎白小姐赏光，可伊丽莎白坚决不跳。

“伊丽莎白小姐，你的舞跳得那么出色，却拒绝给我们一点欣赏者的快乐，这未免太残酷了吧？尽管这位先生平时不喜欢这种娱乐，但我相信，花半小时帮帮忙，他是不会反对的。”

“达西先生真是太客气了。”

伊丽莎白笑盈盈地说完，转过身走了。

虽然达西对伊丽莎白的拒绝感到一些意外，但他的内心却多出了几分爱慕。

## 简生病了

朗伯恩与莫利特只有一里之遥，年轻的姑娘们一星期总是要去上三四趟，看看姨妈，顺路逛一逛帽店。

姨妈菲利普太太的丈夫是个律师。本纳特家的凯瑟琳和丽蒂亚尤其热衷于这种消遣。她们总是设法弄到些新闻，正好有个兵团在附近驻扎下来，并且在这儿过冬。

于是，军官们便成了唯一的话题。

一上午，本纳特先生都在听她们兴奋地谈论这些，他冷冷地插话说：“看你们说话那样儿，我觉得没有比你们再傻的女孩子了。”

凯瑟琳有些惭愧，没敢出声，可丽蒂亚依然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真是搞不懂，亲爱的。”本纳特太太说，“你好像认定了自己的女儿都是些傻瓜。可事实上，她们个个都很聪明。”

“我不敢苟同。”

一个送字条的男仆，自尼尔菲庄园来，本纳特太太不禁满心喜悦。

我亲爱的简：

你是不是可以好心同我和露易莎一起吃饭，我们都很孤独。见信后速来。哥哥和朋友去军官那儿吃饭

了。

你永久的朋友  
卡洛琳·宾格莱  
十月十日  
于尼尔菲庄园

“出去吃饭，”本纳特太太说，“那太倒霉了。”

“我能坐马车吗？”简问。

“不，亲爱的，你最好还是骑着马去。雨好像就要下来了，这样你就一定可以在那儿过夜。”

“这主意倒是不错，”凯瑟琳说，“如果你能肯定他们不会把她送回家的话。”

“我还是情愿坐马车去。”

“可是，我的乖乖，你爸不能把车腾给你，田里正等着用呢。”

简只好骑马。雨，整夜下个不停。

“多亏了我的好主意。”本纳特太太非常得意。

第二天早晨，尼尔菲庄园的男仆送来了简的便条。上面说，她不大舒服。

“唔，亲爱的，”本纳特先生听伊丽莎白读完便条说，“假如你的女儿得了重病，假如她一病不起，而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听命于你去追求宾格莱先生，这倒是令人欣慰的。”

“噢，我可不担心她会一病不起，人哪儿至于因为感冒这样的小病就死呢！他们会很好地照顾她的。”本纳特太太说。

伊丽莎白焦急万分，她要去看看姐姐。可她又不会骑

马，只得步行。

“你怎么这么傻，”她母亲说，“路上全是泥，走到那儿，人家看到你会不舒服的。”

“可看到简我会很舒服的，我就是想要看看她。”

伊丽莎白匆匆跨过片片的田野，她的脚累极了，袜子脏兮兮的，脸上却放着光彩。

她的出现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伊丽莎白料定，这种天气她一大早独自步行赶到这里，宾家姐妹会看不起自己，但她们很客气礼貌。而且她们的兄弟除了礼貌、亲切和喜悦外，表情中还带着一种更珍贵的东西。

达西几乎没有说话，他的心完全为爱慕占据了，他在欣赏运动赋予她面颊上的那种迷人的风采。

简正在发烧，几乎不能入睡。热度越来越高，头也越来越疼。

宾格莱小姐邀伊丽莎白暂住下来，她感激地答应了。

## 有关伊丽莎白的讨论

简没有一丝好转。

宾格莱姐妹听说后，表示她们是多么难过，得感冒是多么痛苦，她们多么讨厌自己染上这种疾病。她们把这类话重复了三四遍，便不再理会这件事了。

只有她们兄弟的那份焦虑才是最真诚的，他对伊丽莎白本人的关照也最令人心悦。

晚餐后，伊丽莎白回到简那儿。

她一出门，宾格莱小姐便说她自以为是、缺乏教养、不优雅、不漂亮、没有情趣。

赫斯特太太还补充说：“除了能跑路，她就没有什么长处值得夸了。今天早晨她那副模样，简直像个野人。”

“一点没错，露易莎，她的头发那么乱。”

“就是，还有那裙子！足有六英寸的泥浆，我敢打保票。”

“我觉得，伊丽莎白小姐今天早晨进屋的时候非常的好，”宾格莱先生说，“我并没注意到她的裙子，可她能够来，正说明了她对姐姐的关心，这十分可爱。”

“恐怕，达西先生，”宾格莱小姐压低了嗓子说，“这次历险，会不会影响你对她那双媚眼的爱慕呢？”

“一点儿也不，”他回答说，“运动后，她更迷人。”

赫斯特太太又说：“我特别喜欢简·本纳特，我真心希

望她能有个好归宿。可有这样的父母和那么差劲的亲戚，怕是没什么指望了。”

“这肯定会影响她嫁给一个条件好的男子。”达西说。

宾格莱先生没有开口。

## 简和伊丽莎白回家了

早晨，伊丽莎白请求给家里送封信，要求母亲来看一看简。

早餐刚结束，本纳特太太便和两个小女儿赶到了尼尔菲庄园。

本纳特太太发现女儿的病情没那么严重，便觉得称心极了。她并不希望简立刻康复，倘若如此，她就可能离开尼尔菲庄园。

因此，她不会听从女儿的意思，将她带回家去，医生也认为，挪动是不明智的。

本纳特太太反复感谢宾格莱先生对女儿的热心款待，并抱歉为他增添了许多麻烦。

宾格莱先生诚心诚意希望两位女宾留下，同时要求妹妹也能以礼待人。

宾格莱小姐奉命做了，有些不大情愿，可本纳特太太已经满意了，她很快离开了庄园。

简的病在逐渐好转。

晚上，伊丽莎白同大家坐在客厅里，手里做着针线。

达西先生正在写信。

写完信以后，达西先生要求宾格莱小姐和伊丽莎白弹奏音乐，给大家消遣。

宾格莱小姐迫不及待地走向钢琴。



赫斯特太太随着琴声唱起来，她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表演中。

伊丽莎白却不由地发现，达西的目光时时地落在自己身上。

她简直不敢想象她会这么伟大的男子的宠爱对象，可要说他盯着她看是因为讨厌她，这似乎又很奇怪。

她只能这样理解，准是自己什么地方出了错，才吸引了他的注意。

一会儿，宾格莱小姐开始弹奏活泼的苏格兰小调。

达西先生走到伊丽莎白身边，对她说：“你有没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本纳特小姐，抓住这个机会跳个舞呢？”

她莞尔一笑，没有回答。他又重复一遍，对她的沉默有些吃惊。

“哦，”她说，“刚才的话我听到了，可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我知道，你是希望我说‘是的’，这样就可以满足你揣摸别人的快感。觉得你很了解我的兴趣，可我也总是喜欢戳穿别人的这种企图。因此，我打定主意要告诉你，我根本不想跳舞。现在，再来琢磨琢磨我吧，如果你还敢的话。”

“确实，我不敢了。”

达西先生彬彬有礼，伊丽莎白很是吃惊。

她原打算要冒犯他，可她甜蜜活泼的样子，很难冒犯任何人。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能像伊丽莎白这样吸引达西。

他的确相信，如果没有她那些不入流的亲戚，他真要坠入情网了。

宾格莱小姐看到，或是猜到了什么，心里非常嫉妒。

她要甩掉伊丽莎白，所以希望简康复的愿望便越发强烈了。

第二天早晨，伊丽莎白同姐姐商量过以后，便给母亲写了信，求她务必在当天给她们派辆马车来。

本纳特太太答复说，在星期二以前，这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伊丽莎白坚决反对再待下去。她要简立即向宾格莱先生借辆马车。

主人几次企图劝说本纳特家的大小姐。但简坚持要走。

对达西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好消息。

伊丽莎白对他的吸引已经超过他所希望的程度。

他非常理智地下定决心要小心翼翼，让那份不露痕迹的爱慕现在就离他而去。

第二天早晨，她们启程回家了。

母亲并不真心欢迎她们的归来，可父亲见到她们却满心欢喜。要是没有她们，晚上聊天便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了。

## 柯林斯的来信

“我希望，亲爱的，”次日早餐时，本纳特先生对妻子说，“你能安排一个丰盛晚餐，我有理由预料，今天将有一个客人加入我们的家庭聚会。”

“你指谁，亲爱的，我敢说，今天没人会来，除非夏绿蒂·卢卡斯碰巧到这里坐一坐，如果是这样，我的晚餐可以说已经很好了。”

“我说的这人是个绅士，是个陌生人。”

本纳特太太眼睛一亮：“绅士，陌生人！那是宾格莱先生，我敢肯定！简，你怎么从来没漏过一个字！不过——我的天哪！真不凑巧！今天一点儿鱼也没有！丽蒂亚，我的乖，赶快摇铃，我得赶快向厨师交代一下。”

“不是宾格莱先生，”她丈夫说，“这人我也从来没有见过。”

他的话引起一阵惊奇。

他拿她们的好奇开了一阵子心，便解释说：“不久前，我曾收到一封信，是我侄子要来的。他叫柯林斯，这个人在我死了以后，可以随时把你们赶出这所房子。”

根据限定继承法，本纳特先生的每年两千收入的财产，在他死后，要由与他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一个远房亲戚来继承。这对他的女儿们来说是太不幸了。

“噢，亲爱的，”他的妻子嚷了起来，“一听这事我就受

不了，请别再提起那可恶的家伙了。”她觉得这件事简直毫无道理。

“不过，你要是读一读他的信，你也许会因为他的自我表白而心软的。”

亲爱的先生：

您与先父之间的争执总是使我感到巨大的不安。先父辞世以后，我常常希望我们两家能够重修旧好。

现在我的决心已定。最近，我受了圣职，并得到凯瑟琳·德·包尔夫人的宠幸，她是路易斯·德·包尔公爵的遗孀。承蒙她的慷慨，我被封为本教区的教士，于此，我将怀着感激和敬仰，供奉于夫人左右。

此外，作为一个教士，尽我所能增进邻里亲朋的友好和睦是我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我自以为我的好意能够得到赏识，有关田产继承之事，请务必不要放在心上。

此事带给令爱的伤害，我深感不安，在此我深表歉意，我想告诉您，我将尽力补偿过失。

倘若您不反对我登门拜访，我将于下星期去探望您本人及全家。如蒙不弃，我于下星期四前将在府上为客，不尽感激。

谨向尊夫人及令爱致以诚挚的问候。

您的祝福者及朋友威廉·柯林斯

十月十五日于威斯特汉

附近的奇特郡汉斯福牧师住所

“就是说，4点钟，我们就要见到和平的使者了，”本纳特先生一边拆信一边说，“看上去，他是个很有责任心也很有礼貌的年轻人。”

“他说要弥补对女儿们的伤害，这话还差不多。”

“虽然我们很难猜出来他会怎样弥补。”简说。

伊丽莎白因为柯林斯对凯瑟琳夫人的那份超凡敬意感到特别的震惊。

而她的母亲，也由于那封信几乎敌意全消。

## 柯林斯的到访

柯林斯先生很准时，全家人客气地接待了他。他个子高高的，样子显得有些笨拙，大约有二十五岁。他的神情严肃，举手投足规规矩矩。一坐下来便开始恭贺本纳特太太，说她有这样美满的家庭，有这么多漂亮的女儿，他很仰慕她们的美貌。他还补充说，他不怀疑本纳特太太会及时看到所有的女儿找到自己的好归宿。

这番话并不合所有听众的口味，可本纳特太太却欣然地说：“我相信，先生，您是个好人，我由衷地希望，一切如你所说，不然的话，她们可就穷惨了。这些事情安排得就是这么莫名其妙。”

“我很清楚，夫人，这件事对您那些可爱的女儿们是多么不公正。不过，我敢肯定，我之所以来，是因为对她们们的爱慕。目前我不准备多说什么，也许等我们更熟一些的时候——”

有人通知开饭，他的话被打断了，姑娘们彼此相视而笑。她们并不是柯林斯爱慕的唯一对象，大厅、餐室，其中所有的家具被仔细查看并给予高度评价。对于晚餐他也同样大加称赞，他请求主人告诉他，这么优秀的精美菜肴到底出自哪位可爱的小姐之手。

这一次，本纳特太太纠正了他，她非常不客气地对他说，她们完全用得起一个高级厨师，而用不着女儿们去钻

厨房。他请求她原谅他所给她带来的不快。本纳特太太用和缓的口气声明说，她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冒犯，而他却又没完没了地道了一小时零十五分钟的歉。

用过晚饭，本纳特先生找了一个他认为柯林斯先生会喜欢的话题并用它做开场白，他说柯林斯能从凯瑟琳夫人那里得到这么了不起的职务真是幸运。本纳特先生不能指望找到比这更好的开头了。

柯林斯大声称颂着凯瑟琳夫人，而谈自己时神情却极其谦卑。

无论如何，到了用茶的时候，主人已经听够的了，他很乐于把这位年轻人领进客厅，并请他为女士们读些什么。

柯林斯先生欣然同意后，一本书被送了过来，他刚刚瞥了一眼，便立刻向后倒退了一步，他请求原谅，声明自己从不读小说。她们又给他其他书，而他选了一本关于宗教的。他的声音单调，读了还不足三页，丽蒂亚开始用与母亲的交谈来打断他。

柯林斯将书扔到了一边，他被大大地得罪了。

## 柯林斯的打算

柯林斯先生并不是一个很明白的人。即使是他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没能使他有更多的改善。他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另一方面，他又对比自己阶层更高的人，表现出过分的谦卑。当汉斯福教士的位置空缺的时候，他有幸被推荐给凯瑟琳·德·包尔夫人。现在他既然有了讲究的住宅和可观的收入，便有了结婚的打算。

如果他真中意本纳特家的某一个女儿，就可以考虑娶她为妻，这样，先辈们的不和也自然可以终结了。这便是他对继承本纳特家父辈财产而为本纳特家女儿们所做的补偿。在他看来，此举是再慷慨不过的。

见到这些女孩子，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简小姐美丽的面颊迅速地吸引了他，于是，在见面的第一个夜晚，她就成了他毫不犹豫的选择。

第二天早晨，情况有些变化。用早餐之前，他曾同本纳特太太私下交谈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得到的忠告是，如果要娶小女儿们，是可以应允的。至于老大，她就要订婚出嫁了。

柯林斯先生只得把简换成了伊丽莎白，本纳特太太得到了这个暗示如获至宝。



## 不期而遇

早晨，丽蒂亚准备去莫利特，姐妹们都愿意同去。本纳特先生劝柯林斯陪小姐们去莫利特，自己也好在书房里清静清静。

到莫利特之前，姑娘们礼貌地聆听着柯林斯的高谈阔论。一到那儿，她们便不理睬他了。

她们的目光被一个年轻人吸引住了。他正同另一位军官走在街的另一边。姐妹们都被这个陌生人的风采深深打动了。

吉蒂和丽蒂亚认识他身边的那个人。她们佯装着要去对面的商店，迎面走过去，结果刚好在便道上碰上那两位先生。

丹尼先生——她们认识的那位军官，马上同她们打招呼，并请求把自己刚刚从军的朋友韦翰介绍给她们。

韦翰不仅面庞英俊，身材魁伟，态度也极其和蔼可亲，是个十分健谈的人。

大家站在那儿正聊得投机，忽听得一阵马蹄的声音，只见宾格莱和达西骑在马背上。

他们从人群中认出了小姐们，便走过来寒暄。宾格莱说他们正准备去朗伯恩。

达西跟在后面鞠了一躬，他在准备将目光从伊丽莎白身上移开，突然发现了那个陌生人。只见他们面面相觑，

对不期而遇露出十分吃惊的神色。一张脸变得煞白，而另一张则显得通红。不一会儿，韦翰按了按帽子表示致意，而达西似乎非常勉强地还了个礼。

稍过了一会儿，宾格莱先生若无其事地向小姐们道了别，跨上马同朋友离开了。

## 伊丽莎白与韦翰的谈话

年轻人收到了姨妈请他们玩纸牌的邀请。马车载着柯林斯和他的五个表妹及时地赶到了镇上。

当姑娘们走进客厅里，她们高兴地得知，韦翰先生也受到了姨夫的邀请，人已经在那里了。

韦翰是最得意的男子，几乎每位女士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他；伊丽莎白是最开心的人，韦翰最终同她坐在了一起。韦翰和军官们受到女士们的如此厚爱，柯林斯先生似乎越发微不足道了。

伊丽莎白很喜欢听韦翰先生谈话，尽管她并不指望听到她很想知道的东西，即他同达西相处的那段历史。可最终，她的好奇非常意外地得到了满足。韦翰先生自己谈到了这个话题，他犹犹豫豫地问到了达西在这里呆了多久。

“大约一个月，”伊丽莎白回答，为了不让这个话题打断，她又说：“他是德比郡的巨富，我相信。”“是这样的，”韦翰回答说，“在彭伯里，他的财产是相当可观的，每年收入至少一万镑。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熟悉他的人。我一落地就同他们家有关。”

伊丽莎白禁不住露出吃惊的神色。

“伊丽莎白小姐，看到我们昨天见面时彼此冷冰冰的样子，你一定很吃惊吧。你很了解达西吗？”

“我不想了解再多了，”伊丽莎白激动起来：“我同他在

同一个屋顶下呆了若干天，觉得他这个人非常讨厌。”

“我无法假装遗憾，”一个小小的停顿后，韦翰说：“对我来说，他的行为是一种耻辱，我可以原谅他一切，但他辜负父亲的厚望，辱没先人的名誉，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

伊丽莎白的兴趣越发浓烈了。

“我为教堂而接受教育，”韦翰继续说，“已故的达西先生在他过世后给我留下了一个最好的职位。他是我的教父，非常疼爱我，他以为他给了我一个好前程，却没想到，当这个位置空出来的时候，竟被别人占据了。”

“上帝！”伊丽莎白说，“可这肯定是不合法的呀！”

“我教父的意思没有完全表达清楚。达西先生把父亲写在遗嘱上的话解释为有条件的推荐。并且说我没有权利接受这个职位，就因为我的那些被臆想出来的邪恶。可事实却是，他恨我！”

“这太可耻了，应该将事实公之于众。”

“除非我有一天忘记他父亲，否则我不会想到去羞辱他儿子的。”

伊丽莎白对这种感情肃然起敬。

“我们出生在同一个地方，从小在一起长大。我父亲是已故达西先生的经纪人，他耗费自己毕生的精力去照顾达西先生的财产。”

“我搞不懂，为什么达西先生的骄傲没有使他对你更公正一些。我原以为，他那么清高，是不屑作小人的。”

“是啊，说到底，他几乎一切都很傲慢，傲慢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一般说来，他傲慢就应最讲道德，可人总免不了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对我就是意气用事多于傲慢。”

“这种可恶的傲慢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

“大有好处呢，”韦翰回答说，“因为骄傲常常使他变得慷慨洒脱，花钱大方；使他现在成了了不起的主人和仁慈的佃主；使他想到要为穷人做些善事。他更有一份做哥哥的骄傲，对妹妹，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细心周到的保护人。”

“达西小姐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

韦翰摇了摇头：“但愿我能说她可爱，不过她太像她哥哥了，非常非常的傲慢。”

后来，柯林斯的话引起了韦翰的注意，因为他提到凯瑟琳·德·包尔夫人的名字。

“你知道，”韦翰告诉他，“凯瑟琳·德·包尔和安妮·达西夫人是姐妹俩。所以，包尔夫人是现在的达西先生的姨妈。她的女儿——德·包尔小姐将得到一笔可观的财产。大家都相信，她表兄将会以婚姻的方式合并两家的财产。”

这话使伊丽莎白想到了宾格莱小姐，她笑了起来。

## 柯林斯对伊丽莎白的殷勤

第二天，伊丽莎白把她和韦翰的谈话告诉了简，简又惊讶又难过。

“这是误会，我敢说，”简回答，“为了这样或那样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

她们在院子里正谈得起劲，有人告诉她们来了客人，正是她们谈论的人们。

宾格莱先生和小姐们来是为请她们去尼尔菲参加盼望已久的舞会，时间定在下星期二。

宾格莱小姐和赫斯特太太尽量回避本纳特太太，而几乎不注意其他家里人。她们同伊丽莎白交谈很少，而对其他人几乎无话可说。

伊丽莎白兴高采烈，尽管她很少同柯林斯搭讪，可现在在她禁不住去问柯林斯，要不要接受宾格莱的邀请。

出乎她的预料，他说他要去，并且补充说：“我希望我将在那天晚上，有幸同所有迷人的表妹一起跳舞，尤其，我要借这次机会请求你，伊丽莎白小姐，同我跳前两场舞。我相信简表妹会体谅我，不至于以为我这样做是对她不敬。”

伊丽莎白原打算要把跳舞的许诺留给韦翰，她从来没有这么扫兴过。一想到柯林斯别有用心，她便感到不快。

现在冲击着她的第一念头是，她已经被视为汉斯福牧师住所女主人的最佳人选，这种念头随着他愈发的殷勤而变得强烈起来。

## 星期二晚上的舞会

星期二晚上，伊丽莎白走进尼尔菲庄园的客厅。她在军官们中间到处搜寻着韦翰先生，可她白白地这样做了。她突然想到，准是为讨达西的欢心，韦翰的名字才被从客人的邀请单上删去的，尽管事情不完全如此，韦翰的朋友丹尼说他是不得已因公去镇上办事的。丹尼还补充说：“如果他不是在回避这里的某一位绅士，我很难想象，他怎么会偏偏这时候去。”

这消息使伊丽莎白对达西的厌恶更为强烈。她试着让自己高兴起来，可虔诚而笨拙的柯林斯总是走错步子，让她饱尝最恶劣的舞伴所能给予的全部耻辱和悲伤。

伊丽莎白和一位军官跳过下一场舞，突然发现达西在叫自己，这个请求让她吃惊不小，但她竟鬼使神差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伊丽莎白摆好姿势，心里奇怪得很，她怎么会有幸站在达西先生的对面呢？他们几乎很少开口，直到舞跳完了达西才问，她和姐妹是不是很少去莫利特。她回答说经常去，她又接下去说：“那天你碰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刚好在交新朋友呢！”

傲慢的阴影重重地蒙在达西的脸上。最后他终于说道：“韦翰生来满面春风，交起朋友得心应手，至于他是不是能和朋友长久相处，那就不大靠得住了。”



“他是够不幸的了，竟失去了你这个朋友。”伊丽莎白回答。

舞曲结束后，宾格莱小姐不以为然地走向伊丽莎白，对她说：“噢，伊丽莎白，据说你对乔治·韦翰颇有好感，无论如何，我以朋友的名义奉劝你，不要相信他的话。只要看看他们家，你就不能指望他会干出什么好事儿来。”

“照你这么说，他的罪过和他的家庭好像是一回事啦！”伊丽莎白生气地说。

“对不起，请原谅我多管闲事，我不过是一片好意。”宾格莱小姐说完便走开了。

伊丽莎白去找简，简开始谈论韦翰：“宾格莱先生并不知道事情的全部，但他可以肯定朋友的行为是诚实正直的。我非常遗憾，照他的说法，韦翰完全不是个可敬的人。”

“宾格莱自己不认识韦翰吗？”

“那天早晨在莫利特，他们是初次见面。”

“这么说，这种解释是出自达西先生啦。那我就满意了。宾格莱先生不过是忠实地替他的朋友做辩护。我继续保留我的意见。”

不一会儿，宾格莱先生走过来，伊丽莎白便退出去找卢卡斯小姐。

柯林斯兴奋地跑了过来，他发现达西是凯瑟琳夫人的外甥。

“你不打算向达西先生做自我介绍吗？”

“说实话，我不准备这样做。”

伊丽莎白竭力劝他别这样。

“原谅我没能接受你的指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撇下她去见达西了。达西的惊愕是显而易见的，他敷衍

他，礼貌但却冷淡。

伊丽莎白为表哥感到脸红。晚饭大家坐下来，伊丽莎白发现母亲与卢卡斯，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同样的话题——希望简嫁给宾格莱先生，达西就坐在她们的对面。她试着改变她的话题，可惜一点用也没有。晚餐结束后，有人提议唱歌，伊丽莎白看到了玛丽跃跃欲试，更增添了心中的不快。

五姐妹中玛丽的外貌最差，她试图将自己造就得多才多艺，以此增加自己的魅力。她总是渴望在音乐技巧方面出一出风头，可她的能力却很难适应这类表演。她的音质很差，表情又极不自然。

伊丽莎白可以看到宾格莱姐妹彼此交换着轻蔑的微笑。她望着父亲，求他出来干涉一下，她真怕玛丽会整夜地唱下去。父亲于是站起身，婉转地阻止了自己的女儿。

剩下的时光里，伊丽莎白觉得乏味透顶。柯林斯一直坐在她的身边，害得她没得片刻安宁。达西先生再也不去注意她，即使站得离她很近。

## 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

第二天，吃过早饭，柯林斯对本纳特太太说：“夫人，我能同您可爱的女儿伊丽莎白私下谈一谈吗？”

伊丽莎白惊讶得涨红了脸，本纳特太太连忙回答道：“啊，当然可以。我敢说伊丽莎白准没意见。来，吉蒂，我们到楼上去。”

她夹着自己的针线，匆匆地走开了。

这时伊丽莎白大声地嚷了起来：“我求你别走，柯林斯先生一定会原谅我。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什么别人不能听。要不然我自己也要走了。”

“不许胡说，伊丽莎白，我要你呆在那儿别动。”看到伊丽莎白就要逃走的样子，她又说，“伊丽莎白，我一定要你呆在那儿，听柯林斯先生说话。”

伊丽莎白无法违抗母亲的命令，同时，她很快明白过来，最好让事情有个结果，于是她重新坐了下来。

柯林斯先生开口说：

“相信我，伊丽莎白小姐，你的谦卑只能使你更加完美，如果没有这小小的不情愿，你在我眼里就不那么可爱了。

“几乎一踏入这所房子，我就选定了你作为我的终身伴侣。

“我之所以结婚的理由是，第一，对于一个牧师，通过

这种做法为大家树立一个榜样，是一件好事；第二，我敢肯定，这会使我更加幸福；第三，凯瑟琳夫人曾告诫过我。

“由于我是你父亲身后的财产继承人，我决定挑选他的一个女儿做我的妻子。“我很清楚你并没有什么财产，结婚以后，我决不因此而难为你。”

现在，完全有必要制止他了。

“你也太性急了，先生，”她嚷了起来：“你忘了，我并没有答应你。为了你赐给我的荣幸，请接受我的感谢。不过，除了拒绝你的求婚，我别无选择。”

“我完全明白，对于年轻女人来说，拒绝她心里想要的男人是司空见惯的，尤其是他第一次求婚的时候。”

“用我的名义担保，”伊丽莎白大声说，“我的拒绝是完全认真的。”

“下次我再同你谈这件事，”柯林斯继续说，“我会得到更满意的答复的。”

伊丽莎白竭力相信自己，可惜这种努力无效，因为柯林斯对自己和自己的地位估计过高。

## 伊丽莎白拒绝了柯林斯

本纳特太太一看伊丽莎白打开门，飞快地经过她跑向楼梯，便走进餐厅。

当柯林斯先生一五一十描述了他同伊丽莎白的谈话内容后，她被吓了一跳。

“你尽可以放心，柯林斯先生，伊丽莎白太傻，根本不知道她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我会让她明白的。我这就去找我的丈夫，我们会很快把这件事定下来，我敢保证。”

她立刻去找大夫：

“噢，我的本纳特先生，你得赶快帮帮忙。你必须来劝劝伊丽莎白同柯林斯先生结婚，因为她发誓说她不要他。”

“我没弄懂。”她说完了，他才开口，“你到底在说什么？”

“说柯林斯和伊丽莎白呀！伊丽莎白说她不要柯林斯先生。如果你不赶快，他要变主意了，他该不要伊丽莎白了。”

“那我有什么法子？这事看上去没什么指望嘛。”

“你自己去跟她说，就说你坚持要她嫁给柯林斯先生。”

“叫她下楼来，你的意见她会听的。”

本纳特太太拉了铃。

“到这儿来，我的孩子，”伊丽莎白一出现，父亲便这样说，“我叫你来是有件要紧事，我听说柯林斯先生向你求

婚了，这是真的吗？”

伊丽莎白说是的。

“很好——这桩婚事你拒绝了？”

“我是拒绝了，父亲。”

“很好。现在我们就谈这个问题。你的母亲坚持让你接受求婚，是这样吗？本纳特太太？”

“是这样，否则，我再也不要见到她了。”

“一个悲惨的选择摆在你的面前，伊丽莎白，从今天开始你对于父母将视同陌路。如果你不嫁柯林斯先生，你母亲便永远不要见到你，如果你要嫁给柯林斯，我就永远不要见到你。”

这样的开头竟引出如此的一个结尾，伊丽莎白禁不住笑了，本纳特太太大失所望。

这段日子里，夏绿蒂经常来同她们消磨时光。

柯林斯的注意开始向夏绿蒂转移。

## 宾格莱小姐的来信

第二天，姑娘们步行去莫利特，想问问韦翰回来了没有。一到镇上便碰上了韦翰。

韦翰向伊丽莎白解释：“我觉得，当时间在一天天的迫近，我还是不见达西为好。在他的社交圈子里，我受不了。”

伊丽莎白十分欣赏韦翰的涵养，当他和另外一个军官陪她们回朗伯恩时，伊丽莎白很愿意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双亲。

刚回到家里，一封尼尔菲的信要送交本纳特小姐。伊丽莎白能看出姐姐读着信脸色慢慢地变了。军官们一离开，简立刻向伊丽莎白使了个眼色，她随姐姐来到楼上。

简掏出信说：“是卡洛琳·宾格莱的。所有的人这会儿都已经离开尼尔菲，现在去城里的路上，不打算再回来了。”

信上说，写信的人同简分别是多么难过，并渴望她常常写信来。还说，宾格莱先生在城里有事要办，不会很快就离开。

“从这封信看不是很明白吗，这个冬天他不会再回来了。”简说。

“这只能说明宾格莱小姐不愿意让他回来。”

“肯定是他自己喜欢这样做的。他可以照自己的意志自

由行事。你还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我来读给你听听最伤我的话。”

于是，伊丽莎白从信上得知了达西妹妹的美貌，宾格莱先生对她的爱慕，以及家人对他们婚姻的期望。

“这还不够清楚吗？这不明明白白地说明，卡洛琳既不希望，也不愿意让我做她的嫂嫂吗？这不正说明了她完全相信他的哥哥对我无所谓吗？她不过是非常好心地警告我。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当然有。宾格莱小姐看她哥哥爱上了你，可是她希望他同达西小姐结婚。她跟着他去城里是希望让他呆在那儿；同时想办法让你相信，她哥哥并不在乎你。”

简摇摇头。

“真的，简，你应该相信我。看到你们在一起的人，不会怀疑他的诚意。”

伊丽莎白安慰着姐姐，慢慢让她相信，宾格莱是会回来的，会来实现她心里的每一个愿望。



## 柯林斯向夏绿蒂求婚

本纳特一家人应邀去卢卡斯家吃晚饭，卢卡斯小姐友好地倾听着柯林斯先生的谈话。伊丽莎白想不到的是，夏绿蒂的殷勤好客完全是为了想让柯林斯迷上她自己。

当晚分手的时候，夏绿蒂已经感觉到了某种成功。

第二天一早，柯林斯巧妙地摆脱了本纳特一家。卢卡斯小姐从楼上看见柯林斯正向父母的房子走来，便立刻跑到院子里，若无其事地迎候他。在那儿，她接受了柯林斯的求婚。

他们立刻去征求父母的同意，父母很痛快地答应下来。夏绿蒂简直称心极了。柯林斯虽然既算不上敏感多情，又不讨人喜爱，可她自己年龄不小，已经很难有其他机会了。

柯林斯第二天就要离开朗伯恩，夏绿蒂要求他对此保持沉默。她决定自己去向本纳特家里的人去谈这件事情。

当夏绿蒂私下里把这事透露给伊丽莎白时，伊丽莎白禁不住吃惊地嚷了起来：“同柯林斯订婚！亲爱的夏绿蒂，那怎么行！”

“我知道你一定会非常吃惊，因为不久前，柯林斯还想同你结婚。可你是知道的，对婚姻，我并不指望太多。有个舒舒服服的家我就很满意了。”

夏绿蒂没坐多久，剩下伊丽莎白反复思考着她所听到的一切。柯林斯三天内求过两次婚，这就够怪的，现在居

然有人肯答应嫁给他，这可就更怪了。她过去从没想到过，夏绿蒂会牺牲自己那份美好的感情而仅仅图个舒服。简直是自己贬低自己。

对于本纳特太太来说，这消息不仅使她十分震惊，而且因此备受打击。伊丽莎白和夏绿蒂的关系变得很僵，从来不谈这件事情。伊丽莎白觉得，在她们之间真正的信任已不复存在。

## 宾格莱见异思迁

无论是简还是伊丽莎白，都为宾格莱的长久不归感到不安，甚至伊丽莎白都开始担心，不是宾格莱见异思迁，就是他的姐妹以及伦敦的有趣的生活使他乐不思蜀。

简写信给宾格莱小姐，很快有了回音，一切猜疑都结束了。信的第一句话就说，他们全家都要在伦敦过冬；结尾说，离开尼尔菲时没有时间向朋友道别，她哥哥非常懊悔。

希望破灭了，完完全全破灭了，伊丽莎白为了对姐姐的同情和对宾格莱的愤恨感到心碎。同时，她怀疑是达西影响了宾格莱。

简用优雅的微笑掩盖着内心的痛苦，她想使自己相信：是她自作多情，以为宾格莱爱上了自己，所以，应该是她自己感到羞愧。

## 嘉德纳夫妇来访

本纳特太太高兴地接待了哥哥和嫂子，他们是从伦敦来过圣诞节的。

嘉德纳先生是位通达事理、蛮有绅士风度的男人，嘉德纳夫人是个和蔼、聪慧、衣着讲究的女人，外甥女们都很喜欢她。

嘉德纳夫人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发礼品，向大家描述时装的最新款式。此后，她便静下心来，倾听本纳特太太倾吐烦恼，发泄牢骚。

“我不怪简，可是伊丽莎白！噢，要不是她自己那么可恶，说不定这会儿她已经做柯林斯太太了。他向她求婚，可她竟拒绝了人家。到头来，倒是卢卡斯太太比我先嫁了个女儿。”

嘉德纳夫人同伊丽莎白在一起的时候，谈到了简。

“可怜的简！我真替她惋惜，像她这种性格，是很难一下子从这种沮丧中缓过来的。是不是可以说服她同我们回城里？换个环境她也许会好一点。”

伊丽莎白为这个提议欣喜万分。

简高兴地接受了舅妈的邀请。

## 简给伊丽莎白的来信

夏绿蒂完婚去了汉斯福。

伊丽莎白永远规律地同夏绿蒂交换着新闻，但她们之间的感情再也恢复不了昔日的亲密。

简从伦敦写信说，她既没有见过宾格莱小姐，也没有任何她的消息。她认为这是因为她离开朗伯恩前给朋友的最后一封信，在路上丢失了。

她写道：“明天，我得借机去看看卡洛琳。”

回来之后她又写信给伊丽莎白：“我觉得卡洛琳精神不大好，但她很高兴见到我，她还怪我来伦敦后不去看看她。因此，我是对的，我的最后一封信并没送到她的手里。后来，我自然地问起了她的哥哥。他正忙着社交，我只呆了一会儿，因为卡洛琳和赫斯特夫人准备出门。”

四个星期过去了，简连宾格莱的影子都没见着。她再也不能无视宾格莱小姐的怠慢。最终，宾格莱小姐来拜望了简，但短暂的逗留以及态度的改变，使简再也不能自欺了。

对嘉德纳夫人，伊丽莎白常写信向她谈自己的私事。韦翰已经不再注意她了，他目前正爱着叫玛丽·金的小姐。这位女子的祖父刚刚过世，给她留下一万英镑的遗产。

伊丽莎白的心只被轻微地触动了一下。她相信，如果遗产的事成立的话，这女子便不会是韦翰唯一看中的东西。这样一想，伊丽莎白的清高便获得了满足。

## 伊丽莎白与简相会

三月里，伊丽莎白准备应夏绿蒂的邀请去汉斯福。

离别使她越发渴望重新见到夏绿蒂，也缓和了她对柯林斯的厌恶。

这次旅行她还有机会去看一看简。

伊丽莎白要与威廉·卢卡斯先生及他的二女玛丽亚同行。

他们走近嘉德纳先生的家门，简在客厅的窗户里看到了他们。

他们正走近大厅，简已经等在那里欢迎他们。

伊丽莎白热切地望着她的脸，欣喜地看到，她依然像往日那样健康、漂亮。

一切都显得欢快而和睦，简直过得愉快之极，她们下午去采购，晚上消遣在剧院里。

演出期间，伊丽莎白设法挨舅妈坐下。

第一个话题是姐姐简。

舅妈说，尽管简强作欢颜，可她还是免不了忧伤。

分手的时候，舅舅、舅妈邀请伊丽莎白参加他们的夏日旅行。

她感激而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 伊丽莎白拜访柯林斯夫妇

每一双眼睛都在搜寻牧师住所，最后，他终于出现了。

柯林斯先生和夏绿蒂等候在门口。柯林斯太太欣喜若狂地面对着自己的朋友。

当伊丽莎白感到自己受到的接待充满了如此的深情厚爱，便越发觉得不虚此行了。

柯林斯先生自豪地带她参观房子和家具，想让她感觉到，她拒绝了他是有所损失的，这使伊丽莎白觉得好笑。她很难理解，有这样一个丈夫，她的朋友居然还是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

房子本身虽然很小，但是整洁而方便，只要不想到柯林斯先生，便可以真正体会到惬意舒适的气氛。从夏绿蒂显而易见的喜悦里，伊丽莎白可以猜到，他一定是常常被忘却的。

晚饭时提到，凯瑟琳夫人还在乡下。柯林斯先生赞美着凯瑟琳夫人对他和夏绿蒂的亲切关怀，并且表示，伊丽莎白一定会荣幸地得到夫人的瞩目。

第二天中午，伊丽莎白听到楼下一片喧闹，有人重重地跑上楼来，她打开门，是玛丽亚喊着让她快下楼去。

两个女人乘的马车停在了院门口。

“就这些吗？”伊丽莎白嚷了起来，“我想着至少是有只猪冲进了院子里，闹了半天，除凯瑟琳夫人母女，什么也

没有！”

“我亲爱的！”玛丽亚对这个误会大为震惊，“这不是凯瑟琳夫人，那老太太是詹金斯夫人，是和她们住在一起的；另一个是德·包尔小姐。”

“我喜欢她那副样子，”伊丽莎白脑子里闪现出另外一个念头，“她看上去既不健康也不随和。对，她配他很合适，她使他有了一个最般配的妻子。”



## 凯瑟琳夫人

女士来访，是请所有的人去罗新斯吃晚饭，凯瑟琳夫人就住在那里。

柯林斯得意非凡，整整一天，外加第二天上午，都在详尽地解释着，他们即将看到的房间的陈设、佣人的数字、夜宴的精美。更衣的时候，柯林斯到各个房间去了两三次，催她们快一点儿，因为凯瑟琳夫人最讨厌吃晚饭等人。

伊丽莎白被介绍给夫人和小姐们，她觉得自己在这种场合中很从容，并且能够非常坦然地观察自己眼前的三位女人。

凯瑟琳夫人又高又大，五官轮廓分明。她傲慢的态度使来访者牢牢地记住自己卑贱的地位和身份。无论谈论什么，她都习惯使用命令的口吻，透出她对自己显要地位的深信不疑。

德·包尔小姐看上去苍白而虚弱，仅仅用低低的声音同詹金斯讲话，而詹金斯不过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听众。

饭后女士们回到了客厅，只是听凯瑟琳夫人滔滔不绝地说着。她对任何问题发表的见解都显得斩钉截铁，完全是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她询问伊丽莎白许多家里的事情，伊丽莎白觉得这些问题都很唐突，但还是心平气和地回答了。凯瑟琳夫人于是又问：

“你会弹唱吗？”

“会一点儿。”

“噢，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能有幸听一听你的表演呢？  
我们的钢琴非常好，也许比——你的姐妹们会弹唱吗？”

“有一个会。”

“为什么不都学呢？你们应该都学一学。你会画画吗？”

“不，一点儿也不会。”

“什么，你们都不会吗？”

“都不会。”

“这可太怪了。不过我想你是没有机会。你妹妹有没有  
出来参加社交活动，本纳特小姐？”

“有的，她们都参加社交了。”

“都参加了！什么，五个同时？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你  
不过是老二，你多大了？”

“我有三个已成年的妹妹，”伊丽莎白笑着回答，“夫人  
您不至于非让我说出年龄来吧？”

凯瑟琳夫人没有得到直截了当的答复，显得额外惊讶。

“你不会超过二十一岁，我敢肯定。因此，你也不必隐  
瞒年龄。”

“我还不到二十一岁。”

一会儿，牌桌被摆了起来。凯瑟琳夫人说个没完，挑  
着其他人的毛病。柯林斯对夫人简直是百依百顺，他要是  
赢了，总是说谢谢夫人；要是觉得赢得多了，要给夫人赔  
礼道歉。伊丽莎白觉得这种游戏无聊透顶。

## 伊丽莎白演奏钢琴

伊丽莎白的两个星期悄悄地过去了，威廉爵士已经回到了家。

第三个星期，罗新斯增添了新内容。人们盼着达西先生的到来，他来的时候，还带来了表兄弟——科隆尼尔·费茨威廉。

抵达的第二天，他们来到了牧师住所。科隆尼尔·费茨威廉大约三十岁的模样，虽然算不上漂亮，但从人品到仪态却是个最标准的绅士。达西看上去同往日一样，彬彬有礼，沉默寡言。伊丽莎白仅向他点了点头。

费茨威廉立刻同大家攀谈起来，他思路敏捷，谈吐自如，看上去是个教养很好的男子。

沉默了一阵，达西问起伊丽莎白，家人是否健康，她随便地敷衍了几句。停了一会儿，伊丽莎白问道：“我姐姐这三个月来一直住在城里，不知你是不是见到过她？”

伊丽莎白感觉到，当达西说他不幸没碰到本纳特小姐的时候，神色有些不自然。

他们好几天没收到罗新斯的邀请了。那座房子里有客人的时候，牧师住所的人们不再被需要了。

当他们后来收到邀请，踏入凯瑟琳夫人的客厅时，夫人对他们虽客气，但是很明显，夫人不再像以前没别人时对他们那么热情了。

倒是科隆尼尔·费茨威廉挺高兴见到他们。他挨着伊丽莎白坐下，和颜悦色地同她交谈。他们聊得是那么开心，以至凯瑟琳夫人都开始注意他们了。至于达西的眼睛，则带着探寻，在他们身上转来转去。最后，凯瑟琳夫人终于大声问道：

“你说什么呢，费茨威廉？你们俩聊什么？你都告诉本纳特小姐什么了？”

“我们正谈音乐呢，夫人，”他说。

“音乐！那请大点声，如果你们谈音乐，这谈话我可得有份儿。”

她问起达西的妹妹乔治·安娜弹得怎么样了，达西很诚恳地将妹妹的技艺夸奖了一番。

“她必须继续练习，”夫人继续说，“我跟本纳特小姐说过多少次，如果她要是不再练的话，她永远不可能弹好。”

用完咖啡，费茨威廉提醒伊丽莎白，她答应过要弹钢琴给他听的，于是，她很大方地在钢琴旁坐下了。他拉了把椅子坐在她的边上。凯瑟琳夫人只听了半首曲子就和她的外甥聊开了。

一会儿，达西离开她，向钢琴走过来，把自己安排在可以看清表演者面孔的地方。伊丽莎白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趁着间歇，她转过脸，冲他莞尔一笑，说道：

“你这么隆重地走过来听，是想吓唬我，达西先生。不过，我可不会怯场，尽管你妹妹的琴的确弹得很好。”

“我用不着说你误会了，”他回答，“因为你并不真的以为，我是存心吓你。”

伊丽莎白笑了，对费茨威廉说：“你表兄会告诉你，不要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这我可要报复了。”

“那么让我听听，你要揭发他什么。”费茨威廉说。

“你会听到的，不过，对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你可得有所准备。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一次舞会上，你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他只跳了四个曲子，尽管舞会上男子很少。据我所知，至少不止一位年轻女子因为缺少舞伴而呆坐在那里。”

“我第一次去，并不认识那儿的任何一位女士。”

“的确，不过，就没有人可以介绍给你吗？”

“也许，”达西说，“如果我让别人给我介绍一下，我就会知道了，可是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值得向生人自荐的。”

“我们可不可以问一问你的表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伊丽莎白冲着费茨威廉说。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费茨威廉回答，“这是因为他并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我的确没有别人那种自来熟的本事，以前我没见过的人，我不会一上来就聊。”

凯瑟琳夫人打断了他们，她想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伊丽莎白立刻重新弹起琴来。凯瑟琳夫人走过来听了几分钟，对达西说：“尽管她的感觉不如安妮，可她的手指用得很好。如果安妮的身体允许她学的话，她准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奏家。”

伊丽莎白望着达西，要看一看达西对这番美誉之词是如何表示竭诚赞同的。但她没有看出任何爱的迹象。

## 达西与伊丽莎白的谈话

第二天早晨，柯林斯夫人和玛丽亚去村里办事，伊丽莎白独自坐下给简写信。门铃响起来，是达西先生独自走进门来。

发现她独自在家，他好像也很惊讶，于是道歉说打扰了她，并解释他原以为太太小姐们都在家的。

坐下来，她很想听一听达西是如何解释匆忙离开尼尔菲的，于是说：

“达西先生，去年十一月份，你们所有的人离开尼尔菲是那么突然。我希望你离开伦敦的时候，宾格莱先生和他的姐妹一切都好。”

“正是这样，谢谢你。”

停了一下，她补充说：

“我看宾格莱先生是不准备回尼尔菲了，对吗？”

“以后，恐怕他很少会在那儿长住了。”

“如果他并不打算在尼尔菲长住，那他干脆放弃那地方对邻居会好一些，因为，那样我们或许可以有个定居的家庭作邻居。”

“如果他在别处找到合适的房子，他会退租的，这我并不奇怪。”

伊丽莎白没有说话。

达西接下去说：“柯林斯先生找到这样的妻子很幸运。

柯林斯夫人一定也很高兴，她离家人和朋友住得都不远。”

“你说不远？都快五十里路了，我可从来没有说过柯林斯夫人住得离娘家很近。”

“这说明你自己对家庭很依恋。”

然后，他把椅子向她拉近一点，说：“你可不能有这么重的乡土观念，你不能永远住在朗伯恩呀！”

伊丽莎白有些吃惊，达西先生的感情显得有些异样。他把椅子拉回去，从桌上捡起一份报纸看了一眼，用一种淡淡的口气说：

“你喜欢肯特吗？”

接下去就是有关这所村庄的短短谈话。夏绿蒂和她妹妹的归来迅速结束了这场谈话。

“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达西一走，夏绿蒂便说，“我亲爱的伊丽莎白，他准是爱上你了，否则他不会这么轻易地来看我们。”

这段日子，牧师住所总是吸引着这对表兄弟，他们几乎天天造访，或独个，或结双。

很明显，费茨威廉来，是因为他很喜欢同她们交往，不过达西可不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经常坐在那儿，十分钟都不开一次口。柯林斯夫人也不知道如何解释。

他当然是常常望着伊丽莎白，柯林斯夫人不止一次告诉她的朋友，他肯定对她有意思，而伊丽莎白始终不以为然。

## 费茨威廉与伊丽莎白的谈话

伊丽莎白每天都在罗新斯的花园里散步，她不止一次意外地遇到了达西先生。为了防止这种事再次发生，在他们第一次偶然相遇的时候，她便特意透露给他，这是她最喜欢的花园。因此，如果这一幕再度重演，可就太奇怪了。然而，确实发生了，甚至还有第三次。事实上，他还愿意掉过头来陪她走一走。他从不多说，她也懒得多谈，懒得多听。

一天，伊丽莎白一边散步，一边读着简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一抬头，她又吃了一惊，这次不是达西，而是费茨威廉迎着她走过来。他们一起走向牧师住所。

“你星期六就离开肯特吗？”伊丽莎白问道。

“对，如果达西不再耽搁。不过，对我们的事，他总是随心所欲。我同他在一起是因为我也是达西小姐的保护人。”

“真的吗？她没有给你找麻烦？像她这年龄的女孩子是很不好对付的。”

她发现对方是那么诚恳地望着她，这使她确信，她的话在某种程度上非常接近事实。她立刻接下去说：

“你不必害怕，我并没听说她有什么不好。我的一些女朋友，像赫斯特夫人和宾格莱小姐，对她就倍加推崇。我想你也知道她们。”

“我知道一些。她们的兄弟是达西非常要好的朋友。”

“噢，是的，”伊丽莎白冷冷地说，“达西先生对宾格莱



是非常之好，简直是关怀备至。”

“关怀备至！是的，我的确相信达西帮了他了。达西曾经跟我提起过一些事，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宾格莱先生一定很感激达西。”

“我不懂你的意思。”

“当然，这事儿达西并不想让别人都知道，因为如果传到女方家人的耳朵里，会搞得很不愉快。”

“你放心，我不会说的。”

“他只是告诉我：他很庆幸，最近他把一个朋友从一桩最不明智的婚姻中解救出来。”

“达西没说他之所以插手这件事的原因吗？”

“女方有许多非常不利的因素。”

伊丽莎白心中充满了愤怒。

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达西会与拆散宾格莱和简这件事有关，而总是把宾格莱小姐作为罪魁祸首来谴责。不管怎么说，是他，或者说是他的傲慢造成了简的所有痛苦。他毁掉了世界上一颗最温柔、最宽容的心所有的幸福向往。

“女方有许多不利因素，”这是科隆尼尔·费茨威廉的原话。而这所谓的不利因素大概是，她有一个在乡下做律师的姨夫，还有一个在伦敦做生意的舅舅。

“简自己，”她愤愤地说，“不会有什么不对——她那么漂亮，那么善良！她有见地、有修养、风度优雅迷人。父亲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他的能力是达西本人也不能漠视的。”

后来她又想到了母亲，的确，这有些挫伤她的自信。

伊丽莎白激动得泪流满面，头也跟着疼起来。到了晚上，头更疼了，加上她不愿意见到达西，她决定不同表兄表嫂去罗新斯喝茶了。

## 伊丽莎白拒绝了达西的求婚

大家离开以后，伊丽莎白把她到肯特以来简写给她的信都找到一起，仔细地读，好像要激怒自己同达西作对似的。

这时，门铃打断了她的思绪。完全出乎预料，达西走进房来。一进门他便问起了她的身体，脸上充满了焦急的神色。

伊丽莎白冷淡而客气地敷衍了几句。他坐下，一会儿又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伊丽莎白大惑不解，嘴上却一言不发。几分钟沉默过后，他激动地走到伊丽莎白面前说：

“我一直在挣扎，可根本没有用，我的感情再也压不住了。你一定要允许我告诉你，我多喜欢你，多爱你。”

伊丽莎白惊愕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她脸红红地望着他，心中充满疑虑。

达西将这种沉默看成是一种鼓励，于是立刻将他对她的感情统统说了出来。

他讲得很好，然而，心中的另一种情绪也被表达出来。同时，在某些敏感的问题上，他的矜持削弱了语言的表现力。他感到她出身卑微，觉得娶她是低就，以及妨碍他选择的门第观念，都很难使他将自已的爱表达出来。

尽管伊丽莎白对达西的反感根深蒂固，但是她很清楚，能够得到这个男人的钟爱是何等的荣幸；尽管她的意志没

有片刻的动摇，但最初她仍然为他将遭到的痛苦感到难过。

后来，她的怜惜变成了忿恨，因为他接下去说的话具有侮辱的味道。她累了，但竭力克制着，以便在他说完之后心平气和地答复他。最后，他表示了自己的愿望，即她现在就要接受他的求婚。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容易看出来，他并不怀疑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这种自信只能增加她的反感。

达西说完以后，伊丽莎白的脸色暗了下来，她说：

“如果我能感到欣喜，现在我应该感谢你。可惜我不能，我从来没有指望得到你的好感，况且你这样做又极其勉强。你告诉我，种种原因使你长期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现在听过我的解释，平静下来你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达西盯着她的脸，又气恼又吃惊，从五官的一切位置都可以看出他的心绪是多么纷乱。最后，他强作镇定说：

“原来，这就是我有幸听到的所有答复！也许，我可以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竟受到如此无礼的拒绝？”

“我也请问一声，”她回答说，“为什么你要告诉我，喜欢我是违反了你的意志，这明明是存心羞辱我。如果我可被称之无礼，难道这还不能当作无礼的理由吗？不过，我还有其他理由。你以为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接受一个有意毁掉，也许是永远毁掉我最可爱的姐姐的幸福的人的求婚吗？”

这些话使达西的脸色大变，然而他没有打断她，她继续说下去：

“你在其中扮演的狭隘、不公正的角色是不可饶恕的。拆散他们俩，你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一个，这一点你无法否认。”

她停了一下，只见他无动于衷地听着，丝毫没有悔恨的意思。

“你能否认你这样做过吗？”她重复了一遍。

“我不想否认，我的确尽我所能分开了我的朋友和你姐姐；我也不想否认，我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比起我们俩，可以说我更对得起他。”

伊丽莎白对这番得体的言辞表现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她自然会捕捉到其中的意思，使她很难平息自己的感情。

“我之所以不喜欢你的原因还不仅如此。几个月前，韦翰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了这个故事，你的为人已经很清楚了”。

“你对那位先生的事的确十分关心。”达西用一种十分不安的声音说，脸色变得更加阴沉。

“知道他不幸遭遇的人，难道会对他无动于衷吗？”

“他的不幸遭遇！”达西轻蔑地重复着，“是的，他的遭遇的的确确是不幸得很呢！”

“都是你干的，”伊丽莎白激动地大声喊了起来，“是你使他落到如此贫困的地步。”

“这么说，这就是你对我的评价，”达西一边喊，一边在屋里快步地踱来踱去。“我要感谢你的解释是如此的充分。不过，也许，”他停下脚，冲着她说，“如果我不把长期以来犹豫不决的原因坦诚地说出来，就不会伤害你的自尊，你也不至于对那些冒犯斤斤计较了。我对自己所表达的感情并不感到羞耻，它们是自然公正的。难道你指望我对你那些亲戚的卑贱感到欢欣吗？”

伊丽莎白越来越气，但她仍然尽量心平气和地说：

“无论你怎么说，怎样做，我都不会接受你的求婚。”

达西越发吃惊了。她继续说：

“从一开始，你十足的傲慢自私就使我铭心刻骨。认识你还不到一个月我就觉得，即使世界上的男人死得就剩你一个了，我也不会改变主意嫁给你。”

“你说得已经足够了，小姐。请原谅我浪费了你这么多时间，并接受我最良好的祝愿，祝你健康而幸福。”

说着，他匆匆地离开了房间。

伊丽莎白心乱如麻，再也无力支撑下去，她坐下来。伤心地哭了半个小时。她愈来愈难以相信，她竟得到了达西先生的求婚。

## 达西给伊丽莎白的信

第二天清晨醒来，伊丽莎白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简直没办法思考其他什么。因此她一用完早餐就去呼吸新鲜空气。她本想去她最心爱的花园，可想到达西也时常去那里，便改变主意，朝罗新斯外面的一条小径走去。

不一会儿，她看到花园里有一个男人的身影。她急忙走开。可已经有人在叫她的名字了。尽管听出是达西的声音，她还是向门口走去。这时他也到了门口，手里握着一封信。他矜持而平静地说：“你是不是能够赏脸读一读这封信？”说完，轻轻地鞠了一躬，转过身走了。

伊丽莎白带着好奇打开了信。两页纸，字写得很小，落款是：早晨，八点，于罗新斯。接下去是这样写的：

小姐：收到这封信时，请不要紧张。昨天晚上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过去，我没必要旧话重提，以此来伤害你和我的自尊。但我生性如此，不能不写，也不能不劳别人去读。因此，你一定要原谅我冒昧地打扰你。我知道，你会很不情愿，但我必须要求事情公正些。

昨天，你以两项截然不同的罪名指控我。第一，我拆散了宾格莱先生和你姐姐；第二，我毁掉了韦翰先生的希望。现在，我必须解释清楚这一切。

我到哈福德郡不久，就发现宾格莱在那群姑娘里格

外看中你姐姐。我不以为意，因为，对他的爱，以前我见过许多。在尼尔菲庄园的舞会上，当我有幸同你共舞，偶然听到威廉·卢卡斯提到令姐和宾格莱时才发现，宾格莱对你姐姐的殷勤已经是家喻户晓，人们都以为他们就要结婚了。从那一刻起，我密切注视着我的朋友，看到他对本纳特小姐的钟情的确不同以往。我也观察了你姐姐。她的神色风度依旧那么开朗欢快，可爱可亲，但看不到任何感情的波澜。这一点，如果你没有误会，那一定是我搞错了。你对自己的姐姐知之甚多，当然有可能是对的。

我对这桩婚姻的异议，不仅仅是昨天我谈自己的问题时提到的那些原因，而是另有其他缘故。你母亲家世卑微固然不利，但比起你母亲自己和那三个妹妹时时表现出来的缺乏教养，简直微不足道。甚至你父亲，也偶尔如此。原谅我——冒犯你令我痛心。幸而你与令姐举止优雅高贵，与这些毛病无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安慰。

宾格莱姐妹的疑虑与我相同，后来发生的事你是知道的。我劝宾格莱，使他相信了你姐姐并不在乎他。否则这门婚姻是无法阻止的。他生性谦卑，很容易便相信了是自己自作多情。

我不能为我所做的一切而自责。惟有一点使我不安的是，我有意向宾格莱隐瞒了你姐姐在城里这一事实。

关于伤害韦翰先生一事的指控，我只能通过叙述全部故事的始末加以澄清。韦翰的父亲，是家父的财产经纪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家父供韦翰受了极好的教育，希望他从事教会职业，并有意给他提供一个位置。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同龄人，很快发现了他性格中邪恶的一面，这些他却小心地瞒过了父亲。死前，家父嘱咐我要鼓励韦翰上进；同时，一旦他受了圣职，便让他过上俸禄优厚的生活。不久，韦翰写信说，他不愿意从事牧师这种职业，而希望研究法律，要求在经济上资助他。我知道他不适合做教堂工作，于是情愿满足他。作为回报，他放弃了担任圣职的权利。

后来，他的生活变得空虚无聊，开始厌倦法律学习，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于是，他又要求去做牧师，我没有答应。

去年夏天，他以令我极其痛心的方式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件我不愿记起的家事。它有必要让你知道，相信你能够保守秘密。我妹妹比我小十岁。刚刚离开学校时，我曾安排一个拉姆斯盖特的女人来照顾她。我错看了这个女人。她认识韦翰，允许他向我妹妹求爱，乔治·安娜竟同意与他私奔。就在准备出走以前，我恰巧去看她。她感到无地自容，将一切和盘说出。你不难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和做法。

毫无疑问，韦翰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我妹妹的财产，三万英镑，但我猜想，他也是为了报复我。

以上所述事实，科隆尼尔·费茨威廉可以充当证人。我将设法寻找机会将这封信于早晨交到你的手上。我只想再说一句：愿上帝保佑你。

费茨威廉·达西



## 伊丽莎白的心事

伊丽莎白热切地读着信，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思绪。她不相信其中的任何解释。

她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这一定不是真的！”

她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便匆匆将信抛开，说再也不去看它了。

可半分钟不到，信又被打开。她反复推敲着有关韦翰的每一个细节。

这两个人，一个不应该受到责备，而另一个根本不值得责备。可怎么才知道他们孰是孰非呢？

伊丽莎白尽量回想韦翰的长处，却没有成功。他之所以可爱，是由于他的相貌、他的声音以及他的风度，至于真正的品格，她一无所知。想到韦翰对达西小姐的企图，伊丽莎白可以从前一天同费茨威廉先生的谈话中得到印证，她可以相信，达西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那天晚上在菲利普先生家，她和韦翰之间的谈话，她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现在想来，他对陌生人讲这些事是多么没趣。他在自我评价时是多么缺乏教养。

她记得，他曾夸口说他并不怕碰见达西，可第二周的舞会他竟避开了。

他还记得宾格莱家离开尼尔菲庄园前，韦翰只把他的

故事讲给她一个人听。

可宾格莱家一搬走，他便毫无顾忌地同别人议论起来了，尽管他曾经对她说，对已故达西先生的尊重将永远禁止他将其儿子的不义公之于众。

伊丽莎白惭愧极了。她怪自己对人心存成见，不通情理。

她又重读了有关简的段落，无法否认，达西对简的描述是客观公正的。

涉及她家人的那一段，极大地刺伤了她的自尊，但她知道那些指责是对的。有关对自己和姐姐的赞誉，伊丽莎白为之心动，可这并不让她得到宽慰。

事实上，她一想到简的失望是自己的至爱所致，便格外地沮丧。

不久，伊丽莎白几乎背下了这封信，她推敲着其中的每一句话，对写信人的感情也不时地变幻着。

回忆他说话的样子，不觉满腔怒火，可一想起自己曾经是多么不公平地错待了他，伊丽莎白又恨起自己来。

他的失望引起了她的同情，他的爱恋使她感到欣慰，他的天性得到了她的尊敬。

不过，她不能接受他，也不因拒绝他而感到后悔。

事实上，她根本不想再见到他。

她常常为自己往日的行为而懊悔，家庭的缺陷更使她痛苦难当。

当父亲的，只满足于嘲笑别人，从来不想个办法去约束一下那些轻狂而愚蠢的小女儿们；当母亲的，自己就不够端正，对邪恶之行自然是熟视无睹。

伊丽莎白和简常常想管一管凯瑟琳和丽蒂亚的荒唐，

可母亲总是一味纵容。

凯瑟琳神经质、脆弱，完全被丽蒂亚左右着，根本不听她们劝告。

而丽蒂亚，满不在乎，我行我素，很少把她们放在眼里。

伊丽莎白也为简而深深焦虑。达西的解释恢复了昔日对宾格莱的好感，却使她更强地意识到了简的损失。

过去两周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伊丽莎白乐观的天性，她几乎再也无法强作欢颜。

伊丽莎白等待着下周汉斯福之行的结束。达西先生在给她信以后不久就离开了汉斯福。

箱子装点完毕，柯林斯先生客气了几句，人们彼此道过别，马车便向伦敦进发了。

伦敦的简，正等他们一起回家。

## 伊丽莎白和简回家了

三位年轻的小姐从伦敦出发，来到了镇上的指定客栈，父亲说好要用马车在这儿接她们。

很快，她们发现吉蒂和丽蒂亚正从楼上的餐厅望着她们。这两个姑娘已经开心地逛完了对面的帽子铺，还准备了一些食物。

欢迎姐姐礼毕，丽蒂亚把买的东西拿了出来：“看，我买了这顶帽子。我并不觉得它很漂亮，不过买一顶也无所谓。”

姐姐们都说帽子很难看。她辩解说：“兵团两星期内就要从莫利特开走了，所以，这个夏天我穿什么都无关紧要。”

“要走了，真的？”伊丽莎白开心地大声叫起来。

“他们要驻扎在布莱顿附近，我真想让爸爸带我们去那儿消夏。妈妈也肯定愿意去！”

“现在，我有新闻要告诉你们，”大家在桌旁坐下，丽蒂亚说，“这消息棒极了，事关一个我们大家都喜欢的人。”

简和伊丽莎白面面相觑，男招待被打发走了。丽蒂亚笑笑说：

“你们太正统，太谨小慎微了。你们以为男招待不能听，好像他多爱听似的！不过，他是个丑东西，我很高兴他能走。好吧，现在听我的新闻，关于亲爱的韦翰！再不

会有和玛丽·金结婚的危险了。她已经走了，韦翰是安全的。”

“应该说玛丽·金是安全的。她总算摆脱了一桩对她的财产来说极不明智的婚姻。”伊丽莎白接下来说。

吃完饭，姐姐们付了账，马车也准备好了。

“我们挤在一起有多好！”丽蒂亚大声说，“现在，让我们舒舒服服，又说又笑地回家去。首先，让我们听听，你们离开家以后都发生了什么事，有没有遇见喜欢的男人？我真希望你们谁能在回来之前弄个丈夫。简都快二十三了，我说！我要到那岁数不结婚可就丢死人了！噢，我真想在你们前面结婚！”

回到家，她们受到的是最亲切的款待。本纳特太太看到简美丽依旧，十分快活；本纳特先生则一遍遍地对伊丽莎白说：“我真高兴你回家来。”

几乎所有卢卡斯家里的人都来接玛丽亚，顺便听听新闻。丽蒂亚比谁嗓门都高，她向听众讲述今早的各种趣闻。

下午，丽蒂亚非要姐妹们一起去莫利特走一走，可伊丽莎白坚决反对。她不愿让别人说，本纳特家小姐们在家没呆上半天就去追逐军官们。此外，她不想再见到韦翰。

## 伊丽莎白与简的谈话

伊丽莎白想告诉简发生的一切，不过她还是决定保留有关姐姐的那一部分。

第二天早晨，她向简描述了她和达西先生之间的主要情节，讲了有关韦翰的一切内容。

这对简简直是当头一棒，她到死也不愿相信，人类中的种种恶行，竟集中在这一个人身上。

“有件事你得给我出出主意。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把韦翰真正的为人告诉我们的朋友。”

简沉吟一下，然后说，“我们没有理由让他这么难堪，你的意见呢？”

“是不必这样。达西先生还没答应过让我把这些事公开。现在，我不会提的。”

“你说得对极了。如果他过去的事被公开，这一辈子就完了。”

这次谈话，终于使伊丽莎白纷乱的心情平静下来。她摆脱了两个星期来一直压在心头的两件秘密。但她不敢透露达西那封信的另外一半，也不敢说明，宾格莱对姐姐多么珍爱。

## 伊丽莎白与父亲的谈话

她们回来的第二周，兵团就要开拔了。

附近的所有年轻小姐都沮丧到了极点。只有简和伊丽莎白依然按部就班地干着自己该做的事情。

“天哪，这下我们怎么办？”她们惨兮兮地说，“你们怎么还笑得出来，丽蒂亚？”多情的妈妈也跟着难过。她还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为类似的情形苦恼过。

“我不夸张，”她说，“当初科隆尼尔·米勒兵团开走以后，我整整哭了两天。我当时觉得，我的心准会碎的。”

抱怨在朗伯恩的屋里不断地重复着。伊丽莎白试着去体会她们的兴趣。然而，一切快感都被羞惭所代替。她不止一次地感到达西批评的公正；也从来没有这样，从心底里原谅达西对朋友婚姻的干涉。

丽蒂亚黯淡的前途不久便光明起来，她收到了与弗斯特太太同去布莱顿的邀请。这位团长夫人刚刚结婚，非常年轻。

关于这件事，丽蒂亚的兴奋、本纳特太太的愉悦以及吉蒂的嫉妒和愤愤，简直难以形容。丽蒂亚又说又笑，比平时更疯狂，只可怜倒霉的吉蒂不停地抱怨自己的命运。

“我不明白，弗斯特太太既然邀请丽蒂亚，为什么就不邀请我。她有的，我全有，我还比她大两岁。”

伊丽莎白觉得这种邀请，会使丽蒂亚越发不知天高地

厚。因此禁不住私下劝告父亲，别让她去。

“丽蒂亚的放荡不羁，已经弄得满城风雨，你要是知道这对我们多么不利，你就会觉得，让她去布莱顿，实在不明智。”

“满城风雨！她把你的情人都吓跑了吗？可怜的小丽蒂亚！不过别伤心，像这么小气的年轻人，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伊丽莎白坦率地将自己的看法讲给父亲听，劝说父亲管管两个小女儿。父亲看到她全心全意的样子，便亲切地拉起她的手说：

“别跟自己过不去，宝贝儿。不管你和简到哪儿，都一定会受到尊敬和珍视。你不会因为有两个，或许应该说，三个无知的妹妹而失去任何体面。假如丽蒂亚不去布莱顿，我们在家便不得安宁。况且，科隆尼尔·弗斯特是个聪明人，他不会让丽蒂亚真正受到伤害；幸亏她很穷，对财产有兴趣的人不会看中她的。比起这儿，她在布莱顿会很不起眼的。所以，但愿这次会教她变乖一点儿。”

听了这句话，伊丽莎白只能到此为止了。



## 韦翰的尴尬

伊丽莎白要同韦翰见最后一面。她不再感到不安了。她对他已经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他目前的行为产生了新的厌恶。金小姐已经不复存在，他准备与她重修旧好，这证明，他把她当成大傻瓜。

兵团开拔的最后一天，韦翰同几位军官在朗伯恩吃晚饭。伊丽莎白提起她会同科隆尼尔·费茨威廉和达西先生相处过三个星期。她问韦翰，是不是认识费茨威廉。

他吃了一惊，表现出极为不快和慌乱的样子。但是，他马上恢复了镇静，说他常常见到费茨威廉。他问她，喜不喜欢这个人。伊丽莎白说，很喜欢，并且不断地提起达西先生。她说，越了解他，就越体谅他、喜欢他。

韦翰窘得涨红了脸，他不敢再多说什么。

晚宴结束后，丽蒂亚要与弗斯特太太同回莫利特。明天一早要从那儿起程。与丽蒂亚的离别，与其说是伤感，不如说是热闹了一场。只有吉蒂哭起来，但她的眼泪是出于嫉妒和自怜。

## 本纳特不和谐的婚姻

本纳特先生的婚姻，是判断失误的结果。因为贪恋青春貌美，以及她通常展现出的美好情调，他娶了一个没有见识、心胸狭隘的女人。这使他对她的温情很快就完结了。尊重和信任一去不返，寻求家庭幸福的希望也成了泡影。不过，他喜欢乡村和书籍，妻子的愚钝和无知倒成了他的笑柄。

父亲并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这一点伊丽莎白素来看得清清楚楚，她一直感到很痛心。

但她佩服爸爸的能力，喜欢他对自己和蔼亲切的态度，因此她总是尽量不去想那些很难不注意的事情。然而现在，她从来不曾如此深切地体会到，这么不和谐的婚姻，对儿女的生活将是多么不幸。

丽蒂亚临走时，曾答应常常写信给妈妈和吉蒂，内容会非常详细。可实际上，收她的信，必须经历漫长的期待，读到的却是短短的内容。母亲收到的信里，往往是少得可怜又微不足道的新闻；而吉蒂的尽管长些，可秘密太多，不便读给家庭的其他成员。

莫利特的生活自兵团开拔之后，显得更加沉闷而单调。伊丽莎白开始对同舅舅和舅妈的北方之行翘首以待。当她听说，舅舅因商务不便远行，心中不免非常失望。他们被迫放弃湖区，而选择一个短途旅行，最远不过于德比郡。

在德比，姨母希望重游她早年生活过的小镇。

大家出的许多主意都与德比郡有关。伊丽莎白简直没有办法不去想彭伯里和他的主人。

## 伊丽莎白与达西

等待终于结束了，嘉德纳先生、太太和四个孩子，出现在朗伯恩。四个孩子将留下来，由表姐简来照顾。

嘉德纳夫妇在朗伯恩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便带着伊丽莎白踏上了旅途。

一路上，他们走访了许多有趣而知名的地方。游览过乡间名胜之后，他们又去寻访德比郡的兰柏顿——舅妈早年生活过的地方。伊丽莎白从舅妈处得知，彭伯里离兰柏顿只有五里。讨论旅游计划的时候，嘉德纳太太希望再去看看，嘉德纳先生表示同意。只差征求外甥女的意见。

伊丽莎白尴尬极了。她觉得没必要去彭伯里，却托词说，讲究的房舍已经看腻了。碰到达西的可能使她恐惧，甚至想一想都会脸红。后来，她从客栈的仆人嘴里得知，主人不在家里，这才放下心来。第二天早晨，又提起此事，伊丽莎白欣然同意了。

彭伯里大厦是一座庞大、漂亮的石头建筑，耸立在突起的高坡上。房子前面，一泓不大不小的溪流奔腾而下，没有丝毫雕琢的痕迹。伊丽莎白欣喜若狂，她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地方，如此得到大自然的厚爱；也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少受到世俗的玷污。舅舅、舅妈赞叹不已，一时间伊丽莎白觉得，作彭伯里的女主人挺不错的。

他们被允许走进大厅。管家人是个端庄的老妇人，她

领大家看了看主要的房间。每一个窗口，都可以看到一幅美丽的风景。房间本身高大、美观，家具陈设情趣高雅。

“我差点儿当了这里的女主人呢，”伊丽莎白心想，“我将不是一个陌生人在这里参观，而是欢迎我的客人——舅舅和舅妈。然而，不，”她记起来，“不会让我邀请我的亲戚的。”

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念头，它把伊丽莎白从懊悔中解救出来。

她很希望向管家打听一下，是不是主人真的不在。最后，还是舅舅开口问了这个问题。当管家回答说：“我们想他明天回来，还会带来一大群朋友，”伊丽莎白慌得把身转了过去。

这时，舅妈叫她看一幅画像，笑着问她是否喜欢。“这是韦翰，”

管家提到他的名字，又说：“他现在入伍了，不过，我想他变得更放荡了。”

嘉德纳太太笑吟吟地看着外甥女，可伊丽莎白却不能报以微笑。

他们又去看达西先生和小姐的画像。

“达西小姐像他哥哥一样好看吗？”嘉德纳先生问道。

“噢，是的，”管家回答说，“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漂亮又多才多艺的！她一天到晚弹啊唱的。隔壁的房间里有一架新钢琴，是刚刚运来给她的——是我们主人送的礼物。小姐明天也要一起来。”

“每年你们主人在这地待的时间多吗？”

“不像我希望的那么多。达西小姐总是在这儿过夏天。”

“除非，”伊丽莎白暗想，“她去了拉姆斯盖特。”

“假如你的主人结了婚，你见他的机会也许就会多些了。”

“是的，先生，不过我不知道谁能配得上他。”

嘉德纳先生和太太都笑了。

“我说的是真的。这辈子，他从来没有跟我发过火，从他四岁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

伊丽莎白心头一震。这种夸奖真是太不一般，太出乎预料了。

“他是天下最好的主人，最好的庄主。有些人说他傲慢，可我从来没看出来。”

他们又被带进了一个小小的起居室，管家告诉他们，这是为达西小姐高兴，特地收拾出来的。去年在彭伯里的时候，她看中了这间。

“他总是这样，”管家说，“只要能让他妹妹高兴，他就会毫不迟疑地去做。”

“他的确是个好哥哥。”伊丽莎白说。

当她走近他的生活，更多地了解了他的时候，忽然对他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温情。

管家说的每一件事都是对他品格的赞美。当她再一次看到他的画像时，觉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他的钟情格外感激。

## 伊丽莎白对达西有了好感

屋里都看过了，园丁又带着他们欣赏花草。他们走向河边，伊丽莎白又回头看了一眼，突然，房子的主人从身后的路上走来。

相距只有二十码远，他的出现又如此突然，躲开他的视线已经不可能了。两人的目光迅速相遇，彼此的脸也涨得通红。

他完全惊呆了。不过，他很快控制住自己。他向众人走来，与伊丽莎白攀谈，纵然不够十分镇静，却也是彬彬有礼。

当他走过来时，她停住脚步，窘迫不堪地接受了他的问候。当达西与伊丽莎白交谈的时候，嘉德纳先生和太太站开了一些。

只见伊丽莎白又惊又窘，简直不敢抬头朝达西的脸上看上一眼，也不知道他问候家人的时候，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她没想到，自从上次分手以后，她的态度竟发生这么大变化，他每说一句话，她的慌乱就随之增加一分。一想到在这儿被发现多么尴尬，此刻的几分钟，便成了她有生以来最难过的时刻。他也不那么从容，说话时，没有了昔日的镇静，不断重复着提过的问题。

最后，似乎终于无话好说，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便告辞了。舅舅、舅妈这才走过来。伊丽莎白心中充满羞愧

和懊悔。到这儿来，真是天下最倒霉、最愚蠢的事！对一个这样看重自己的人来说，这样做会多丢脸！好像自己有意重新走进他的生活。噢，为什么她会来这儿？他又为什么不期而至？还有，他的举止变化如此明显——这意味着什么？他竟走过来同她交谈，而且这么彬彬有礼，还向她问候家人，真叫人惊诧不已！她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温和儒雅。伊丽莎白心乱如麻，不知想什么才好。

这时，他们来到水边一条景色迷人的小径，伊丽莎白哪里有心观赏。她机械地应付着同伴，心里却很想知道，达西在想些什么。最重要的是，她在他的眼里，是否依旧可爱。

嘉德纳太太转悠了一阵，便走不动了。出人意料的是，达西先生正朝他们走来。伊丽莎白看了一眼，见他风度不减，礼貌如故，就学着他的样子，索性夸起这地方来。她刚刚说了句“迷人”，心头便泛起一阵不快，这样称赞彭伯里，不是要让人家误会吗？阴影蓦地爬上脸颊，她不说话了。

看她停下来，达西先生问她，是否有幸把他介绍给她的朋友们。她毫无思想准备，心想：“让他知道他们是谁，不知他会吃惊成什么样呢？他准以为他们很有身份呢。”

伊丽莎白还是立刻做了介绍，提到她们家族的姓氏时，她偷偷地看了达西一眼。不错，他是很意外，但他没有走开，而是折回头，陪他们一起走，并同嘉德纳先生聊了起来。伊丽莎白高兴极了。这下可以让他知道，她还有些不必脸红的亲戚。她留心地听着他们交谈。舅舅的谈吐处处显出他的博才多学，他的情趣高雅，他的风度可人。

伊丽莎白听到达西十分客气地邀请舅舅，在想来的时



候常来这里。嘉德纳太太与伊丽莎白挽着手走，给她递了个眼神，以表示她的不解。伊丽莎白嘴上没说，心中却充满喜悦。这些表示都是冲她来的。

嘉德纳太太疲惫不堪，过了一会，她觉得伊丽莎白的双臂已经不足以支撑她了，便换到了丈夫身边，达西先生取代了她的位置。沉默了一会儿，伊丽莎白首先开了口。她希望他知道，来这里之前，人们说他不在庄园。他承认，因为有些事要办，他是提前回来了。

“其他人，”他继续说，“明天才到，有些人你已经认识，像宾格莱先生以及他的两姐妹。”

伊丽莎白只默默地点了点头。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还有一个人，特别想认识你。你是否允许我把我的妹妹介绍给你？也许我的要求太过分了。”

这一下实在使她受宠若惊，一时间，伊丽莎白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两人默默地走着。伊丽莎白有些不安——这简直不可能——可她喜欢他的青睐。

嘉德纳先生和太太赶上来的时候，达西请大家进门休息，被婉言谢绝了。于是，他扶女士们上了车。当马车缓缓离开后，伊丽莎白见他慢慢地向屋里走去。

舅舅和舅妈颇有好感地谈起了达西对这一行人的款待。他们责问她说：“为什么你要告诉我们，他不近人情呢？”

伊丽莎白竭力为自己以前的说法辩解。

## 伊丽莎白见到了宾格莱

第二天，达西先生带着刚到不久的达西小姐来看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惊异地发现，现在她所见到的这个女孩子，不仅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傲气，而且非常羞涩。她满脸聪慧，风度十分优雅。

不一会儿，宾格莱先生也来拜访伊丽莎白，他风度不改，谈吐举止亲切自然。

嘉德纳先生和太太始终在注意达西先生和他们的外甥女。女方的感情还不好说，但男方，很明显，已经含情脉脉。

对伊丽莎白来说，有许多事情要做。她希望大家都能喜欢她。她不断地观察宾格莱先生和达西小姐，人们都认为她是简的情敌，可她并没有看出双方彼此有什么钟情的地方。

趁别人在聊天，宾格莱深怀歉疚地说，他们已经有八个月没有见面了。最后一次见面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尼尔菲一起跳舞的那一天。伊丽莎白很高兴他能记得这么清楚。后来，他又私下问她，她的姐妹是否都在朗伯恩。

她不能总是盯着达西，无论什么时候她朝他那边瞥上一眼，都能看见他正在尽全力取悦于她的亲戚们。

临走时，来访的客人们表示，希望两天后，能在彭伯里的晚宴上看到他们所有的人。

## 宾格莱小姐的嫉妒

舅妈和外甥女一致认为，达西小姐抵达当天便登门拜访，这种礼貌实在难得。她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回访彭伯里。

走进彭伯里大厦的房门，达西小姐来迎她们，宾格莱小姐和赫斯特夫人也在房里坐着，另外一个是和乔治·安娜在伦敦同住的女朋友。

赫斯特夫人和宾格莱小姐只点了点头，大家坐定之后，一时尴尬得无话可说。

还是达西小姐的伙伴，一个教养很好的女子，扯开了话头。她同嘉德纳太太攀谈，伊丽莎白不时地也插进两句。达西小姐看上去很想开口，只是需要别人鼓励。

伊丽莎白马上看出来，宾格莱小姐正在密切地注视着她。一刻钟以后，宾格莱小姐冷淡地问起了伊丽莎白全家人的健康，而伊丽莎白的回答也同样冷淡。

不一会儿，刚才陪着嘉德纳钓鱼的达西先生出现在屋里。

伊丽莎白很明智地下了决心，要表示出十分的冷静和从容，没有一张面孔像宾格莱小姐那样，表示出明显的好奇，尽管她对伊丽莎白和达西说话的时候笑容满面。

她嫉妒她，却并不绝望，她仍然希望将达西赢到手。后来，愤恨使她冲动起来，她用礼貌而又充满嘲弄的语气说：

“我相信，丽蒂小姐，兵团从莫利特开走以后，一定是你们家的一大损失吧？”

伊丽莎白的语调相当冷静。说话时她发现，达西的脸色阴沉下来，妹妹乔治·安娜困惑不解。宾格莱小姐并不知道她使她的朋友多么痛苦，只是一心想弄昏伊丽莎白，让她表示出某种情绪，以此破坏她在达西心中的印象。

伊丽莎白的自制减轻了达西的不快，而宾格莱小姐尽管气急败坏，却并不敢公然提到韦翰，乔治安娜也很快缓过劲来。

不久，客人们便告辞了。当达西把客人们送上马车，回到屋里的时候，宾格莱小姐开始批评伊丽莎白的相貌、举止和装束。

“今天早上，伊丽莎白·本纳特看上去有多丑陋！入冬以后，我这辈子也没见过有人像她变化这么大。又黑又粗，要我说啊，我一点也看不出她有什么漂亮的地方。她的五官一点儿也不迷人，还有眼睛，她的眼神多尖刻。”

达西有些恼火，但没说话。宾格莱小姐为了让他开口，便继续说：

“我还记得，我们在哈福德郡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来着。她们在尼尔菲吃过晚饭后，你说：‘她是美人？那她妈妈也可以算作天才了！’可后来你又觉得她漂亮了。”

“不错，”达西再也忍不住了，“几个月来我认为，在我认识的女子里面，她是最漂亮的一个。”

与此同时，嘉德纳太太和伊丽莎白正在谈论今天做客时所发生的一切，偏偏避开了两个人最感兴趣的那件事，和那个最吸引她们的那个人。

## 简的两封来信

到兰柏顿以后，伊丽莎白因为没有收到简的信而非常失望。可第三天她再也不必焦虑了，因为，她一下收到了两封信，其中早发的一封因地址不详曾被送到了别处。

舅舅和舅妈出去散步，留下她独自一人静静地享受这两封信。第一封写在五天前，开头是无关紧要的地方新闻，后半部分，注明了第二天的日期，它这样写道：

“最亲爱的伊丽莎白，昨天的信写过以后，发生了一起出人意料而性质严重的事情。这事是关于丽蒂亚的。昨天夜里 12 点钟，我们大家都刚刚上床的时候，科隆尼尔·福斯特先生托人带了个紧急口信儿给我们，说丽蒂亚同他手下的一名军官去了英格兰，这人就是韦翰！你能想象得出来，我们当时多惊讶。不过，这事儿对吉蒂似乎并不意外。我非常遗憾，这种婚姻，对双方来说很不明智。他们星期六晚上大约 12 点钟出走，直到昨天早晨才发现他们失踪。我必须结束这封信了，因为我不能离开妈妈太久，她简直伤心得要命。恐怕你很难弄懂这封信，因为我几乎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

伊丽莎白不假思索地抓起另外一封，匆匆地撕开，读道：

“亲爱的妹妹，你一定收到我匆忙中写成的那封信了。我希望这封信能够更明白一些。

不过，我的脑子乱得厉害，不敢说写出来是不是能够如愿。最亲爱的伊丽莎白，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而且事不宜迟。尽管韦翰和丽蒂亚的婚姻非常轻率，但我们现在仍然希望，他们的婚礼确实已经举行过了。

丽蒂亚给弗斯特太太留了封短信，说他们要去格利那草场，可丹尼相信，韦翰根本没打算去那儿，也根本不打算与丽蒂亚结婚。科隆尼尔·弗斯特听说后，大为惊骇，立刻出发去寻找他们。他设法追踪他们的行迹，然而最远只到伦敦。在那儿，他们就不见了。一切尽可能打听清楚以后，他好心地来到朗伯恩，告诉我们这个坏消息。

亲爱的伊丽莎白，我们急得要命，爸爸妈妈都相信，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我还不能把韦翰想得那么坏。也许，他们在城里偷偷结婚是有某些原因的。可怜的妈妈真的病了。说到爸爸，一生中，我从未见到他如此懊恼。为了隐瞒他们的关系，吉蒂不得不忍耐爸爸妈妈对她的发火。可事关忠诚问题，也难怪吉蒂这样做了。

最亲爱的伊丽莎白，我真的很高兴，你躲过了这种场面。不过，现在既然第一个打击已经过去，我可不可以向你坦白，我多希望你能回来？如果多有不便，我无论如何不会自私地强求。

爸爸就要赴伦敦去寻找丽蒂亚了，可看他那副心烦意乱的样子，很难稳妥行事。这种情况下，舅舅的忠告和帮助是世界上最有效的。”

## 伊丽莎白的悲伤

“噢，舅舅在哪儿！”

伊丽莎白大声叫道。门被仆人打开了，达西先生出现在眼前。伊丽莎白苍白的面孔和匆忙的神色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还没有来得及掩饰自己的惊异，她却立刻解释说：

“请原谅，我必须离开你，我有急事找嘉德纳先生，不能耽误。”

“噢，上帝！到底出了什么事？”达西礼貌而又十分关切地叫了起来，“我不会非让你同我在一起，可以让我，或是仆人去找嘉德纳先生。你不太好，你的脸色不能自己去。”

伊丽莎白的腿抖个不停，于是她叫来了仆人，叫他把消息送去。

仆人走后，她再也撑不住自己了。她坐下来，看上去是那么凄伤而以憔悴。看这样子，达西简直不忍离去。他不禁用温存、同情的语调说：

“让我把你的女仆叫来。没有东西能让你放松一下吗？我给你倒杯酒好不好？你真的病了。”

“不，谢谢你，”她一边说，一边努力使自己恢复过来，“我只是被家里来的坏消息搞懵了。”

她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我妹妹离开了所有的朋友——私奔了——把自己交到了——韦翰的手里。她没钱，没有吸引他的地方——她一

辈子给毁掉了。”

达西完全惊呆了。

“我本来是可以阻止这件事的，我知道他是什么人。”伊丽莎白说，“可现在已经太晚了。”

伊丽莎白将自己知道的全部细节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达西。

他看上去并没有注意听她讲话，只是踱来踱去认真地思索着，脸上带着严肃而不安的神色。伊丽莎白立刻意识到，她在他眼里的魅力，已经被家门的不幸和深重的耻辱所埋葬了。她不怪他，她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深切地感觉到，她会多么爱他。

片刻的宁静过去之后，他说：

“这件不幸的事出了，恐怕我妹妹在彭伯里今天就见不到你了。”

“噢，是的。请替我向达西小姐表示歉意。就说家里有急事，让我们立刻赶回去。尽量别露底。”

达西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他用眼睛深沉地向她道过别，便离开了。达西走了，伊丽莎白深深地陷入沉思中。他们居然以如此友好的方式重聚，这简直不可思议。回顾彼此的交往，多么奇异和多变。她为自己难以驾驭的感情变化而忧伤，当初，她情愿中断来往；如今，她多么希望能够继续。

嘉德纳先生和嘉德纳太太匆忙而又惊恐地赶回来，伊丽莎白立刻向他们解释了原因。

惊叹了一番之后，嘉德纳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要力所能及地提供一切帮助。旅途的一切事宜也迅速地得到了安排。



## 丽蒂亚给弗斯特太太的信

他们日夜兼程，第二天晚饭时分赶回朗伯恩。

小小的嘉德纳们，一眼看见马车，便跑到门口的台阶前等着。他们脸上闪耀着惊喜的光彩，抢在最先迎接着自己的亲人们。

伊丽莎白跳下马车，匆匆吻过表弟表妹，然后冲进了大厅。简立刻从母亲房里跑出来，奔下楼迎接伊丽莎白。

她们亲热地彼此问候，眼睛中噙满了泪水，伊丽莎白迫不及待地问起了那对失踪的男女。

“还没有消息。”简回答说。

“爸爸在城里吗？”

“在。他星期四就去了。”

“你常收到他的信吗？”

“只有一次，说他已经到了，还给了我他的地址。他还说，有重要的消息再写信来。”

“妈呢？她怎么样了？”

“妈还好，不过她的神经把她折腾苦了，到现在她还在床上。玛丽和吉蒂，感谢上帝，都还不错。”

“可是你——你怎么样了？”伊丽莎白大声说，“你看上去那么苍白，你得吃多少苦啊！”

简说，她非常好。大家都走过来，她们便住了口。

他们一起去看本纳特太太。一进她的房间，本纳特太

太哭泣起来，一边控诉韦翰的卑鄙，一边抱怨自身遭受的痛苦。她谴责所有的人，只是漏掉了那个应对自己的女儿的错误负主要责任，一贯对女儿娇宠放纵的人。

嘉德纳先生安慰她，他立刻启程直奔伦敦，帮助本纳特先生去寻找女儿。

“噢，我亲爱的哥哥，”本纳特太太说，“这正是我最最希望的。进城后，赶快找到他们。如果他们还没结婚，快让他们结了婚，她要买什么结婚礼服，别让他们等了。告诉丽蒂亚，等他们结了婚，她要买什么衣服我都给她买。最最要紧的是，不要让本纳特先生去打架。告诉他我现在的处境有多糟糕。告诉我亲爱的丽蒂亚，在没见我以前，不要乱买衣服，因为她不知道哪家商店最好。噢，哥，你真是太好了。我知道你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嘉德纳先生劝她要放松一些，不要过于悲观。这样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晚餐上桌。

饭厅里，玛丽和吉蒂也来了。两个人都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只是吉蒂由于失去了最心爱的妹妹，和不得不因此忍气吞声的缘故，比平时更多抱怨了。

下午，本纳特的两位大小姐曾有半小时做过一次认真的谈话。

“噢，简，如果咱们不那么神秘，如果我们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这件事也不会发生了。”

“我们是出于好意。”

简将丽蒂亚写给弗斯特太太的信拿给伊丽莎白，这是科隆尼尔带给她们家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海丽：

明天一早，当我失踪的时候，你准会大吃一惊，想

想你的样子我都禁不住想笑。可当你知道我去了哪里，你也会笑了。我要去格利那草场。如果你猜不出我跟谁走，你就是个大傻瓜，因为世界上，我只爱一个人，他是十全十美的。没有他，我将永远不会幸福，所以出走不会有事的。如果你不愿意，不必告诉莫利特的人，这样，当我用丽蒂亚·韦翰的签名写信给家里的时候，他们便会大大地吃了一惊了。这个玩笑太有趣了。请替我向普拉特道个歉，我答应过今晚陪他跳舞，可我不能去了。我一回朗伯恩，便派人去取衣服。不过，我希望你告诉仆人一声，收衣服之前，替我把蓝衣服上的大口子缝一缝。再见，替我向科隆尼尔·弗斯特问好，但愿你能为我们愉快的旅途干杯。

你的好朋友

丽蒂亚·本纳特

“噢，丽蒂亚真糊涂！”伊丽莎白大声说，“都到了什么时候，竟写出这么一封信来！不过，这至少说明，她对这次旅行还是严肃的。我可怜的父亲，他会怎么想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受刺激，他整整十分钟没有说出一句话。妈看完立刻就病倒了，全家乱成了一锅粥。”

“噢，简，”伊丽莎白大声问道，“那天，有没有仆人知道这件事的底细？”

“我不知道。但愿没有，不过这会儿也没办法这么认真了。”

“你看上去不太好，你什么事都得管，什么都得你一人操心。”

“玛丽和吉蒂都很好，我肯定，都能帮我。可是，吉蒂又瘦又弱，玛丽又那么用功，我不想占她的休息时间。爸

爸走后，菲利普姨妈就来了。帮了我们许多忙，对大家真是一种安慰。卢卡斯太太也很好，既有同情心，又肯帮忙。”

“她最好还是在家里待着，”伊丽莎白嚷道，“她也许是好心，可人在这种倒霉的时候，巴不得能少见点邻居。”

## 本纳特先生回家了

现在，所有莫利特的人都在热心地说着这个男人的坏话，三个月前，人们曾将他看成天使。

菲利普太太常常来探望本纳特一家，她说要让她们高兴起来。可是，每一次她都要来报告一些韦翰新的恶行；每一次离开，都使本纳特家里的人更加沮丧。

如今，朗伯恩的居民每天都在焦急中度日，而最让人心焦的，莫过于等待邮件的那段时刻。

至今，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从伦敦来，却有一封给本纳特先生的信，来自柯林斯那里。父亲不在的时候，简被授权拆阅他所有的信函，于是她打开信读了起来。

亲爱的先生：

作为你的亲戚，也由于我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我对您目前的不幸表示同情。我相信，这种悲苦的根源，是一个短期内不可更改的事实。与此丑闻相比，您女儿不如一死。此事之所以更糟，一方面是由于你们家教不严，另外还有她的天性恶劣。因此，无论是我们夫妻，还是凯瑟琳夫人及女儿，都十分同情您。大家一致认为，这种愚蠢的举动，会损害您其他女儿们的前途。试想，谁愿意与这样的家庭联姻？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去年十一月份的某件事情，心中顿感庆幸。

如果事情是另外一种结果，我将不得不分担您的遗憾和耻辱。让我奉劝您一句，亲爱的先生，永远甩掉你那不值得一顾的后代，让她自食恶果吧！（下略）

本纳特先生终于放弃了寻找女儿的希望，接受了嘉德纳先生的劝告，准备回家了。有什么可取的措施，将由嘉德纳先生去进行。本纳特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并不那么满意。

“什么！把丽蒂亚丢下，他就回家了？谁去找韦翰算账，谁去逼他跟丽蒂亚成婚，如果他一走了之的话。”

嘉德纳太太也希望回家去了，她和孩子乘着接本纳特先生的马车，离开了朗伯恩。

本纳特先生回到家里，神色恰如平时一样平静。他像以往般沉默寡言，闭口不提这趟出门的事情。过了一阵，女儿们才开始问他。

下午喝茶的时候，本纳特先生才来到家人中间，伊丽莎白大着胆子提起了这个话题，为了回报她的同情，他说道：

“不用再说了，谁该受罪？当然是我！我这叫自作自受。”

沉默了片刻，他说：

“伊丽莎白，我不怪你，五月份你对我的劝告是对的。”

简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她来给母亲送茶。

“这倒挺气派，对我合适极了。哪天我也学学看。我坐在书房里，变着花样给人找麻烦——也许，得等吉蒂私奔了以后再说。”

“爸，我可不准备私奔，”吉蒂用不满意的声调说，“如

果我去布莱顿，我会比丽蒂亚的表现好得多。”

“你去布莱顿！比这近的地方我都信不着你，打五十镑的赌我都不敢！不会的，吉蒂，至少我学会谨慎点了，你会领教到的。我将再不许军官踏入这所房子，再不许他们经过这个村庄。除非你姐姐陪着，绝对禁止参加舞会，直到你学会每天规规矩矩地呆上十分钟，不许迈出家门一步。”

吉蒂对这种威胁信以为真，开始大哭起来。

“好啦，好啦，”父亲心软下来，“别跟自己过不去了。如果你在今后的十年里做个好姑娘，十年后，我带你去看阅兵式。”

## 嘉德纳先生的来信

本纳特先生回来两天了。伊丽莎白和简正在房后的园子里散步，管家朝着她们走来。

“请原谅我打扰您，小姐，”她对简说，“但愿您收到城里的好消息了，所以我大胆来问一句。”

“你说什么呢？城里的消息我们一无所知。”

“我的小姐，”管家说，“半小时以前，来了一封从嘉德纳先生那儿来的快信。你们知道吗？”

姑娘们冲到书房。父亲不在那里。她们刚要去母亲的卧室，一个男仆告诉她们：

“小姐，如果你们是在找先生，他刚刚去小树林了。”

她们飞快地冲出屋门。简不如伊丽莎白轻盈，很快落在了后边，而伊丽莎白追上父亲时也接不上气了，她气喘吁吁地大声说：

“噢，爸，有什么消息？好的还是坏的？”

“能指望有什么好消息？”父亲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不过，也许你们喜欢读一读。”

伊丽莎白迫不及待地父亲手中接过信，简刚好赶上来。

“大声读。”父亲说。

亲爱的妹夫：

我终于可以给你一些消息了。我已经发现了外甥女和那个年轻人，他们既没有结婚，我也没看出他们有任何这



方面的打算。不过，如果你肯兑现某种许诺，这些许诺我不得不用你的名义，那么，他们不久便可以结婚了。有必要做的是，第一，法律规定，在您和妹妹过世后，所有女儿平等享受五千英镑的遗产。你要用五分之一安顿你这个女儿。此外，你要同意，在你的有生之年，每年给她一百英镑。韦翰先生的经济状况并不像人们估计的那么无望，我高兴地说，即使还清所欠债务，他仍有一些钱供外甥女享用。你没必要来城里，我会将起草协议的全部细节告诉你的律师。请尽快给我你的答复。我们认为，最好让外甥女从这所房子里出嫁，希望你能同意。

爱德华·嘉德纳  
八月一日，星期一  
于格瑞斯教堂街

“你写回信了吗？”

“我讨厌回这封信，又必须回。”

说着，他调过头，同她们一起往回走。

“我能问问吗？”伊丽莎白说，“我想，是不是一定要同意那些条件？”

“同意？他的要求这么少，我只是感到过意不去。”

“他们必须结婚，再说他又是那种人！”

“是，是的，现在别无选择。可是有两件事我很想知道。第一，办这件事，你舅舅到底用了多少钱；第二，我怎么还他这两笔钱。”

“钱！我舅舅！”简大叫，“你这是什么意思，父亲？”

“我是说，没有一个头脑清楚的人，肯为这么可怜的企

图同丽蒂亚结婚，我活着每年一百镑，死了也就五百镑。”

“这倒是真的，”伊丽莎白说，“我以前没有想到。他的债还清了，还有剩余！噢，这一定是舅舅干的？慷慨善良的人！这会花很多钱哪。”

“是啊。少于一万镑如果韦翰肯同丽蒂亚结婚，他都是大傻瓜。”

“一万镑！就是一半，我们也还不起呀。”

本纳特先生没有回答，径直回书房写信去了。

“这么说，他们真要结婚了！”一剩下她们俩，伊丽莎白便活跃起来。“真不可思议！尽管他们的幸福微乎其微，尽管韦翰的品行不值一提，可我们还是得感到庆幸！噢，丽蒂亚！”

此时，姑娘们突然想起，母亲很可能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因此，她们去征求父亲的同意。他正在写信，头也没抬地冷冷答道：

“随你们便吧。”

“我们可以让妈看舅舅的信吗？”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别呆在这儿。”

她们又简单说了一下是好消息，便大声地将信读给母亲听。本纳特太太简直难以自制，只听了几句，便喜形于色。她不为女儿幸福而担忧，也不为她的不轨行为而羞愧。

“这真是太好了！”本纳特太太说，“她十六岁就要结婚了！我多想看看她，还有可爱的韦翰！可是衣服，结婚的衣服！我要直接写信给嫂子说这件事。拉铃，吉蒂，叫仆人来。我要马上穿衣服。穿上衣服我就去莫利特，把这好消息告诉菲利普妹妹。等我回来以后，我可以去看卢卡斯夫人和隆格太太。”

## 伊丽莎白的懊悔

在这以前，本纳特先生常常希望，不要用光全部收入，每年省下一些给孩子们。

如果她们的母亲比自己更长寿，她的衣食也好有个着落。

此刻，这种愿望比以往更为强烈。

假如他在这件事上尽了责任，丽蒂亚现在想挽回面子，也不必依靠舅舅了。

当初本纳特先生结婚的时候，积蓄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想当然地会有一个儿子。作为财产继承人，他们的儿子便可以打破外人继承权，他们的财产便可以任意支配，遗孀及其他儿女也就衣食不愁了。

五个女儿，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可儿子始终没有出现。

夫妻最终断了念头，可积蓄已经太迟了。

本纳特太太天生花钱无度，幸而丈夫喜欢自作主张，才不至于使他们入不敷出。

老夫妇的婚约上写明，本纳特太太及子女共同享用五千镑的遗产，而每个孩子得到的多寡，要由父母的意志来定。

至少，关于丽蒂亚的这一部分，现在必须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本纳特先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大舅子的提议。

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丽蒂亚问题的处理上，他竟这么省事。

每年给这对年轻夫妻一百镑，他的损失几乎到不了十镑。因为，丽蒂亚住在家里的费用，她的零花钱，她母亲没完没了贴给她的钱，和这个数相差无几。

自从伊丽莎白意识到，丽蒂亚成婚便掩盖了她婚前的过失，也遮住了那些局外人的耳目，她便非常遗憾。

遗憾在于，她在慌乱的时候，把对妹妹的担心告诉了达西。

她相信他不会泄露秘密，但同时，她却深深懊悔和羞愧，让他知道了她们的家丑。

伊丽莎白确信，这一打击，将使达西取悦自己的意愿毁于一旦。

现在，她与达西清白的名誉无缘份了，可她却有些嫉妒他；她几乎没什么希望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可她却很想；她好像再不可能碰到他了，可她却完全可以肯定，同他一起是会幸福的。

伊丽莎白常想，四个月前，她曾那么轻蔑地拒绝过他，如今，却会喜悦而又感激地接受他的求婚，如果达西仅仅知道这一点，就够他得意的了。

现在她开始意识到，无论从品格和能力上说，达西都是最适合她的男人。

这是一项对双方都有裨益的组合：她的从容活泼，会将达西陶冶得心境柔和，谈吐飘逸；达西的阅历和博学，会使她更加眼界开阔。

## 丽蒂亚结婚了

妹妹的婚期就要到了。简和伊丽莎白非常温和地恳求父亲，婚后朗伯恩要接纳她及她的丈夫。父亲最终被说服了，答应照她们说的去做。结婚后不久，韦翰将被调到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兵团，在那儿开始他新的人生。

他们来了。全家在餐室迎候他们。当马车在门口停下的时候，本纳特太太笑容满面。她的丈夫看上去很严肃，而女儿们惶惑而紧张。

丽蒂亚的声音响彻大厅。屋门突然间被打开。母亲冲过去，亲吻女儿，兴奋地欢迎她，对她身后的韦翰报以慈爱的微笑。

父亲的态度可不那么情愿。他板着脸，嘴唇几乎很少张开。说实话，这对夫妇满不在乎的样子已经足够激怒他了。伊丽莎白觉得恶心，简感到震惊。丽蒂亚依旧是丽蒂亚，放荡不羁，寡廉鲜耻，性情粗野，不知天高地厚。韦翰笑容可掬，从容有礼。丽蒂亚同母亲聊起来：

“一想都有三个月了，”丽蒂亚大声说，“自从出走以后，我真的没想到会在我回来前结婚，虽然我觉得真结婚也挺好玩的。”

父亲瞪起了眼睛，伊丽莎白开始用眼睛暗示妹妹，可她依然欢天喜地地往下说，“噢，妈妈，莫利特里的人知不知道我结婚了？我还怕他们不知道呢！来的路上，我把手

摆在马车的窗框上，好让他们看见我的结婚戒指。”

到餐厅的时候，丽蒂亚迫不及待地走到母亲右边，对大姐说，“嘿，简，现在我要取代你了。你必须向下排，因为我是结过婚的女人。”

“好啦，妈妈，”吃过饭，丽蒂亚说，“你觉得我丈夫怎么样？他难道不是个迷人的男人吗？我敢说，我姐姐都在嫉妒我呢。我只希望她们能有一半我的运气。她们都应该去布莱恩。这是找丈夫的好地方。或者，你们都到北方来找我们。我保证那儿会有不少舞会，我负责给姐姐找舞伴。当你们离开的时候，你们身后会跟上一两个。我敢担保，冬天结束以前，我会给她们找到丈夫的。”

“多谢你的关怀，”伊丽莎白说，“不过，我尤其欣赏不了你的择婿方式。”韦翰对丽蒂亚的爱，正如伊丽莎白所预料的那样，远不及丽蒂亚爱他。她想，他们之所以私奔，在丽蒂亚方面，主要是爱慕所致；在韦翰方面，逃避债务则是主要原因，当然有个伴儿他是绝对不会拒绝的。

丽蒂亚对韦翰爱得要命，在任何场合，他都是她亲爱的韦翰。没有人能同他相比。在这个世界上，他做的事总是最好的。

他们刚到不久的一天早晨，丽蒂亚同两个姐姐坐在一起，她对伊丽莎白说：

“丽蒂，我从来没向你说起过的我的婚礼，我谈论别人的时候，你总不在场。你就不想知道，它是如何安排的吗？”

“不，真的，”伊丽莎白回答说，“我认为这事儿没有什么好说的。”

“噢！你这人也太怪了！可我必须告诉你，这是如何发

生的。是啊，这天终于到来了，我是那么兴奋！可我又非常担心，你知道，我多担心会有什么事把这件事耽误了。当我梳妆打扮的时候，舅妈就像教堂的牧师，唠唠叨叨，教诲个没完。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正想着，我亲爱的韦翰是不是会穿那件蓝外套去结婚。啊，正当马车到门口的时候，舅舅因公务被叫走了。这可把我吓坏了，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因为，舅舅在婚礼中恰是父亲要扮演的角色，要把我带去。如果我们迟到，婚就结不成了。后来，我记得，婚礼并不必推迟，因为达西先生代替了他的位置。”

“达西先生！”伊丽莎白大吃一惊。

“噢，是的！你知道，他是和韦翰一起去的。可是，天哪！我全给忘了！我老实地答应过不提的。这是个秘密。”

“既然这样，”尽管伊丽莎白一下子好奇起来，却还是说，“我们不会再问你的。”

“多多感谢，”丽蒂亚说，“如果你问，我当然会全告诉你了，那韦翰也该气死了。”

丽蒂亚以这种方式来鼓励提问，伊丽莎白不得不了一走了之，表示自己没有兴趣。

然而，这件事不打听是不可能的。伊丽莎白匆匆地抓过一张纸，给舅妈写了封短信。她说，如果不致破坏信誉的话，要求舅妈对此事做个解释。

## 舅妈的回信

伊丽莎白如愿以偿，她立刻收到了回信。

亲爱的外甥女：

我刚刚收到你的来信，不得不承认，对你的询问我感到愕然。别以为是我生气，我只是说，我很难想象，你竟会提出这些问题。你舅舅的吃惊程度并不亚于我，我们都认为，达西之所以插手此事，是因为它与你有关。如果你当真一无所知，我当然会向你解释。

就在我从朗伯恩回到家的同一天，达西十分意外地来看你舅舅，两人密谈了几个小时。他告诉你舅舅，他已经发现了你妹妹和韦翰在哪儿，并且同他们谈过了。依我看来，他比我们晚一天离开了德比郡，到城里主要为寻找他们。他冠冕堂皇地解释了他所以干预此事的原因，说他觉得应对这件事负责任，因为，去年在莫利特的时候，他没有揭穿韦翰的卑鄙。他谴责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太清高了。

好像有一个女人，曾经是达西小姐的家庭教师，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被解雇了，他没提是什么原因。她后来在伦敦租了一座房子，靠房租过活。因为知道她同韦翰关系很好，于是达西去找她，费了不少劲儿要到了他们的地址。起初，他试图说服丽蒂亚，摆脱目



前不光彩的处境，回到家人朋友那里去。后来他发现，她是死心踏地坚持自己，她相信，韦翰迟早要同她结婚的，她并不在乎什么时候。可是很明显，那位先生并没有这种打算。他仍然希望在其他地方，靠一门好婚姻搞到一笔财产。无论如何，后来的一张协议书，使双方都满意了。

我们的客人，达西先生，反对嘉德纳先生尽任何义务。嘉德纳先生什么也没做，尽管我敢肯定，他已经准备承担所有的一切。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曾争论了很长时间，但最终，你舅舅不得不妥协了。韦翰的债被全部清还，余下的几千镑用来安置你妹妹。还在军队里给他买了个好差使。

也许，达西先生所说的他之所以这样慷慨的原因，有一部分是真的。但无论多么动听，我亲爱的伊丽莎白，你应该知道，如果我们不相信他在这件事上有其他兴趣，你舅舅是不会让步的。假如我借此机会说我多么喜欢他，你会不会生气呢？他的谈吐，他的见识，我都很欣赏，他缺乏的是一点点活泼，倘若他同合适的人结婚，那么，他的妻子会教给他的。我觉得他很神秘，他几乎没有提过你的名字，不过神秘好像是很时髦呢！请原谅我，如果我说得太多，至少不要用禁止我去彭伯里来惩罚我。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孩子们闹着要有半个小时了。

爱你的舅妈  
M·嘉德纳  
九月六日

于格瑞斯教堂街

这封信使伊丽莎白心旌摇曳。达西为一个他无疑是轻蔑的女人，以及一个他根本不想见到的男人做了一切！她的心灵轻轻地向她低语，这都是为了她。噢，伊丽莎白从心底里后悔，她曾经那么不友善地对待他！她感到惭愧和渺小，却为他而骄傲。

## 宾格莱回到尼尔菲庄园

新婚夫妇离家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本纳特太太不得不忍分离之痛。

“常写信给我，我亲爱的丽蒂亚。”她哭起来了。

“我尽量吧，只是已婚的女人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写信的。姐姐应该写信给我。她们又没有其他事可做。”

韦翰先生的告别比起妻子倒更有人情味，他笑着，看上去很迷人，嘴里许多动听的语言。

他一走出房间，本纳特先生便有些苦涩地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人，他笑得那么甜，又会取悦大家，我很为他骄傲。就是威廉·卢卡斯也未必能找到一个比他更体面的女婿来。”

失去女儿，使本纳特太太郁闷了几几天，可后来她得了一则新闻，无聊的心境便很快地缓和下来。尼尔菲庄园的管家接到了主人的命令，要为他归来做好准备。

对尼尔菲庄园主的到来，简禁不住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羞涩，伊丽莎白明明白白地看出了这件事对姐姐的影响。

“我已经开始对他的到来感到非常的难堪，”几天后，简对伊丽莎白说，“这事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我见到他可以无所谓，可我受不了没完没了地谈论他。我知道妈妈是好意，但她不知道，她说的话多伤我。”

宾格莱先生来了。

简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子旁，而伊丽莎白为了让母亲高兴，向窗前走去。

她一眼望去，只见达西也和宾格莱在一起，便退回身，在姐姐身旁坐下。

“有个绅士和宾格莱先生在一起，妈妈，”吉蒂说。“好像是那个高高的、自以为是的男人，他以前总陪着宾格莱——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噢，天哪！达西！嗯，我不得不说，我讨厌见到他。”

伊丽莎白和简都很不自在。他来朗伯恩，希望重新见到她，使她吃惊，恰如第一次在德比郡遇到他，发现他改变了一样。伊丽莎白的脸色，曾有半分钟变得苍白，现在恢复了血色，而且变得更娇艳了。一想到他的爱慕和希冀依然如故，便不由露出了愉快的微笑，眼睛也放着光彩。

她坐下来忙着手里的活计，借以掩饰心中的激动。简则比平时更苍白了。当先生们出现的时候，她十分冷静地接待了他们。伊丽莎白开口很少，打过招呼便坐下干自己的活儿了。她大着胆子瞥了达西一眼，他的样子依旧那么严肃。

宾格莱既高兴又慌张。本纳特太太对宾格莱热情得要命，弄得两个大女儿都感到脸红。特别是，当这种热情同对达西的冷淡形成鲜明对照的时候。伊丽莎白清楚，达西为母亲拯救了亲爱女儿的名誉，她是欠着他的，因此心中更加难过。

达西几乎没同她说话。他没挨着她坐，也许，这就是他沉默的原因。有时，她很难抵抗自己的好奇，便抬眼朝他的脸望去。她发现，他竟很少注视自己，却常望着简。她是那么失望，又为自己这种情绪而分外气恼。

这时，本纳特太太正在兴致勃勃同宾格莱谈论丽蒂亚的婚事，忙着接受他的祝贺。

“当然了，有个女儿出嫁是件高兴的事，”本纳特太太继续说，“可同时，让人把她从我这儿带走可真让我心痛。你知道，她丈夫调到其他兵团去了。感谢上帝，他还有几个朋友，尽管，也许还应该多一些。”

伊丽莎白知道这话是直接冲着达西说的，心中因羞愧而隐隐作痛。还好，这种心情很快被冲淡了。她看见，姐姐的美貌正在重新赢得昔日情人的爱慕之心。

当先生们起身告辞的时候，主人邀请他们这两天到朗伯恩吃晚饭。

## 简的欣喜

他们一走，伊丽莎白便走到院子里，她想清醒清醒。

“他到底为什么来呢？难道就是为了一言不发，做个一本正经的样子呢？如果他怕我，为什么还来这儿？如果他再也不在乎我，为什么不说话呢？”

姐姐向她走过来，脸上带着欣喜的微笑。

“现在，”简说，“初次见面算是过了，我觉得轻松极了。我很高兴他星期二能来吃饭，这样人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关系，不过是无所谓的普通朋友。”

“好一个无所谓，”伊丽莎白笑着说，“我看你很危险，你会让他像以前那么爱你呢！”

在朗伯恩盛大的聚会上，她们再一次见到了那两位先生。他们一走进餐厅，伊丽莎白便急切地注视着宾格莱，看他是不是有心回到他以往常坐的老地方去，这地方属于他，紧挨着姐姐。兴高采烈的母亲也打着同样的主意，故意不请宾格莱到自己身边来。他好像有些犹豫，恰好简左右环顾，又莞尔一笑，这事才算有了结果，他挨着她坐下了。

伊丽莎白以胜利者的眼光向宾格莱的朋友望去。他若无其事，掩饰得很好，要不是她看见宾格莱惊喜参半地朝达西看了一眼，她真以为，宾格莱的这份快乐是经过达西批准的呢。

达西挨着母亲。伊丽莎白知道，这对于双方都将是多么不快。

她多希望这个夜晚能给她一些机会，让自己和达西在一起。她焦急而不安地等在起居室里，时光过得又单调，又无聊。

先生们终于进来了，可是，噢！女人们在桌子旁挨得那么近。伊丽莎白冲着咖啡，她身边竟连放一张椅子的地方也没有。达西向屋子的另一边走去。

她有些高兴起来。趁着他送咖啡杯的机会，伊丽莎白问起了他的妹妹。他回答了她的问題，然后默默地在她身边站了一会儿。

茶被端走了，牌局取而代之。在不同的游戏中，他们彼此坐得远远的，伊丽莎白觉得乏味极了。

## 宾格莱向简的父亲提亲

几天以后，宾格莱先生再次登门。

他是独自来的，他的朋友那天早晨去了伦敦，不过，十天之内便可以赶回来。

宾格莱同大家坐了一个多小时，始终都是高高兴兴的样子。

本纳特太太留他吃晚饭，他很后悔已经另有了约会。

无论如何，他欣然接受了第二天在朗伯恩吃饭的邀请。

他来了，来得那么早，姑娘还都没有打扮起来。

晚上，让简和宾格莱单独在一起，重新变成了让人焦虑的事情。

用过茶点以后，本纳特先生去书房了，玛丽回到楼上去弹琴。

两个障碍就这样去除了。

本纳特太太坐在那儿冲伊丽莎白和凯瑟琳不断地使眼色，可什么用也没有。

伊丽莎白没注意她，而吉蒂注意到母亲眼神的时候，竟大惊小怪地说：“什么事儿，妈妈？你老冲我眨眼睛干什么？要我做什么？”

“没什么，孩子，没什么呀。我没有冲你眨眼啊。”

过了五分钟，她突然站起身对吉蒂说：“到这儿来，我的宝贝儿，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说着，把吉蒂拖出了屋子。

简向伊丽莎白看了一眼，求她继续留下来。

可是，过了一会儿门被打开，母亲从半开的门向伊丽莎白示意她有事找她，伊丽莎白只得走出去。

母亲说要女儿上楼来坐，当她一从视线中消失，伊丽莎白便返回屋里。

第二天早晨，宾格莱陪本纳特先生去打猎，晚上便一起回来吃晚饭。

饭后，伊丽莎白有封信要写，想其他人一定会坐下来打牌，于是独自回卧房去了。

当她回到客厅的时候才发现，母亲将一切都策划好了。

姐姐和宾格莱双双坐在壁炉旁亲热地交谈着。

听见响声，他们回过头，然后匆匆把身子分开。

伊丽莎白窘得想立刻走开。

这时，宾格莱伏在简耳边说了点什么，然后跑出去了。

简告诉伊丽莎白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伊丽莎白诚心而欣喜地向她表示祝贺。

然后，简便去找母亲。

几分钟以后宾格莱回来了，他同本纳特先生的交谈很简短，但很成功。

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格外欢乐的夜晚。幸福使简越发显得美丽动人，吉蒂也喜笑颜开，盼望尽快轮到自己；本纳特太太只嫌没有足够的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本纳特先生虽然晚饭时分才来热闹一下，可只要听听他说话的声音，看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心里有多高兴。

他在宾格莱面前只字不提女儿的亲事，宾格莱走了，他才对女儿说：

“简，恭喜你，你将是非常幸福的女人。”

简立刻走到父亲面前，亲吻他，感谢他的一片爱心。

“你是个好姑娘，”他接下去说，“我不怀疑你们会相处得很好。不过你们俩要遇事迁就，结果什么事都拿不定主意；都那么轻信，到头来每个仆人都欺骗你们；都那么慷慨，最后总是入不敷出。”

“入不敷出！”本纳特太太大叫起来，“我亲爱的本纳特先生，你说什么呢？为什么会入不敷出，他每年四、五万镑收入，好像还要多呢！”然后又对女儿说，“噢，我亲爱的，亲爱的简，我太高兴了！我肯定，你今天晚上绝对睡不着了。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白长那么漂亮的。噢，他是我们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

## 凯瑟琳夫人突然来访

一星期后的一个早晨，一辆马车突然出现在房子前面。一对情人立刻逃到了院子里，剩下的人都在猜来人是谁。门被猛地推开，凯瑟琳·德·包尔夫人出现在门口。

她怒气冲冲，对伊丽莎白的问候只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然后一句话不说地坐了下来。

默默地坐了片刻，她生硬地对伊丽莎白说：

“我希望你很好，本纳特小姐。那个女人，我猜是你母亲吧？”

伊丽莎白说：“是的。”

“还有那个，我想是你的一个姐妹吧？”

“是的，夫人，”本纳特太太回答说，她还向包夫人提起了宾格莱的名字。宾格莱对包夫人的来访深感荣幸。

“你在这儿有个小庄园，”夫人沉吟了一会儿说，“夏天，这间客厅晚上用太不方便了，窗户全都向西开的。”

本纳特太太告诉她，他们晚饭后是从不在这里呆的，然后又补充说：“我可不可以大胆问问夫人，柯林斯先生和夫人都好么？”

“是的，非常好！”

本纳特太太十分客气地请求包夫人喝些饮料，但是被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她站起身对伊丽莎白说：

“本纳特小姐，如果你愿意陪我在院子里走一走，我将

非常高兴。”，伊丽莎白顺从地陪她向院子走去。

两人默默地走向小树林。伊丽莎白并不打算找话说，特别是此时此刻，这个女人比平时更粗暴，更难相处的时候。

一进小树林，凯瑟琳夫人便开始说：

“本纳特小姐，弄明白我这次来访的目的对你来说并不困难。你的心、你的良知一定会告诉你，我为什么来。”

伊丽莎白吃惊地望着她。

“本纳特小姐，”夫人继续用愤愤的语调说，“你应该知道，像我这种地位的人，是容不得别人拿我开心的。两天前，我听说一个惊人的消息：你就要和我外甥结婚了，我的亲外甥。尽管我知道，这一定是无稽的流言，但我还是立刻决定到这儿来，好让你知道我的感情。”

“如果你相信，这事儿是不可能的，”伊丽莎白的脸由于意外和轻蔑变得通红，她说，“我弄不懂，你为什么不辞辛苦跑这么远。”

“我一定要搞清楚，我外甥到底向你求过婚没有？”

“我已经说过这事儿不可能。”

“本纳特小姐，你知不知道我是谁？让我直说了吧，达西先生跟我女儿订过婚。现在你有什么好说的？”

“就这些吗？如果真是这样，你没有理由猜测他向我求婚。”

凯瑟琳夫人犹豫了一下说：

“他们的订婚形式很特别。从小他们就是未婚夫妻。这是达西母亲的愿望，也是我的。难道你不尊重他亲戚的愿望吗？”

“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假如达西愿意，他不能另

有选择吗？如果这个选择是我，为什么我不能接受他呢？”

“不要打断我，安静地听着。我看见那边儿有张椅子，我们坐来说。我的女儿和外甥是天生的一对。他们的出身和财产都是高贵的。什么能分开他们？一个没有地位、没有财产的女人的野心吗？”

“你的外甥是绅士，而我是绅士的女儿。”

“可你的母亲是什么？你的舅舅和你的姨妈又是什么？难道你以为我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吗？”

“如果你的外甥能接受他们，”伊丽莎白回答，“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告诉我，你是不是和他订婚了？”

伊丽莎白只好说：“没有，”凯瑟琳夫人这才高兴起来。

“你会不会答应，永远不和我外甥订婚？”

“我不会做任何许诺。”

“本纳特小姐，我很受打击，关于你小妹妹的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难道这样一个女孩儿要做我外甥的妹妹吗？难道他父亲下人的儿子也要做他的兄弟吗？”

“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你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侮辱我。我不得不请求你，准许我回到屋里去。”

她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凯瑟琳夫人也愤然地站起身，一边走，一边继续说着、威胁着。走到马车边她突然转过身补充道：

“我没有必要同你说再见，本纳特小姐。我也没必要同你母亲打招呼了。你们根本不配这种礼遇，我今天很不满意。”

伊丽莎白没有说话，默默地走进了屋里。母亲急切地走过来问：“她有什么特殊的话要说吗，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不得不编出几句假话搪塞母亲。

## 本纳特收到柯林斯的来信

这次特殊的来访一时困扰着伊丽莎白，她对凯瑟琳夫人的这种干涉十分反感，因为她无从知道，凯瑟琳夫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她的外甥。

“如果几天之内他的朋友只消收到他不回来的一个借口，”伊丽莎白想，“我对他感情的可靠性便不抱幻想了。”

第二天清早，伊丽莎白下楼碰见了父亲，他手里拿着一封信。

“伊丽莎白，”他说，“我正在找你，到我的房间来一下。”

她随父亲走进书房，父亲说：

“早晨，我收到了一封关于你的来信，真是吃了一惊。我不知道，我有两个女儿都要出嫁了，为了一个重要的请求，我祝贺你。”

伊丽莎白立刻变得脸色绯红。她相信，这信一定是那个外甥，而不是那位姨妈的。父亲继续说道：

“你还不好意思呢，可我敢说，你猜不出你的追求者是谁。这封信是柯林斯来的。”

“柯林斯来的！他能说什么？”

“他一开始先向简道喜。然后又说：‘你的女儿伊丽莎白，据猜测，也将要改姓了。所选伴侣有幸是个家势雄厚、门第高贵而又权威显赫的人。抛开所有这些诱惑，让我奉

劝表妹和您接受这位绅士请求的时候，要慎重考虑其中的风险。’伊丽莎白，你想没想出来，谁是所谓的绅士？现在马上就要读到了。‘他的姨妈，凯瑟琳·德·包尔夫人，对这门婚姻不以为然。’你看，达西先生就是所说的追求者！丽蒂，读到这儿我想我是让你吃了一惊！柯林斯怎么不捡个沾点边儿的人？达西先生也许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你！”

伊丽莎白很愿意为父亲的幽默笑上一笑，然而她笑得很勉强。对她来说，父亲的玩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聊。

“你不觉得好笑吗？”

“噢，是的！请读下去。”

“他继续说：‘我认为，立刻将这些告知我的表妹是我的责任，这样，也许她和她的追求者才不至过于轻率。’在这后面他又补充说，‘我真是很高兴表妹丽蒂亚可悲的行为能遮掩得如此之好，同时极其吃惊地听说，你竟在自己的房子里接纳了这对年轻人。你当然应该宽恕他们，但永远不该见到他们，或允许人们提起他们。’这就是他所谓的宽恕。可是伊丽莎白，你好像不喜欢听，你在避免受到流言的侮辱，我希望是这样。可人生在世为了什么，假如不是为了让人们取笑我们，或我们反过来取笑他们的话。”

“我是觉得非常可笑！不过，这简直不可思议！”

“就是嘛！如果他们眼睛盯上的是其他男人，倒也无所谓。可是达西对你根本没有兴趣，你又那么讨厌他，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对了，丽蒂，这件事凯瑟琳夫人说什么？她是不是特意来表示反对的？”

伊丽莎白只是一笑，她情愿哭。父亲说达西对她没有兴趣，这叫她非常伤心。

## 伊丽莎白与达西谈心

伊丽莎白曾经猜想，宾格莱会收到一封她好朋友的来信，上面写着自己不能回尼尔菲的借口。可几天后宾格莱没有带信来，倒把人带来了。两位绅士到得很早，宾格莱提议大家去散步。本纳特太太没有散步的习惯，玛丽又不愿意虚度光阴，于是剩下了一行五人。宾格莱和简很快让大家走在了前面，伊丽莎白、吉蒂和达西互相关照着。

吉蒂想去探望卢卡斯一家，当她丢下同伴的时候，伊丽莎白大胆地同达西单独走在一起。她在默默地做一个困难的决定，达西也许同样如此。此刻，是她行动的时候了，于是她说：

“达西先生，我是个非常自私的人，为了自己的感情得到解脱，也顾不得会怎样伤害你的感情了，我再也不能不感谢你对我可怜的妹妹的非同寻常的关怀了。”

“我很抱歉”，达西用惊异而又深沉的声音说，“这件事让你知道，如果误会的话，你会很不舒服。”

“不要责怪我舅妈。丽蒂亚的无知最先暴露了这件事，当然，在弄清这件事的全部细节之前，我也不会罢休。让我以我们全家的名义，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如果你真要谢我，”他回答说，“只为你自己一个人谢好了。你们家里的人不欠我什么。我这样尊重他们，只是想到了你。”



伊丽莎白慌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过了一会儿，她的同伴又补充说：“如果你的感情依旧如去年四月一样，请立刻告诉我。我的爱和希望始终如一，但是，如果你说一句话，我再不会重提这件事了。”

此刻，伊丽莎白不得不向他表明心迹，让他明白，自从那段时期到现在，她的感情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她很感激，并且非常乐于接受他的这番好意。听到这些话所产生的幸福和喜悦是达西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像所有热恋着的情人一样，无比热烈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

他们漫无目标地向前走着，有太多的东西要思考、要回味、要表达。周围的一切已经不复存在。达西告诉她，今天他们的彼此相知，应归功于姨妈——凯瑟琳夫人。她曾去看过达西，向他描述朗伯恩之行和与伊丽莎白的谈话，结果适得其反。

“她叫我看到了希望。你性情直率，如果你坚决并且始终否定我，你会坦然而毫不隐讳地对凯瑟琳夫人承认这一点。”

伊丽莎白面颊绯红，“是啊，我说话是喜欢开诚布公的，你也相信我能够做得出来。既然我已经当面批评你让你难堪，在你的亲戚面前批评你，就更不会犹豫了。”

“说我什么，不都是我活该吗？尽管你的起诉并不公正，可那时我对你的做法也是不能原谅的。在我的人生中，我一直很自私。我是家门中的独子，不幸被父母宠坏了。尽管他们人很好，但他们却鼓励我为人高傲，蔑视世间的一切。我就是这样一种人，也许以后也会是，不过不是对你，我最亲爱的伊丽莎白！你给了我一个教训，开始确实很残酷，但受益匪浅。你使我懂得了，要取悦一个值得取

悦的女子，我的那些财产所有权是多么无能为力。”

“我很怕问你，我们在彭伯里相遇的时候，你是怎么想我的。你有没有责备我去那儿？”

“没有，真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只是很意外。”

“我承认，我并没指望会得到款待。”

“当时，我的目的，”达西回答，“是尽可能地让你知道我对你并无恶意。我想让你看到，我正在改掉我的缺点，以此得到你的原谅，改善你对我的恶劣印象。”

悠然地走出数里路他们看了看表，发现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宾格莱和简到哪儿去了呢？想到这儿，他们又谈到了这对情人。达西为他们能够订婚感到高兴。

“我一定要问问你，你是不是对此很意外呢？”伊丽莎白说。

“一点儿不。”

“这就是说，你已经表示同意了。”

达西为此申辩，伊丽莎白却认定，就是这么回事。

“我离开的时候，向宾格莱做了坦白，我认为我给他的劝告是不对的，猜测你姐姐对他无所谓是我的判断失误。”

“你的结论出于你自己的判断，还是听我去年春天对你说的呢？”

“是前者。最近来这里以后，我曾去过你家里两次，我很注意观察你姐姐。我觉得她确实很爱宾格莱。”

伊丽莎白想说，宾格莱是个最可爱的朋友，那么容易顺从别人，可他终于克制住自己。她记起来，达西还没有学会同人打趣，学起来也还嫌太早。

## 伊丽莎白的父亲

“亲爱的伊丽莎白，你们溜到哪儿去了？”伊丽莎白一走进屋里，简就问开了；当他们在桌旁坐下时，全家人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她不得不说，他们走着走着就迷了路。说话的时候，她的脸通红，只是没有任何人怀疑。

这一晚过得那么平静。喜形于色不是达西的天性，而伊丽莎白正在思考着，如果自己的家人知道这件事，他们将会作何感想。

夜幕降临，她向简敞开了心扉。

“你开什么玩笑，伊丽莎白，跟达西先生订婚！不，你别骗我了。我知道，这根本不可能。”

“可是，这是真的，我非常认真，我说的全是事实。”

“噢，伊丽莎白，我知道你多讨厌他。”

“把那些都忘了吧。也许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爱他。”

“可是，你能不能肯定你同他在一起能得到幸福？”

“毫无疑问。你高兴吗，简？”

“非常非常高兴。没有什么事能让我和宾格莱这么高兴了。噢，丽蒂，你真的觉得你应该这样做吗？”

“如果我把事情都告诉你，恐怕你还嫌我做得不够呢！”

“这话是什么意思？”

“呃——，我必须承认，同宾格莱相比，我更爱达西。恐怕你要生气了吧。”

“我的好妹妹，现在认真点儿。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爱他有多久了？”

“我想，是在彭伯里看到他美丽的花园时开始的。”

她终于让简相信她是出于真心。

“噢，天哪！”第二天早晨本纳特太太在窗口叫道，“那讨厌的达西又和我们的宾格莱一起来了！他怎么这么烦人？伊丽莎白，你还得陪他出去一趟，这样他就碍不着宾格莱的事儿了。”

对这个如此方便的提议，伊丽莎白差点乐出声了。不过，她也顶讨厌妈妈用这种态度说达西。

一进门，宾格莱意味深长地看着伊丽莎白，热情地和她握了握手，准确无误地把自己的意思暗示给对方以后，他大声对本纳特太太说：“这儿还有没有其他小路，能让伊丽莎白今天再迷一次路？”

“我建议达西先生，还有伊丽莎白和吉蒂，”本纳特太太说，“今天早晨到粤克汉山去，这条远路很不错，达西先生从来没见过那儿的风景。”

“我敢说这路对吉蒂太远了。”宾格莱说。

吉蒂承认，她宁愿待在家里。当伊丽莎白上楼准备的时候，妈妈跟上去说：

“我真抱歉，伊丽莎白，你不得不跟那个讨厌的男人单独在一起，不过你是知道的，这都是为了简。你没必要跟他说话，除非偶尔应付应付。所以，别委屈自己。”

一路上，他们决定这天晚上征求本纳特先生的同意，准许他们两人结成伴侣。而伊丽莎白负责说服母亲。

晚上，本纳特先生一走进书房，达西便跟进门去。伊丽莎白焦虑不堪。她并不怕父亲反对，而是怕自己，这个

父亲的宠儿，会因这样的选择伤害他的心。看到达西出来时面带笑容，她的心稍稍宽了一点。达西悄悄对她说：“到你父亲那去。”她径直走进书房。

父亲正在屋里踱着步子，严肃而不安。“伊丽莎白”，他说，“你怎么搞的？是不是疯了，竟会接受这个人的求婚？你不是一直挺恨他的吗？”

伊丽莎白多希望以前对达西的看法更客观些，意见更温和些！倘若这样，如今解释起来也不至于那么尴尬了。她不知所措，只是告诉父亲，她对达西的感情有多么强烈。

“这就是说，你决定嫁给他了。不用说，他富有，你会比简有更漂亮的衣服和马车。可是这些东西能使你幸福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高傲、郁郁寡欢的人。”

“我爱他，我非常爱他”，伊丽莎白的眼睛里噙满泪水，“真的，他并不是无端的骄傲。你不了解他真正的为人。”

“伊丽莎白，”父亲说，“我已经同意了。不过，我劝你三思。我知道你的脾气，伊丽莎白，如果你不是真正尊敬你的丈夫，你是不会幸福的，我知道。孩子，别日后让我看见你对自己的丈夫不满意，叫我伤心。”

伊丽莎白一遍又一遍对父亲说，达西确实是她所爱的人，向他解释自己感情的变化过程，证明达西所具有的稳定性格，并且向父亲描述了达西所有的优秀品格。她终于打消了父亲的疑虑，使他对自已的选择投下了赞成的一票。伊丽莎白看父亲对达西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印象，便将达西为丽蒂亚所做一切告诉了父亲。

“好吧，亲爱的，当真如此，他的确配得上你。伊丽莎白，我可不能让你嫁给一个比他差的人。”

于是，他又记起了前几天读柯林斯的信时，她是多么

困惑不安。跟女儿开了一阵子玩笑，他让她走了。临走时他对伊丽莎白说：“假如有什么年轻人向玛丽和吉蒂求婚，送他们进来。我正闲着呢。”

晚上，伊丽莎白向母亲说明了自己的重要决定。这些话太出人意料了，本纳特太太坐在那儿呆呆地听着，一句话也没有。许久，许久，她方才明白她听到的是什么。她终于苏醒过来，开始坐立不安。

“噢，天哪！上天保佑！想想看！达西先生！谁会想得到！我最可爱的伊丽莎白，你会多富有，多了不起！你会有什么样的首饰，什么样的马车呀！这些简可谈不上——一点儿也谈不上。多迷人的男人！那么漂亮！那么高大！噢，我亲爱的伊丽莎白！真对不起，我以前那么不喜欢他。亲爱的，亲爱的伊丽莎白。一所城里的房子，三个出嫁的女儿！每年一万镑的收入！噢，天哪！我真不知会怎么样呢，我简直要发疯了。”

如果母亲在达西面前也是这样，这将是又一个令人不快的例证。然而，第二天的事要比伊丽莎白料想的好得多。本纳特太太对如意女婿充满敬意，竟没敢同他交谈，只是偶尔客气地打一下招呼。

伊丽莎白满意地看到父亲正在尽最大努力进一步了解达西。父亲很快告诉女儿，他对达西的印象正在不断地好起来。

## 有情人终成眷属

本纳特太太看到两个最值得骄傲的女儿出嫁的这一天，是做母亲最高兴的一天。不难猜想，以后她去探望宾格莱小姐，或是谈到达西小姐，会多么自豪。我希望我可以说，因为家庭的缘故，因为她的夙愿终于如愿以偿，使她在她的余生中成了一个很实惠的女人。尽管她依然被她的神经痛所侵扰，依然非常无知，但这倒是本纳特先生的运气了，否则他也没机会寻开心了。

本纳特很想念自己的二女儿，对她的慈爱促使他常出门看她。他喜欢去彭伯里，特别喜欢在人们想不到的时候去。

宾格莱和简在尼尔菲只住了一年。尽管宾格莱性情温和，天性善良，也尽管简充满爱心，但他们也不愿同母亲住得太近。于是，宾格莱在德比郡买下了一处房产。简和伊丽莎白彼此相距三十里路，可谓喜上加喜。

吉蒂大半的时光都是同两个姐姐度过的，因此受益不小。社交活动中来往的朋友，也比从前认识的好得多，自然有了许多进步，再不像丽蒂亚那样放荡不羁。由于摆脱了丽蒂亚的影响，她不像以前那样喜欢抱怨，也不像以前那么无知。虽然韦翰太太常邀请她去与她同住，答应带她参加舞会，介绍给她青年男子，可父亲是坚决不让去的。

玛丽是留在家里的唯一女儿，因为母亲不甘寂寞，她

不得不常常放下学习和音乐去陪她，不得不常和外界打交道。

至于丽蒂亚和韦翰，他们的性格依然如故。韦翰料定伊丽莎白一定知道了他过去的详细情况，但他泰然自若。无论是他还是丽蒂亚，都希望姐姐说服达西，多给些钱。伊丽莎白也的确常常从私囊中拿出些钱接济他们。由于伊丽莎白的缘故，达西帮助韦翰在部队里谋到了更好的职位。尽管丈夫永远不会被彭伯里所接纳，而丽蒂亚有时却到那里走动走动。至于宾格莱那儿，他们俩口子经常不客气地长住下去，即使好脾气的宾格莱也觉得难以容忍。

宾格莱小姐对达西的婚姻很气恼。可是她还想继续做彭伯里的客人，所以只好对伊丽莎白客客气气。

乔治安娜现在以彭伯里为家了，她和嫂子和睦相处，正是达西所希望看到的。乔治安娜对伊丽莎白倍加推崇，尽管开始看到她与哥哥说话时那种活泼、调皮的样子很惊诧。作为妹妹，年龄又小许多，她对哥哥的敬仰几乎取代了她的柔情。

凯瑟琳夫人对外甥的婚姻气得要命。她在一封信中曾对伊丽莎白大大地侮辱了一番，一时间断绝了彼此的友好关系。最后还是伊丽莎白说服了丈夫，平息了这场风暴。柯林斯夫妇见战火一起便匆忙搬进了卢卡斯小屋，一直呆到战火平息。

伊丽莎白和达西一直同嘉德纳夫妇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无论达西还是伊丽莎白都深深地爱着他们。这对夫妇曾把伊丽莎白带到了德比郡，促成了这段美好的姻缘，达西夫妇对他们的感激刻骨铭心。



# 魔犬之谜

(英) 阿·柯南道尔/著 王海波/改写

## 手杖的主人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有个习惯，除了整夜不眠之外，早晨起来总是很晚。这天早晨，他坐在桌旁吃早餐时，我站在壁炉前的小地毯上，拿起了头天晚上那位客人遗忘的手杖。这是根用槟榔子木做的既精致又沉重的手杖，顶端有个疙瘩。紧挨顶端下面是一圈宽约一英寸的银箍，上面刻着“赠给皇家外科医学院学士杰姆士·摩梯末，C. C. H. 的朋友们赠”，还刻着“一八八四年”。这手杖同旧式的私人医生常用的既庄重又坚固实用的手杖一样。

“华生，你是怎么看它的呢？”

我没想到福尔摩斯竟会知道我在摆弄手杖。

“你的后脑勺长着眼睛吧，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干什么呢？”

他说：“你瞧，我的眼前放着一把多么亮的镀银咖啡壶。只可惜我们对手杖的主人此行的目的不清楚，你从手杖上能看出什么吗？”

我尽力用他的推理方式想着说：“看得出摩梯末先生是一位功成名就资格较老的医学界人士，他很受人们敬重。”

“对！说得太好了！”福尔摩斯夸赞着。

“我觉得他出诊时多半是步行的，像是一位乡村医生。”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这根手杖已磕碰得挺厉害，显然他用它走了不少路。”福尔摩斯点点头。

“另外，这上面还刻着‘C. C. H. 的朋友们，’我猜想，这可能是他曾给当地一个猎人会的会员们做过外科治疗，他们赠送了这根手杖。”

“华生，你进步得真快，我不能不说，你在记录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成绩时，低估了你自己的潜力。我真的由衷地感谢你给我的支持。”福尔摩斯真诚地说。

听着他的话，我心里很是宽慰。

他从我手里拿过手杖，凝神看了几分钟，又用放大镜认真看着。

“看来挺有趣，”他笑着说，“手杖上有一两处给我们的推论提供了依据。”

“我说的完全对吗？没漏掉什么吗？”我有些自负地问。

“怎么说呢，华生，并非完全对，我看这根手杖像是一家医院送给这位医生的。他曾从一家城市医院转到乡村去行医，说不定这个礼物是在那时送给他的，那两个字头‘C. C.’是放在‘医院’一词之前的，这很自然让人联想到‘查林十字医院’。”

“看来你说的是有可能的。”

“我的看法和你不太一样，他不会是个主任医师，那样他就不会迁到乡村去了。他也可能是个地位稍高于医学院学生的普通医生，年岁不到三十岁，和蔼可亲，又有点马马虎虎，他还有一条比普通猎犬大、比獒犬小的狗。华生，我这样说和你的结论不一样，你不生气吗？”

我有点不相信地笑起来。

他吸了几口烟接着说：“据我的经验看，这个世界上只有不贪图名利的人才不会放弃都市生活到乡村去。只有马马虎虎的人才会在你的屋里等了一个小时以后不留下自己的

名片，反而留下了自己的手杖。”

我对他的分析默认了，问他：“那狗呢？”

“他的狗时常紧跟它主人的后面，由于这根木杖很重，狗只好咬住它的中央，那上面的牙印看得很清楚。”

他说着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他在向楼外突出的窗台前站住了。他的语调里充满了自信。

我好奇地问：“对这一点，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这没什么，我已经看见那只狗正在咱们大门口的台阶上。狗的主人按铃的声音也传了上来。这位杰姆士·摩梯末医生会向犯罪问题专家请教什么呢，请进！”

走进来的客人出乎我的意料，不像一个典型的乡村医生。他穿的那件干这一行人爱穿的衣服已经很脏了，裤子都磨损了。他长得又高又瘦，鼻子长得像只鸟嘴，两只灰色的眼睛离得很近。他有着贵族般的慈祥风度，可是他的后背有些弯曲，走路时向前探着。他刚进来，眼光落在福尔摩斯拿着的手杖上，他欢呼一声跑过去。“我太高兴了，我都忘了它丢哪里去了，我宁愿失去整个世界，也不愿意失去这根手杖。”

“我想这是查林十字医院给你的礼物吧。”福尔摩斯说。

“是那里的两个朋友在我结婚时送的。”

“哎呀！真糟糕！”福尔摩斯摇着头说。

“为什么糟糕？”摩梯末医生惊讶地眨着眼睛。

“你把我们几个小小的推论都打乱了。您说是在结婚的时候，是吗？”

“是的，先生，我成家后就离开了医院。”

福尔摩斯用手势请我们的陌生客人在椅子上坐下，说道：“摩梯末医生，你这次来一定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吧？”

##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杰姆士·摩梯末医生说：“是的，我的口袋里有一篇旧手稿，确切地说是 1742 年写的。”说着，摩梯末医生把它掏了出来。

“这是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交给我的，不幸的是三个月前，他忽遭惨死。我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医生，了解他是个经验丰富、意志坚强的人。他把这份祖传的家书看得很重，并预感到自己会有那样可悲的结局，结果真的发生了。”

福尔摩斯接过手稿，把它平铺在膝盖上。

看了一会儿，他说：“读起来像是一份记载什么的记叙文。”

“对，是关于一件在巴斯克维尔家族流传的传说。”

“我想你来找我是为了当前重要的事情吧？”

“这事的确太重要了，急切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这手稿与这件事联系密切。我把它读给您听听。”

接着，摩梯末用高亢而又嘶哑的声音朗读着一个古老而又奇特的故事：

“关于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一事有过许多说法，我写下来的目的是因为我相信这样的事一定发生过。我是修果·巴斯克维尔的直系后代，这件事是我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而我父亲又是直接听我祖父说的。你们知道了这件事，也不用为前辈们落得的恶果而恐惧，只要自己将来品行端正就可以了。

“据说是在大叛乱时期，这所巴斯克维尔大厦本为修果·巴斯克维尔所占用，他是个卑俗粗野、最目无上帝的人。这位修果先生爱上了在巴斯克维尔庄园附近的一个庄稼人的女儿。在米克摩斯节那天，修果先生趁她父兄不在就和五六个下流的朋友一起把那姑娘抢了回来，关在楼上一间小屋里。夜里，修果就和朋友们在楼下围坐着狂欢痛饮起来，楼上那位可怜的姑娘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从窗口出来，攀缘着爬满墙的蔓藤由房檐下面一直爬下去，然后穿过沼地直往她家跑去，庄园离她家约有九英里。

“很快，修果离开客人去找那个姑娘时发现笼中之鸟已经逃走了。随后他像中了魔似的冲下楼来，一到饭厅就把大餐桌掀翻了，大嚷大闹道一定要追上那个丫头。那些纵酒狂欢的浪子们被他的暴怒吓得目瞪口呆。有一个特别凶恶的家伙大叫着说应当把猎狗都放出去追她，修果便高呼马夫备马，并把犬舍里的狗全都放出去，把那少女丢下的头巾给那些猎狗闻了闻就一窝蜂地轰了出去，这群狗在一片狂吠声中向月光照耀着的沼地上狂奔而去。

“过了一会儿，这些浪子们才明白过来，十三个人全体上马追了下去。他们跑了一、二英里遇到一个沼地里的牧人，得知少女、猎犬还有修果·巴斯克维尔骑着黑马从这里过去了，还有一只魔鬼似的大猎狗一声不响地跟在他的后面。他们继续赶路。可是不久他们就看到那匹黑马嘴里流着白沫，鞍上没人，缰绳拖在地上。他们感到恐惧极了，但还得继续前进。他们的马匹紧靠着，慢慢地走着，最后终于赶上了那群猎狗，它们竟挤在一条深沟的尽头处，竞相哀鸣，直瞪瞪地望着前面。

“这帮人勒住了马，大多数人已不敢前进了，只有三个继

续向山沟策马走了下去。前面出现一片宽阔的平地，中间立着两根大石柱。月光很亮，那因恐惧和疲惫而死的少女躺在空地的中央。修果·巴斯克维尔的尸体躺在她的旁边。令他们毛骨悚然的是，站在修果身旁撕扯着他喉咙的那个可怕的东西，样子像猎狗，却比猎狗大得多。正当他们看着那畜生撕扯修果的喉咙时，它突然张开闪亮的眼睛和直流口涎的大嘴向他们转了过来，三个人吓得大叫，急忙拨马逃命。据说其中一个当晚就吓死了，另外两个也落了个终身精神失常。

“我的儿子们啊，这就是那只猎狗的传说的来历。不可否认，在咱家的人里，有的死得突然、凄惨而又神秘。望你们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在夜晚降临时轻易进入沼泽地。”

摩梯末医生读完这篇怪异的记载之后，直望着福尔摩斯，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

“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一张今年5月14日的《德文郡记事报》，是一篇有关几天前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死亡的简短叙述。”

我们的客人重新放好眼镜，又开始读了起来：

“最近，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之暴卒，使本郡不胜哀悼。他虽在巴斯克维尔庄园居住时间不长，但其厚道与慷慨已深得周围群众之敬爱。众所周知，查尔兹爵士曾在南非投机致富，后来带着变卖了的资产返回英伦。有些谣言说他准备重建他的庄园，然而此计划因其本人逝世而中断。查尔兹爵士并无子嗣，他曾公开表示，在他有生之年整个乡区将得到他的资助。他对本地及慈善机构的捐助，本报常有登载。

“验尸结果尚未能将与查尔兹爵士之死亡相关的情况弄清。查尔兹爵士虽有许多财产，但个人生活却很简单。庄园之中的仆人只有白瑞摩夫妇二人。据死者的朋友和私人医生

杰姆士·摩梯末证明：查尔兹爵士健康不良，心脏呼吸困难和有着严重的神经衰弱。

“案件实情甚为简单，查尔兹伯爵有一种习惯，每晚在就寝前须沿巴斯克维尔的水松夹道散步。5月4日，他曾声称第二天要去伦敦，并让白瑞摩准备行李。这晚他照常出去散步后，再也没有回来。他的管家白瑞摩连夜出去寻找主人，最后在夹道的尽头发现了他的尸体。有一件尚未澄清的事实是，白瑞摩说，他主人的足迹在过了通往沼地的栅门后就变了样，像是用足尖走路了。查尔兹爵士的身上找不出遭受暴力袭击的痕迹，但他的面容变形到几乎难以辨认的程度。尸体解剖证明，他是因为呼吸困难和心脏衰竭而死。法院验尸官呈缴了一份与医生证明相符的判断书。另外，如果不能最终消除邻里相传的荒诞故事，再为巴斯克维尔庄园找个住户就很困难了。据了解，爵士最近的亲属就是他弟弟的儿子亨利·巴斯克维尔先生了。据说这位年轻人在美洲。现已进行调查，以便通知他来接受这笔巨额财产。”

摩梯末把报纸叠好，放回口袋里。

“福尔摩斯先生，这些都是关于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死亡的情况。”

“真得感谢您，”歇洛克·福尔摩斯说，“你说的这段新闻包括全部公开的事实吗？”

“是这样的。”

“再告诉我一些内幕吧！”他的表情冷静得像个法官。

“这样的话，”摩梯末医生情绪激动起来，“我就会把没有告诉任何人的事情都说出来了。公众若是知道了，巴斯克维尔庄园就真的没人敢住了。但对于您，我没有理由不彻底地说出来。



“沼地上的住户离得近的人交往比较多。我同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就经常见面。他喜欢独处，可是他的病把我们俩拉到了一起，对科学的共同兴趣又使我俩亲近起来。

“在这几个月里，我发觉查尔兹爵士的神经系统已经紧张到极点了。他深信着我读给你的那个传说，一到晚上说什么也不肯到沼地上去。他不止一次地问过我，在夜间出诊时是否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有没有听见猎狗的号叫。他说这话时，声调都变了。

“我记得很清楚，在他死亡三个星期前的一天傍晚，我驾马车到他家去，碰巧他正在正厅门前。我站到他面前后，发现他极恐怖地盯着我身后。我猛然转过身，看到了一个像大牛犊似的黑东西飞快地跑过去。我陪着他呆了一晚，为了解释他所表现的情绪，他就把我刚来的时候读给您听的那篇记载托我保存了。我劝他到伦敦住几个月，他也已经准备五月五日去，可五月四日悲剧就发生了。

“就在查尔兹爵士暴死的当晚，总管白瑞摩发现以后，立刻派马夫把我接了去。我顺着水松夹道仔细察看了一番，验证了所有在验尸过程中提到过的事实。最后，我又细心地检查了查尔兹爵士的尸体，确实没有任何伤痕。但是在验尸的时候，白瑞摩曾提供了一个不真实的证明，白瑞摩说在尸体周围地上没有任何痕迹。我却在离尸体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清晰的足迹。”

“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足迹？”

摩梯末奇怪地望了我们一会儿，声音低低得像耳语似的说：“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个极大的猎狗的爪印！”

## 疑案

照实说，我听了这些话吓得浑身发抖，医生的声调也变了，他被自己讲述的事情深深激动着。福尔摩斯双目炯炯有神，探着身，颇感兴趣地问：“您看到的那爪印，别人怎么就没见到呢？”

“那爪印离尸体大概有 20 码，我想若是我不知道传说中的事情，可能不会发现它。”

“沼地里看羊的狗多吗？”

“有很多，它不是看羊狗，它大极了。”

“它接近尸体了吗？”

“没有。”

“那个夜晚。天气怎么样，下雨了吗？”

“没有下雨，但天气又潮又冷。”

“夹道是什么样的？”

“种着两行密实的水松老树篱，中间有条小路，小路两旁各有一条约六英尺宽的草地。”

“我想那树篱有一处是被栅门切断了吧？”

“是有一处，那是扇对着沼地开的栅门。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开口了。”

“摩梯末医生，请告诉我你所看到的脚印是在小路而不是在草地上吗？”

“是的，脚印是在栅门那一面的路边上。”

“还有一点，栅门是关着的吗？”

“关着的，还上着锁呢。”

“门有多高？”

“四英尺左右。”

“您在栅门上看到什么痕迹了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痕迹，沙砾地上只有查尔兹爵士的脚印。”

歇洛克·福尔摩斯突然喊道：“要是我在那里该多好，这个案件会给犯罪专家提供很好的研究机会。唉，摩梯末医生，您怎么不早些时候叫我呢，现在那些痕迹一定被雨水和爱凑热闹的农民的木鞋抹去了。”

“先生，我已向您说明了不愿带您去的原因，而我不想把真相让别人知道。另外，这事让人毫无办法。”

“您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吗？”

“有一点，自从悲剧发生之后，我听到过一些离奇的事情。”

“举个例子说说吧。”

“我知道在这吓人的事情发生之前，有人曾在沼地里看到过和巴斯克维尔所说的怪物形状相同的动物。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是一只会发光的大家伙，狰狞得像魔鬼一样，跟传说之中的可怕的猎狗相符。现在，敢在夜晚走过沼地的人可真是大胆的了。”

“像您这样具备科学知识的人，也会相信这种神怪的事吗？”

摩梯末医生如实回答：“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福尔摩斯耸耸肩说：“至今为止，我只与人世间的罪恶作斗争，对于要接触万恶的神，可能力不从心了。您说的脚印

是实实在在的吧。”

“那只大猎狗凶猛得足以撕碎人的喉咙，它确实像是妖魔。”

“摩梯末医生，您已经想得超乎寻常了，这种看法对查尔兹爵士的死毫无用处。我怎样才能帮助您呢？”

摩梯末医生看了看他的表说：“福尔摩斯先生，查尔兹爵士的侄子亨利·巴斯克维尔将在一个小时零一刻钟内抵达滑铁卢车站，我们该怎么办呢？”

“他是继承人吗？”

“对了，查尔兹爵士死后，我们对这个年轻人进行调查后发现他一直在加拿大务农。据了解他是个很好的人。”

“有没有别人申请继承财产？”

“没有了，在他的亲属中，我们唯一能追溯到的另一个人就是罗杰·巴斯克维尔了，他是查尔兹爵士的三弟，他是家中的坏种，长得同修果很像。他闹得在英格兰站不住脚了，逃到美洲中部，后来病死在那里。亨利是巴斯克维尔家仅存的子嗣，我想如果查尔兹爵士在死前还来得及说话，他会警告我，不要把这个古老家族的最后一人带到这个致命的地方来。我个人对这事很关心，所以才将这案件向您提出来，并征求您的意见。”

福尔摩斯考虑了一会，说：“简单地说，您认为有一种魔鬼般的力量，使达特沼地变得让巴斯克维尔家人无法安居，是吧？”

“有些迹象已经说明是这样的。”

“如果这种神怪的说法肯定的话，这青年人在伦敦就会像在德文郡一样倒霉。一个魔鬼，怎能只会在本地施展魔术呢？”

“福尔摩斯先生，若是您亲身接触到那些事，就不会这么说了。据我理解，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青年在德文郡和在伦敦一样安全。他就要到了，您说该怎么办呢？”

“先生，我建议您接到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后，先不要告诉他这件事。”

“那么，我该怎样去做呢？”

“摩梯末医生，如果你能在明天十点钟来找我，你能和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一块来，那对我的计划会有所帮助。”

“我一定会这样做。”摩梯末医生带着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匆匆走了。当他走到楼梯口时，福尔摩斯又把他叫住了。

“摩梯末医生，再问您一个事，您说在查尔兹爵士死前，曾有几个人在沼地里看见过那个鬼怪吗？”

“有三个人看见过。”

“后来又有看见的吗？”

“我还没有听说过。”

“谢谢您，摩梯末医生，走好。”

福尔摩斯带着安静的、内心满足的神情回到座位上，这表示他已找到合乎口味的工作了。他问我：“要出去吗，华生？”

我点了点头，说：“是的，如果留在这对你有帮助，我就不出去了。”

“不，我的伙伴，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会求助于你的。这事有些特别，我想在黄昏前一个人将这有趣的案件琢磨一下。你路过布莱雷商店时，让他们送一磅浓烈的板烟来好吗？”

我知道，闭门独处权衡点滴证据或确定重要的线索，对我朋友来说极为重要。因此我就把时间全部消磨在俱乐部里了。直到将近九点钟时，我才又回到贝克街去。

我推开门，见屋里像是着了火似的满是烟，连台灯的灯光都看不清了。透过烟雾，我模模糊糊地看到福尔摩斯穿着睡衣蜷卧在安乐椅中，口里衔着黑色的陶制烟斗，周围放着一卷一卷的纸。我被呛得咳嗽起来。

“冻着了吗，华生？”他说。

“没有，这屋里的烟浓得让人无法忍受。”

“那么，就打开窗户吧！我看得出来，你整天呆在俱乐部里吧？”

“是呀，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华生，我看你带着轻松愉快的神情，想同你开开心。一位绅士在泥泞的雨天出门，回来后身上仍干干净净，他一定是整天坐着。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

“对，是很明显。”

“你知道我到哪儿去了？”

“你不是待在这里没动吗？”

“恰好相反，我去德文郡了。”

“你的‘魂灵’去了吧？”

“说得对，我的肉体一直坐在这儿。可我的‘魂灵’在远远飞走的时候，我喝掉了两大壶咖啡，抽了许多的烟草。你走了之后，我派人去斯坦佛警局取了绘有沼地这一地区的地图，我的‘魂灵’在这张地图上转了一天。我自信对那个地区的道路已很了解了。”

“我想这是张很详细的地图吧？”

“很详细。”他把地图打开后放在膝盖上，“这里就是与我们特别有关系的地区。中间的地方就是巴斯克维尔庄园。”

“周围是树林环绕的吗？”

“是的。那条水松夹道虽然没有注明，但一定是沿着这条线伸展下去的。沼泽地在它的右侧。这一小堆房子就是格林盆村，摩梯末医生的住宅就在这里。在半径五英里之内，你看得到，只有很少几座零星散布的房屋。这里就是赖福特庄园。这里有一所著名的房屋，可能就是那个叫斯台普吞的住宅。这里是两家沼地的农舍，高陶和弗麦尔。你瞧，在这些分散的各点之间和周围延伸着的凄凉的沼地，就是悲剧的发源地，也许由于我们的参与，这儿会发生更多的故事呢。”

“这肯定是个荒无人烟之地。”

“不错，这儿若有魔鬼真想插足人间事情的话……”

“你怎么也倾向于神怪的说法了。”

“魔鬼的代理人说不定是血肉之躯呢？咱们面临的两个问题是：第一，犯罪事实是否发生过；第二，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犯罪，又是怎么进行的？当然啦，若是摩梯末医生顾虑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的调查工作就不用进行了。但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咱们再来探索这桩案情。咱们把窗户关上吧，我总觉得浓厚的空气能使人们思想集中，当然我还没有到非钻进箱子里去才能思考的地步。这桩案件，你是怎么想的。”

“白天的时候我想了不少，真是太难琢磨了。”

“这桩案子确实有其独特之处。它有几个突出的地方。譬如说，那足迹的变化，对这一点，你是怎样看的呢？”

“摩梯末说过，那人在那一段夹道上用足尖走路的。”

“他真是个傻瓜，一个人怎会沿着夹道用足尖走路呢？”

“那该怎样解释呢？”

“他是在拼命地奔跑，在逃命，一直跑到心脏破裂趴在

地上死去为止。”

“他为逃避什么才跑的呢？”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种种迹象说明，这人在开始奔跑之前就吓得发疯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

“据我想象，恐惧的原因是来自沼泽地。只有一个吓得魂飞魄散的人才会不向房子而向相反方向跑。他边跑边呼救着，而他所跑的方向根本不能得到救助。他当晚是在等人，为什么他要在水松夹道而不在自己的房间里等人呢？”

“你认为他是在等人吗？”

“那里地面潮湿，夜里又很冷，像他那样身体虚弱年岁又大的人，怎能在沼泽地站了五分钟或十分钟，这是摩梯末医生根据雪茄烟灰得出的结论。你觉得这是自然的事吗？”

“可是他每晚都出去散散步呀！”

“我并不认为他每晚都在通向沼地的门前等待。相反，他是在躲避沼地的。那天晚上他在那里等过人，第二天他就要到伦敦去。事情已有眉目了，华生，前后变得相符了。轻松一下，请把我的小提琴拿来，明天早晨等着与摩梯末医生和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见面时，再探讨吧。”



##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我同福尔摩斯早早吃过早餐，等候着客人的到来。我们的委托人比较守时，刚到十点，摩梯末医生就来了，年轻的准男爵跟在他后面。准男爵约有三十岁，长得短小精悍，一双黑眼珠，眉毛浓重，有着一副显得坚强而好斗的面孔。他看上去很结实，上身穿着红色苏格兰服装，显出他是个久经风霜、酷爱户外活动的人。同时，他有着沉着自信的绅士风度。

摩梯末医生介绍说：“这就是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还未等福尔摩斯开口，亨利爵士带着敬意说：“福尔摩斯先生，即使我的朋友没有带我来见你，我自己也会来的。我知道你是善于解决问题的。今天早上，我就遇到了一件如何也想不明白的事。”

“亨利爵士，请坐，您是说到了伦敦后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吗？”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福尔摩斯先生。若是把它叫做信的话，今早我收到这样一封信。”说着亨利爵士把一张纸放在桌上。

我们探身看去，见是一张质地平常、灰色的信纸。收信地址是“诺桑勃兰旅馆”，字迹凌乱，邮戳盖着“查林十字街”，发信时间为前一天晚上。

“谁知道你要去诺桑勃兰旅馆呢？”福尔摩斯目光敏锐

地望着我们的来客。

“没有人知道呀。这是我见到摩梯末医生后才决定的。”

“那么，摩梯末大夫一定是去过那里了吧？”

“没有，”医生说，“我以前和一个朋友住在一块，我们并没有讲过要到这家旅馆去。”

“啊，像是有谁很关心你们的行动。”他从信封里拿出一页叠成四折的信纸。打开后平铺在桌上。信纸中间有一行用铅印字贴成的句子，写着：

如果你看重你的生命的价值或还有理性的话，请远离沼地。

信纸上，只有“沼地”两字是用墨水写成的。

“如今，”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说，“福尔摩斯先生，也许您会告诉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谁对我的事感兴趣呢？”

“摩梯末大夫，您怎么看这件事呢，您总得承认这封信里绝没有什么神怪吧？”

“先生，我觉得寄信的人倒是带着神秘的样子。”

亨利爵士急促地问道，“怎么回事，你们俩对我的事看上去比我知道的多得多。”

“您等会就知道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了，亨利爵士，”福尔摩斯接着说：“目前我们只谈这封一定是昨天傍晚凑成的有趣的信吧，对了，华生，有昨天的《泰晤士报》吗？”

“在墙角放着呢。”我说。

“麻烦你拿来，劳驾你翻到专登主要评论的一面。”他迅速地从上到下看了一遍，“这篇重要的评论谈的是自由贸易，让我给你们读一读其中一段吧。

‘也许你还会被花言巧语哄得相信，保护税会对你的本行买卖或是工业具有鼓励意义，但若从理性出发，由长远来看，此种立法肯定会使国家远离富足，减低进口总价值，并降低此岛国之一般生活水平。’

“华生，你对这事怎么想的呢？”福尔摩斯兴奋地叫了起来，很满意地搓搓手，“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很让人钦佩的能力吗？”

摩梯末医生饶有兴趣地望着福尔摩斯，而亨利·巴斯克维尔则是神情茫然，他说道：“我不大懂税务这一类的事，再说这和短信，有点不相干吧？”

“正相反，亨利爵士，我认为我们正好贴题呢。华生对我采用的方法了解得比较多。但恐怕他也不会看出这个长句子的重要性。”

我在一旁说：“是的，我看不出两者之间有多少联系。”

“可是，华生，两者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短信中的各个单字都是由这个长句子抽出来的。例如：‘你’，‘你的’、‘生’、‘命’、‘理性’等，这些字你还看不出是从哪里弄来的吗？”

“对呀！您可真聪明！”亨利爵士喊了起来。

“若是你对这还有怀疑的话，‘远离’和‘价值’这几个字是由同一处剪下来的，这事实足以消灭怀疑了。”

“是这样，没错。”

“福尔摩斯先生，这真让我意想不到。”摩梯末医生惊异地说道，“我相信这些字是从报纸上剪来的，但我真佩服您竟能指出是哪份报纸，还说是剪自一篇重要的社论，真了不起，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大夫，您能区别黑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头骨吧？”

“当然能了，那些区别很明显，眉骨隆起，面部的斜度，颞骨线条……”

“这也是我的癖好阿。在我看来，《泰晤士报》里所用的小5号铅字和半个便士一份的晚报所用的拙劣的铅字之间，也存在着差距。对犯罪专家来说，区别报纸所用的铅字，是最基本的知识了。《泰晤士报》评论栏采用的字形很特殊，因而我不会认为是别的报纸。这封信是昨天贴成的，这就很可能是从昨天的报纸里找到这些文字的。”

“我明白了，福尔摩斯先生，这么说剪这封短信的人是用一把剪刀……”亨利爵士若有所思地说。

“用的是剪指甲的剪刀，”福尔摩斯说，“您能看得出那剪子的刃很短，因为用剪子的人在剪下‘远离’这个词时用了两下。”

“是这样。这么说，有一个人用一把剪刀剪下这封短信所用的字，然后用糨糊贴上去……”

福尔摩斯说：“用胶水贴的。”

“是用胶水贴在纸上的。但为什么‘沼地’这个词和其他的不同呢？”

“因为他在报纸上找不到这个词。别的字都是报纸里的常用字，‘沼地’这个词就不常见了。”

“可能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您从这封短信里看出什么别的东西吗？”

“有一两个迹象可供研究。他为了抹掉所有的线索，耗费了苦心，这住址就写得很潦草。《泰晤士报》除了受过很高教育的人看之外，很少有人接触。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写信的人受过相当高的教育，但他假装没文化。他极力让

别人看不出他的笔迹，你看，那些字不是贴成一条直线的，有些贴得比别的字要高得多。“生命”这个词，贴得就很不是地方。这可能说明剪贴的人粗心或是慌张。但我觉得，这写信的人对这件事很看重，他不像是个粗心大意的人。若是他慌张的话，这就会引出一个新问题，他为何要慌张呢？他可能是怕被人撞见吗，他到底怕谁呢？”

“我们真是在胡猜测了。”摩梯末医生说道。

“嗯，不如说是在比较各种可能性，我们选择的是最实际的，运用科学的想象是我们进行思考的出发点。现在，我敢肯定一点，这封信是在一家旅馆里写成的。”

“您有什么根据吗？”

“您仔细检查一下，笔尖和墨水都曾给写信的人添了不少麻烦。在写一个字的当儿，笔尖就两次挂住了纸面，溅出了墨水。这么短的一个地址，墨水就干了三次。这说明瓶中的墨水很少了，私人的钢笔和墨水很少是这样的，而旅馆中的墨水大多是这样。所以，咱们能到查林十字街附近的各旅馆去检查一下纸篓，只要能找到那份被剪破的《泰晤士报》剩下的部分，我们就能找到发出这封怪信的人了。哎呀，这是啥啊？”

他把眼睛贴在信纸上检查着，一会儿，又扔下了信纸，说：“没有什么，这是半张空白信纸，上边连个水印都没有。咱们对这封奇异的信能找到的东西就这些了。亨利爵士，你来伦敦以后，还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没有，福尔摩斯先生。我想还没有。”

“您没觉得有人在注意您的行动吗？”

我们的客人说：“见鬼，盯我的梢干什么？我真像是走入了一部离奇惊人的小说里似的。”

“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谈这个问题之前，你没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吗？”

“哦，这要看你们认为什么事情值得讲了。”

“我觉得与日常生活相违背的事情都值得提出来。”

亨利爵士笑着说：“我不怎么知道英国人的生活，我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度过的。你不会认为丢了一只皮鞋也算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吧？”

“您丢了一只皮鞋吗？”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今天早晨我丢了一只棕色高筒皮鞋，那鞋是我昨晚刚从河滨路买来的，放在门外，而今早只剩一只了。”

“你还没有穿过，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外面去擦呢？”

“那双高筒皮鞋还未上过油，我就把它放在外边了。”

“这么说，昨天您一来住就买了一双棕色皮鞋吗？”

“我买的东西多着呢，既然我要到那里去做个乡绅，就得穿得像样一些，谁知道花六英镑买的鞋竟丢了一只。”

“被偷去的似乎是没多大用处的东西，”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现在我想还是让摩梯末医生，把昨天给我们讲过的全部案情叙述出来吧。”

对于摩梯末医生的讲述，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全神贯注地听着，不时地发出惊奇的声音。

在冗长的叙述结束之后，他说：“看来我继承的遗产含有宿怨，当然了，这只猎狗的事，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但我以前并未把它当真。这次，我伯父的去世，真让我内心不安，我无法搞清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该警察管的事呢，还是该牧师去管。”

我们三个默默地听着他的话。

“这封寄到旅馆的信，我想可能与此事有关系。”

“看来有人对于沼地上发生的事，要比我们知道得多。”  
摩梯末医生说。

福尔摩斯说：“另外，我觉得那个人对你并无恶意，他可能只是提醒你注意。”

“也许是他们想把我吓跑，以便于达到他们的目的。”

“这不排除，摩梯末医生，很感激您向我介绍了一个具有几种可能性的问题。亨利爵士，眼前你面临一个必须决定的事情，您是到巴斯克维尔去好呢，还是不去的好呢？要知道那里可能会有危险。”

“您所說的危險，是來自我家的那個惡魔呢，還是來自人為的呢？”

“这正是我们要解决的事情啊。”

“我肯定要去的，哪怕它是地狱里的魔鬼，也不能阻挡我回到家乡去。”

亨利爵士坚定地说着，他的面孔也变得暗红起来。看得出来，他的家族暴躁的脾气，在他的身上没有消失。

他接着说：“对这个事情，我愿意在经过独自思考后再作决定。先生，现在已是十一点半了，我要赶回我的旅馆去。如果两点的时候您和您的朋友能和我们共进午餐，我会告诉您我的看法。现在，我们告辞了。”

“我给你叫一辆马车好吗？”我热情地说。

“这事让我太激动了，我想走一走。”

他的同伴说：“我很高兴和你一起散步。”

两位客人走下楼去后，福尔摩斯的兴致猛然提高了许多。

他催促着我说：“华生，快穿戴好你的鞋帽，准备出

去。”接着我们慌忙走下楼梯来到街上。在牛津街上，我们看见摩梯末医生和亨利爵士走了约有 200 码远。

“要不要我跑去叫住他们？”我问道。

“千万别这样，我们俩散步多好呀。”福尔摩斯说着加快了脚步，使我们和他俩之间距离缩短了一半。

然后，我们跟在他们身后，保持着 100 码的距离。就这样，我们随着他们从牛津街转到了摄政街。当我们的两位朋友站住向商店的橱窗里望着时，我们也这样做着。过了一会儿，他兴奋地叫了一声，顺着他那热切的眼神，我看到停在街对面的双轮马车里坐着一个男人。

“华生，来呀，就是那个人，你看清了吗？”

马车缓慢地前行着，一刹那间，我看到了生着一络浓密的黑须和一双炯炯逼人的眼睛的面孔，在马车的侧窗中向我们转过头来。突然，那个人让马车沿着摄政街飞奔而去。福尔摩斯想找辆马车跟上去，可是看不到空车，便紧跑着追赶了上去，可是那马车跑得太快了，已经看不见影了。

福尔摩斯终于喘着气脸色发白，恼怒地站住说：“真糟糕，华生，你应当记住这件事，作为我无往而不利的反证吧。”

我不解地问：“那人是谁呀，是盯梢的吗？”

“还不能断定，从掌握的情况看，巴斯克维尔一来城里，就让人紧紧盯住了。要不怎么有人知道他住在诺桑勃兰旅馆呢？他们第一天盯他的梢，以后还会的，你看见没有，在摩梯末大夫说那个传说时，我到窗前去两次。”

我说：“是的，我看见了。”

“我是在向街中寻找假装闲逛的人，可我没能发现，这



家伙很精明。华生，不管他是个好人或是坏人，我觉得他有阴谋，有能力。他真狡猾，他为自己准备了马车，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这样做有个好处，若是他们坐上一辆马车，他就能尾随他们了。”

“可惜咱们没有记下车号。”我惋惜道。

“我亲爱的华生，虽然我显得有些笨拙，你以为我真的连车号都忘记了吗？”

“No. 2704 就是咱们要找的车号，但是眼下对我们并没有作用。”

“我看不出在当时你还能干些什么。”

“我后悔自己应当不慌不忙地雇一辆马车，保持距离跟在马车后面。当我们跟着那个人来到巴斯克维尔住处时，再看他往什么地方去。可我太急躁了，先暴露了自己，失去了目标。”

我们一边谈着一边顺着摄政街慢慢走着，摩梯末医生和亨利男爵早就不见了。

“咱们再跟下去也没意义了，华生，你能认出车中人的面貌吗？”福尔摩斯看着我。

“我只能认出他的胡须来。”

“那一绺胡子除了能掩饰他的相貌外，别无用处，不谈这个了，咱们进去吧。”说着，他带我走进一家本区的佣工介绍所，受到经理的热情欢迎。

“维尔森，您不会忘记我曾有幸地帮您忙的那桩小案子吧？”

“先生，怎么会忘呢。您挽救了我的名誉，还救了我这条命呢。”

“我亲爱的伙伴，您过奖了。维尔森，我记得您的手里

有一个叫卡特莱的孩子，有些才干。”

“是呀，先生，他还在这里呢。”

“把他叫出来，行吗？我希望把这五镑的钞票换成零钱。”

不多一会儿，一个颇神气而又相貌机灵的孩子站在那里，怀着由衷的敬意注视着这位大侦探。

“把那本首都旅馆指南递给我，”福尔摩斯说，“卡特莱，在查林十字街附近，有二十三家旅馆的名称，你看到了吗？”

“先生，我看到了。”

“你要挨家进那些旅馆。”

“好的，先生。”

“你对他们说，你要看看昨天的废纸。说你要找一份送错了的重要的电报。而实际上你要找的是一张被剪子剪成一些小洞的《泰晤士报》。这里有一份，就是这一篇，你能认出它来吗？”

“能的，先生，您说的我明白了。”

“我再给你二十三个先令，你每进一家旅馆，给客厅看门人一个先令。在二十三家旅馆里你也许看到大多数的废纸昨天都已烧掉或运走了，但也可能会有几家能将一堆废报纸拿给你看，你就在废纸堆里找那张《泰晤士报》，也有可能找不到。再给你十个先令，以备急需，傍晚前向贝克街我的家里发个电报，告诉我查找的结果。”

对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吩咐完后，福尔摩斯对我说：“咱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打电报查清那个马车夫了，车号是No. 2704，在去旅馆之前咱们到证券街的美术馆去看看吧。”

## 三条断了的线索

我们走进证券街的一家美术馆，福尔摩斯全神贯注地观看着近代比利时大师们所作的绘画。离开美术馆直到诺桑勃兰旅馆，他一路上只谈艺术，其实他的艺术见解很粗浅。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在楼上正等你们呢。”账房说道，“他让我把您们领上去。”

福尔摩斯回答说：“看看你们的旅客登记簿，可以吗？”  
“可以。”

我们从登记册上看出，继巴斯克维尔之后又来了两拨客人。一拨是来自新堡的肖菲勒斯·约翰森一家，另一拨是来自奥吞州亥洛基镇的欧摩太太及女佣人。

“约翰森是我认识的那个吧，”福尔摩斯对守门人说，“他头发花白，是个律师，走路一瘸一拐。”

“错了，先生，这可是个好动的绅士，年纪没有您大，他是个煤矿主。”

“您一定把他的职业弄混了吧？”

“先生，不会的，约翰森在我们这旅馆已经住了好多年了，我们都很了解他。”

“行了，欧摩太太，我似乎记得这个名字，请原谅我的好奇心。”

“她丈夫曾做过葛罗斯特市的市长，她是个病魔缠身的太太，每次进城都来我们这里住的。”

“谢谢，这位太太不会是我的熟人了。”

我们一起上楼时，福尔摩斯低声说：“华生，刚才所问的问题已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些对亨利爵士感兴趣的人，并没有住在这个旅馆。他们也担心被别人发现。”

当我们快要走到楼顶的时候，正遇上亨利爵士迎面走来。他气得脸都红了，手里拎着一只满是尘土的旧高筒皮鞋。

他向我们说话的口音都重多了，“太不像话了，这旅馆的人像是在欺负我，又拿了我的皮鞋，他们开玩笑找错人了，我才不怕呢，福尔摩斯先生，他们未免有点太过分了。”

“还在找您的皮鞋吗？”

“唉，先生，我现在又丢了一只旧的黑皮鞋。”

“怎么，这是真的……”

“我一共有三双鞋，一双棕色的新鞋，一双黑色的旧鞋，还有我现在穿的漆皮鞋。昨晚他们拿跑了一只棕色皮鞋，今天又偷了我一只黑的。喂，找到没有，别光站着瞪眼。”

亨利爵士冲着走过来的一个惊慌失措的德国服务生喊着。

“没有，先生，我都问过了，什么也没打听到。”

“好吧，在黄昏前把鞋给我找回来，不然的话，我立刻离开这旅馆。”

“先生，您要忍耐一下，我保证一定能找到。”

“但愿能找到，在这个贼窝里怎能再丢东西，福尔摩斯先生，请原谅我拿这样的小事烦扰您了……”

“我倒认为这事很值得注意。”

“您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

“我不敢说已经了解了。您的这件案子很复杂，把这件事与您伯父的死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太曲折离奇了。不过我们已掌握了几条线索，迟早总会找出正确的线索的。”

我们愉快地共进午餐。饭后，福尔摩斯在起居室问巴斯克维尔有什么打算。

“我准备周末到巴斯克维尔庄园去。”

“你的决定是理智的。”福尔摩斯说道，“我完全可以证明，你在伦敦已经被人盯梢，在这样大的城市里，很难搞清这些人是谁。若是他怀有恶意的话，有可能给你造成不幸。摩梯末先生，你不知道你们今早从我家出来后，就被人盯梢了吗？”

摩梯末医生大吃一惊，说：“被盯梢了？被谁？”

“不幸得很，这正是我需要解决的事。在达特沼地，你的邻居和熟人中，有没有留着又黑又长胡子的人？”

“我想想看，对了，查尔兹爵士的管家白瑞摩留着连腮黑胡子。”

“啊，白瑞摩在哪个地方？”

“说不定他在伦敦呢，让我们证实一下他是否在庄园里。”

“您怎么证实呢？”

“我们发一份电报，写上‘是否已为亨利爵士备好了一切’发到巴斯克维尔庄园，交给白瑞摩。再发一封电报给庄园最近的格林盆的邮政局长，就写‘发白瑞摩先生的电报务交本人。如不在，请回电通知，诺桑勃兰旅馆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这样的话，咱们晚上就能知道白瑞摩是否在工作岗位上了。”

“这办法太好了，”巴斯克维尔说道，“但是，摩梯末大夫，白瑞摩是个怎样的人呢？”

“他是已故管家的儿子，他们负责看管这所庄园迄今已有四代了，据我所知，他和他老婆挺受人尊重。”

巴斯克维尔说道：“事情很明了，我们家的人没有住在庄

园里，这些人太舒服了，什么事都不做。”

“这是实情。”

“白瑞摩从查尔兹爵士的遗嘱里得到好处了吗？”福尔摩斯问。

“他们夫妻俩各得了五百镑。”

摩梯末医生在一旁说：“查尔兹爵士的遗嘱里，也给我留下一千镑呢。”

“真的吗？还有谁得到了呢？”

“有很多小笔款项是分给一些人的，另外大批钱财捐给公共慈善事业。余产全部归亨利爵士。”

“余产有多少呢？”

“七十四万英镑。”

“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金额。”福尔摩斯惊奇地扬起了眉毛。

“查尔兹爵士很富有，在我们检查他的证券之前，并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钱。原来他的全部财产价值约有一百万镑。”

“天啊！一个人见了这样大的数额，当然要拼命赌他一场了。可是摩梯末医生，请原谅我的假设，假如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发生意外的话，谁来继承这笔财产呢？”

“传给远房的表兄弟戴斯门家的人了。杰姆士·戴斯门是威斯摩兰地方的一位牧师。”

“您见过杰姆士·戴斯门先生吗？”

“见过，他拜访过查尔兹爵士。他是个稳重可敬的人，过着圣洁的生活。我还记得他拒绝接受查尔兹爵士任何产业，虽然查尔兹爵士曾执意让他接受。”摩梯末医生郑重地说。

“这个没有什么爱好的人竟要成为查尔兹爵士的继承人吗？”

“他将成为产业的继承人，这是法律所规定的。”

“亨利爵士，冒昧地问你，你立过遗嘱了吗？”

“没有，福尔摩斯先生，我还没想过呢。但我觉得钱财不该与爵位和产业分开。没有足以维持的产业，又怎能恢复巴斯克维尔家的威望呢？”

“说的对，你该立即到德文郡，但千万别单独去。”

“摩梯末医生同我一块回去吧。”

“我想，摩梯末大夫有医务在身，他家离您的家也远，尽管他对您怀有天大的好意，但也不能总跟着你，你必须另找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福尔摩斯先生，您可以去吗？”

“事情如果到了紧急的时候，我一定会去，但是你知道，我有着广泛咨询的业务，也不可能离开伦敦。所以，我想只有我的朋友华生大夫，才能形影不离地陪伴和保护您。”

这个意想不到的建议让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巴斯克维尔抓住了我的手，热情地摇起来。

他高兴地说：“华生大夫，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您了解我的处境，对于这件事你知道的和我一样多，你能陪我到庄园去，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我对即将投入的冒险，充满了好奇，同时我被福尔摩斯的恭维和准男爵以诚相待的真情感动着。

“行，我愿意去，”我说道，“我觉得这很值得。”

福尔摩斯嘱咐我道：“你得及时地向我报告，如果危难降临，我将告诉你如何行动。我想星期六咱们就准备动身吧？”

接着我们商定星期六坐由帕丁顿开来的十点三十分的那趟车去德文郡。

我们正要站起来告辞的时候，巴斯克维尔突然发出兴奋

的欢呼，他冲向屋角，从橱柜下面拖出一只棕色的长筒皮鞋。

他喊着：“这正是我丢的鞋。”

“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摩梯末医生说，“我已在这屋里查找过了。”

“是呀，我到处都找遍了。”巴斯克维尔说，“这一定是我们在吃午饭时，服务生放在那里的。”

那个德国服务生被叫了过去，很遗憾，他对这件事也不太清楚。仅仅两天，不明不白的神秘事件一个紧接着一个，真让人替亨利爵士的未来担忧。在我们坐车回去的路上，福尔摩斯沉默不语，他紧皱双眉，面孔严峻，他的心情和我一样，在努力思考着一些能解释这连续发生的怪事的推想。整个下午直到深夜，他都静静地坐着，沉浸在烟草和深思之中。

快要吃饭时，邮递员送来了两封电报。

第一封信写着：

顷悉，白瑞摩确在庄园。巴斯克维尔。

第二封写着：

依照指示去过二十三家旅馆，未能找到剪破的《泰晤士报》。很抱歉。卡特莱。

“唉，华生，我的两条线索都完蛋了。再没有比不顺心的案子更气人的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

“咱们还可以去找那个给盯梢人赶车的马夫嘛。”我提醒到。

“没错。我已发了电报要求执照管理科查清他的姓名和地址，听，门铃响了，有人送结果来了。”

让我俩欣喜的是，推门走进来的举止粗鲁的家伙，就是



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我就是 No. 2704 车的车夫，我接到总部通知，说一位绅士要找我，我直接从车场就到这儿了，您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老弟，请别误解，”福尔摩斯说，“正相反，若是你能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会给你半个金镑。”

车夫听了这句话，咧着嘴笑着说：“真不错，我碰到好运了。先生，你要问我什么呢？”

“我先问问你的姓名和地址，以后找你的时候方便一些。”

“约翰·克雷顿，住在镇上特皮街 3 号；我的车是从滑铁卢车站附近的希波利车场租来的。”

福尔摩斯记下他的话说：“克雷顿，请你把今天早上监视这所房子而后又跟踪那两位绅士的那个乘客的情况说一说吧。”

这车夫吃了一惊，迷惑不解地站在那儿。

“这件事不用我多说什么，看来你知道的和我一样多”，马夫说，“是这样的，那位绅士对我说，他是个侦探，并嘱咐我不要对别人讲。”

“老弟，你不要多隐瞒什么，这事情很严重。你刚才说你的乘客是个侦探吗？”

“他是这么说的。”

“他都怎么说的。”

“他提到了他的名字。”

福尔摩斯以快乐的眼神迅速地瞟了我一眼。“他真冒失，竟告诉了他的姓名。他叫什么名字呢？”

车夫说：“他说，他叫歇洛克·福尔摩斯。”

听了这话，我看到这个大侦探从未那样吃惊过，接着，他又纵声大笑起来。

“华生，真是太有意思了，”他说，“我认为他是个很机灵的人。这次他可把我搞得真够瞧的，他的名字叫歇洛克·福尔摩斯，是吗？”

“先生，这就是那个绅士的姓名。”

“知道了，请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搭上你的车和这之后的事吧。”

“九点半的时候，他在特莱弗嘎广场叫了我的车，他说他是个侦探，并给了我两个金镑叫我整天绝对服从他，我们先到了诺桑勃兰旅馆，在那里一直等到那两个绅士出来并雇上马车。我们尾随着他们的马车，一直跟到这儿。”

“就是这个大门。”福尔摩斯说道。

“这一点我不敢肯定，我的乘客什么都知道。我们停在街上等了一个半小时。后来有两位绅士从我们旁边步行过去后，我们就顺着贝克街跟踪下去，并沿着……”

“这我知道了。”福尔摩斯插言道。

马夫继续说：“当我们走过摄政街约有四分之三时。我车上的绅士打开车顶滑窗，大喊着让我赶到滑铁卢车站。我的马车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在他要走开的时候，他转过身对我说他叫歇洛克·福尔摩斯。”

“原来是这样。以后你再没见过他吗？”

“他进了车站后，再没有见到。”

“这个叫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长得什么样呢？”

马夫搔着头皮想了想说：“我看他可能有四十岁，中等个，比你矮两三英寸。他穿得像个绅士，脸色苍白，蓄着黑胡须。我知道的就这些。”

“他眼睛的颜色呢。”

“我说不出来。”马夫有些为难地说。

“别的你还能记起什么来吗？”

“先生，就这些了，记不起来了。”

“好吧，先给你半个金镑，以后如果你能带来更多的消息，我可以再拿半镑给你。晚安。”

“先生，谢谢您，晚安。”

约翰·克雷顿格格地笑着走了。福尔摩斯耸耸肩向我转过头来。

他苦笑着说：“咱们的第三条线索又断了。这个坏蛋，他摸清咱们的来路，知道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曾找过我，在摄政街认出我，怀疑到我记下马车的号数，一定会去找马车夫的。这一回咱们可真找到一个值得干一场的对手了。希望你在德文郡的运气能比在这儿好一些，我真有些担心。”

“对什么担心呢？”

“对派你去的这件事呗。这事很棘手，又很危险。但愿我能高兴地看到你平平安安地回来。”

## 巴斯克维尔庄园

在约定好的日子，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和摩梯末医生事先准备好了。福尔摩斯和我一块坐车到车站去，他向我又作了些指示和建议。

他说：“我不愿说出一些想法来影响你，华生，我等着你能尽可能详尽地将各种情况报告给我，至于归纳整理的事，让我来干吧。”

“哪些情况呢？”我问道。

“只要是与此案有关的任何事实，无论是多么间接的，尤其是爵士和他的邻居的关系，或是与死者有关的任何新问题。前些天，我做过无用的调查，唯一肯定的一件事是下一个继承人的确善良纯朴，根本不会是他干的。我们剩下的只能是围绕在亨利·巴斯克维尔周围的人们了。”

“把白瑞摩夫妇辞掉好吗？”

“别这样做，否则就要犯大错了。如果他们是清白的，就太不公正了；若是他们有罪，反而逃脱了。咱们得把案情中提到的一个马夫，两个沼地的农民列入嫌疑人之中。另外，摩梯末医生当然是诚实的，但关于他的太太，咱们一无所知。生物学家斯台普吞，还有他的妹妹，据说是位动人的女郎。还有赖福特庄园的弗兰克兰先生，也情况未明。这些都是该去考虑的。”

“我将尽力而为。”我点点头说。

“你最好带着武器去。”福尔摩斯关切地嘱咐。

“我带了，还是那支左轮手枪。”

“你那支枪，一定要日夜带在身旁，千万别粗心大意。”

摩梯末医生已经订下了头等车厢的座位，正在月台上等我们呢。

他在回答福尔摩斯的问题时说：“没有，我们什么消息都没有。有一件事，我敢担保，这两天我们每次出去都留心观察了，没有被人盯梢。”

“那么，你们俩总是在一块的吧。”

“除了昨天下午外，我到外科医学院陈列馆去看了一个下午。”

巴斯克维尔在一旁说：“我到公园去看热闹了，并没有发生什么麻烦。”

“亨利爵士，不管怎样，你千万要谨慎，我请求你不要独来独往，否则你就很难解除危险。你找到另一只高筒皮鞋了吗？”

“先生，再也找不到了。”

火车沿着月台徐徐开动时，福尔摩斯再次嘱咐道：“亨利爵士，要记住摩梯末大夫给我们读的那个古老传说中的一句话——不要在黑夜降临、罪恶势力逞强时走过沼地。”

当我们已远离月台时，我回头望去，见福尔摩斯那瘦高、严肃的身影，依然一动不动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

这次旅行既迅速又令人高兴，很快，我和我的两位同伴更加亲密了，有时还和摩梯末医生的长耳黄犬嬉戏。火车行进几小时后，年轻的巴斯克维尔热切地向外眺望着，枣红色的牛群在树篱围得好好的地里吃草，青葱的草地和极其茂密的菜园说明，这里的气候湿润而又易于获得丰收。

他认出了这是德文郡熟悉的风景。

亨利爵士兴奋地喊道：“华生大夫，我曾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还从未见过一个地方可与这里相比。”

我说道：“我还从未见过一个不赞美故乡的德文郡人呢。”

“德文郡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摩梯末医生说，“你看亨利爵士，他有着凯尔特人的圆圆的头颅，里面充满着凯尔特人的强烈的感情。亨利爵士，您以前看到巴斯克维尔庄园时，还很年轻是不是？”

“不是，我父亲去世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那时他在南面海边的一所小房子住，所以我从来没有到过这所庄园。我父亲死后，我就直接到美洲的一个朋友那儿去了，对于庄园，我和华生大夫同样感到很新鲜，我真想看看沼地。”

“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沼地就要到了。”摩梯末医生一边说着一边向车窗外指着。

在那被切割成无数绿色方格的田野和顶端连成低矮曲线的树林那边，远远地升起了一座灰暗苍郁的小山。山顶上参差不齐的缺口，远远望去如梦中的景色。巴斯克维尔坐在那儿盯了好久。他第一次看到这怪异的、处处引起人们对它们深深回忆的地方。他穿着苏格兰呢服装，说话时带着美洲口音，坐在一节普通的火车厢的角落里，面孔黝黑而富于表情。他那浓浓的眉毛、神经质的鼻孔和栗色的大眼睛里显示着自尊、豪迈和力量。如果在那骇人的沼地里发生什么危险，他一定会勇敢地承担起责任。

火车在路旁的一个小站上停了下来，我们下了车。在低矮的白色栏杆外，有一辆用两匹短腿小马拉着的四轮马

车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到来显然是件大事，站长和脚夫都向我们围了上来。让我惊奇的是，这个恬静、朴实的地方，竟有两个穿黑制服的人站在出口处。他们背着来复枪，两眼直勾勾地瞧着我们走过去。马车夫是个矮小的家伙，他向亨利爵士行了个礼。几分钟之后，马车沿着宽阔的灰白大道飞驰起来。起伏不平的牧草地，在大道两侧向上隆起。穿过浓密绿荫的缝隙，可以看到一些墙头和古老的房屋。宁静的村庄后面出现了阴暗的沼地，中间还有几座参差不齐的小山。

四轮马车又转入旁边的一条岔路，曲折上行。我们一直往上走着，过了一座花岗石的窄桥，沿着一条奔腾的急流向前奔去。水流汹涌奔腾，在灰色的乱石之间怒吼而过。道路在密生着矮小的橡树和枞树的峡谷中，沿着小河蜿蜒而上。在每一个转折处，亨利爵士都要高兴地欢呼，在他看来什么都是美丽的，可我总觉得这一带乡间有一种凄凉的味道。小路上铺满了枯黄的树叶，在我们经过时，又有些树叶从头顶上飘落下来。

“啊！”摩梯末医生叫了起来，“那是什么？”

前面出现了满是石南一类常青灌木的陡斜的斜坡，在那最高的地方有一个骑在马上士兵，面孔黝黑而严峻，他的马枪伸向前方，作着随时准备放射的姿态。他在监察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

“波金斯，那是干什么的？”摩梯末医生问道。

车夫转过身来说：“先生，是这样，王子镇一个犯人逃走三天了，狱卒们监视每一条道路和车站，直到现在还没找到他。这儿的住户都挺担心的。”

“我知道，如果谁知道下落，谁就能拿到五镑的赏金

呢。”

“是啊，老爷，但和被人割破喉咙相比，这五镑钱就没有什么了。您不知道那可不是一般的罪犯，他是个胆大妄为的人。”

“他究竟是谁呢？”

“他叫塞尔丹，就是那个在瑙亭山杀人的凶手。”

我对那案子印象很深，他的罪行恶毒，全部暗杀的过程暴行累累，因而此案引起福尔摩斯的兴趣。后来人们因为他的行为极其残暴，怀疑他脑子不正常，减免了他的死刑。

我们的马车爬上了斜坡的顶巅，面前出现了广袤的沼地，上面点缀着很多圆锥形的石冢和凹凸不平的岩岗。一股冷风从沼地上吹来，我们都打起了寒战。那个内心对摒弃他的人们充满憎恨的魔鬼似的人，说不定在哪条沟壑潜藏着。

这时候，夕阳斜照，映照得水流像金丝一般。我们的前面，赤褐色和橄榄色斜坡上那到处布满巨石的道路却显得荒凉萧瑟。我们向下面俯身望去，忽然看到一处像碗似的凹地，那里长着小片小片橡树和枞树，在树林的顶上伸出了两个又细又高的塔尖。车夫用鞭子指了指说：“这就是巴斯克维尔庄园。”

庄园年轻的主人站了起来，双颊泛红、目光炯炯地望着。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寓所门口。大门两侧各有一根久经风雨侵蚀的柱子，柱顶装有石刻的巴斯克维尔家的野猪头。门房对面是一座新的建筑，刚建了一半，是查尔兹爵士首次用从南非赚来的黄金来兴建的。

一进大门就走上了一条小道。这时车轮因走在枯叶上



沉静下来，老枯树的枝丫在我们的头顶上交织成一条昏暗的拱道。穿过车道，我们看到远处有一所房屋幽灵似的发着亮光，亨利爵士不由得颤抖了一下。

他低声地问：“是在这儿发生的吗？”

“不是在这，在水松夹道那边。”

亨利爵士面色忧郁地向四周眺望着说：“这地方真让人害怕，难怪我伯父遭受大难了。我决定在半年之内在厅前装一行一千瓦的天鹅牌和爱迪生牌的灯泡，到那时这地方您就认不出来了。”

道路通向一片宽阔的草地，房子就在我们面前了。中央是一幢坚实的楼房，前面突出着一条走廊。房子前面爬满了常春藤，楼顶上有一对古老的塔楼，开有枪眼和很多瞭望孔。在塔楼两侧各有一座翼楼，屋顶上的烟囱喷出了一条黑色的烟柱。

“亨利爵爷，欢迎您到巴斯克维尔庄园来！”一个高个子的男人从走廊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打开四轮马车的车门。在厅房的灯光前面，又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她走出来帮助那个人拿下亨利爵士的行李袋。

摩梯末医生向他的朋友们说他要回家去了。亨利爵士挽留他在这儿吃晚饭。他说：“我太太在等着我呢，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亨利爵士和我走进厅堂，身后传来沉重的关门声。我们所在的房间高大华美，在高高的铁狗雕像后面是巨大的旧式壁炉，木柴在里面燃烧着。我俩一边伸出手烤火取暖，一边向四周看着，狭长的窗户上装着古老的彩色玻璃，在中央吊灯柔和光线的照耀下，一切都显得幽暗而阴郁。

亨利爵士说道：“这就是我们家住了五百年的大厅，一

想到这就让我感到沉重。”

他向四周环顾时的面孔燃起孩童般的热情，可是墙上长长的投影和黑乎乎的天花板在他的头顶上像是张开了似的。白瑞摩把行李送进我们的居室后又回来了。他以受过良好训练的仆役所特有的服从的态度，站在我们的面前。他高高的身材，有着一副白皙而出色的面貌。

“爵爷，您愿意马上吃饭吗？”

“准备好了吗？”

“很快就准备好了。爵爷，您未做出新安排之前，我和我的妻子愿意和您住在一起，您得了解，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这座房子需要一些佣人。”

“什么是新的情况？”

“爵爷，”白瑞摩恭敬地说：“查尔兹爵爷过着隐居生活，我们还照顾得了他，而您必然将会对家事加以改变，得需要许多佣人。”

“怎么，你和你的妻子要辞职吗？”

“爵爷，这当然要在您觉得很方便的时候才行。”

“如果我一来，你就要断掉这条好几代人的家庭联系，我真的感到太遗憾了。”

我察觉到管家白皙的面孔上显得有些激动。

“爵爷，我也这样觉得，我妻子也是一样。说实话，我们敬爱的查尔兹爵士，他的死，我们很难过，这里周围的环境，处处让我们内心不得安宁。”

“你是怎么想的呢？”

“爵爷，我想以后做点生意，查尔兹爵爷慷慨大量，想着我们的生计。不说这些了，爵爷，先去看看你的房间吧。”

在这古老的厅堂的上部，有一周装有回栏的方形游廊，要通过一段双叠的楼梯才能上去。由中央伸出两条长长的甬道一直穿过整个建筑，所有寝室的门都开向两条甬道。

饭厅是晦暗阴郁的地方，这是一间长形的屋子，有一段台阶把屋子由中间分隔成高低不等的两部分，较高的部分为家中人进餐之所，另一部分则给佣人使用。在一端的高处建了一处演奏廊，若是一排燃烧的火炬把屋子照亮，房内的感觉会柔和一些，而现在让人感到压抑。

我们勉强地吃完饭，然后就径直到新式的弹子房去吸了一会烟。

亨利爵士对我说：“说实话，这真不是一个让人觉得愉快的地方，总让人感到有点不对劲，难怪我伯父单独住在这心里不安呢。咱们今晚早点休息，兴许明早会愉快些。”

在上床之前，我拉开窗帘向外眺望了一番。这扇窗子开向厅前草地，再远一些又有两丛在风中摇摆的树。

我虽然有些疲倦，可辗转反侧怎么也无法入睡。古老的房屋死一般的沉寂，远处的报时钟一刻钟一刻钟地响着。突然，在死寂的深夜里，一种妇女啜泣的声音传进我的耳鼓，清晰而又响亮，像是一个不能忍受折磨的人强忍着哽噎的喘息。我在床上坐了下来，静静地听着。这声音不可能是来自远处的，可以肯定，就是在这所房子里。这样过了半个小时，除了钟的敲打声之外，这间屋里再没有别的声音。

## 梅利瑟宅邸的主人斯台普吞

第二天清晨，新鲜的景色多少消除了我们初到庄园时产生的阴郁印象。当巴斯克维尔爵士和我吃早饭时，阳光透过盾徽形的窗玻璃折射进一片片柔弱的光泽。如果说这就是那个让人压抑的房间，真有些让人不敢相信。

“我觉得这只能怨我们自己，与房子无关，”亨利爵士说，“昨晚咱们过来时又累又冷，自然会留下沉闷的印象。现在，感觉就不一样了，精神愉快多了。”

我没有顺着他的话说下去，回答道：“昨天夜里，你听到有妇女在哭泣吗？”

“真是让人纳闷，我在半睡半醒中确实听到过哭声。后来就听不见了，我就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是个女人的哭声，我敢肯定地说。”

“这件事，咱们得问个明白。”他摇铃叫来了白瑞摩，问他是否听到了昨夜的哭声。听了主人问话，总管脸色更苍白了。

他回答道：“爵爷，这房里只有两个女人，一个是我老婆，我敢保证，不是她发出的哭声；另一个是女仆，她睡在厢房里。”

可是后来证明他竟在撒谎。吃过早饭后，我在长廊上恰巧遇到了白瑞摩太太，阳光正照着她的脸，她是个身材高大的胖女人，嘴角带着严肃的表情，可是她的两眼无可

掩饰地红着，她用红肿的眼睛望了我一下。不用说，夜间哭的就是她了。她为什么要哭得那么伤心呢？她丈夫又居然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否认事实。难道我们在摄政街所看到的那辆马车里的乘客是白瑞摩吗？他第一个发现了查尔兹爵士的尸体，也只有他才能介绍死者的有关情况。我怎样才能弄清这一点呢？显然，我该去找格林盆的邮政局长，弄清那份试探性的电报是否真的当面交给了白瑞摩。结果无论怎样，我至少得向福尔摩斯提供些情况。

早餐之后，亨利爵士要看很多文件，因此这段时间我就出门了。我沿着庄园的边缘走了四英里，来到一个荒凉单调的小村，村中有两所房子较其余房子高大，一所是客栈，另一所是摩梯末家。

我没想到邮政局长还是本村的食物杂货商，他对那封电报记得很清楚。

“先生，我完全按照指示叫人将电报送交白瑞摩先生的。”他肯定地说。

“谁去送的？”我问。

“我的孩子杰姆士送去的。杰姆士，是你上星期把电报交给住在庄园的白瑞摩先生，是吧？”

“没错，爸爸，是我送的。”

“是他亲手收到那封电报吗？”

“我没能亲手交给他，当时他正在楼上呢，于是我就把电报交给白瑞摩太太，她说马上就送上去。”

“你看到白瑞摩先生了吗？”

“没有，先生，我跟您说他在楼上。”

“你并没有看到他，怎么能知道他在楼上呢？”

听了我的问话，邮政局长有些愤怒地说：“他老婆自然

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到底收没收到电报，你应该去质问白瑞摩先生自己。”

这件调查要想继续下去已无望了，尽管福尔摩斯用了巧计，我们仍是不能确定白瑞摩去没去过伦敦。如果他真的是跟踪刚刚回到英伦的新继承人的人，他是受人的指使，还是另有个人的阴谋呢？爵士家的人对他会有好处吗？《泰晤士报》的警告信是否是他干的？唯一解释得通的就是亨利爵士猜测过的那种动机，他想将主人吓跑独吞庄园。这一解释，又不怎么合理。福尔摩斯曾说，在一长串惊人的侦探案中，再没有比这更复杂的案子了。我沿着灰白的道路走着，心里默默地祷告着，愿我的朋友早点来这儿吧！

忽然，一阵跑步声和唤着我名字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我转身望去，以为是摩梯末医生，没料到追我的竟是一个矮小瘦削的陌生人。他大约三四十岁的样子，胡子刮得很干净，面貌端正，头发淡黄，下巴尖瘦，穿着一身灰衣服，戴着草帽，肩上挂着一只植物标本匣，手里拿着一只绿色的捕蝶网。

“我相信您一定会原谅我的仓促无理，华生大夫。”他喘着气跑到我跟前说：“我想您从咱们的朋友摩梯末医生那儿可能已经听到过我的姓名了，我就是住在梅利瑟的斯台普吞。”

“您的木匣和捕蝶网已经告诉了我了，我早就知道斯台普吞先生是一位生物学家，可是您怎么能认出我呢？”我不解地问。

“是这样，在我拜访摩梯末大夫时，您正从他的窗外走过，于是他就指给我看了。我也要走这条路，于是我先上来作个自我介绍。亨利爵士的这趟旅行一切都好吧？”

“很好，谢谢您。”我说。

“查尔兹爵士惨死之后，我们都担心新来的准男爵不会住这里。对有钱人来说屈尊隐居在这样一个地方，有点不值得。当然，这用不着我多说什么。我想亨利爵士对这件事担忧过吗？”

“您一定听过关于威胁这一家族魔鬼般的猎狗那个传说吧？”

“我听说过了。”

“这儿的农民对传闻相信极了！他们每个人都发誓说，在这片沼泽里曾见过这样一只大狗。”他认真地说，“这件事给查尔兹爵士影响很大，以至于后来发生了那样悲惨的事。”

“他怎么会那样呢？”

“他一看见狗就神经紧张到对他有病的心脏以致命打击的程度。我想在他临死的那天晚上，在水松夹道里，他一定是看到了类似的东西。我热爱这个老人，过去我就担心会发生什么灾难，再说他的心脏很虚弱。”

“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

“我的朋友摩梯末大夫对我说的。”

“您认为查尔兹爵士是因为一只狗的追赶而吓死的吗？”

“我想是这样。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对这件事怎么认为的呢？”

他的问话让我屏住了呼吸，但瞧着他那温和的面孔和沉着的眼光，又觉得他并非故意使我惊讶。

“华生大夫，要想让我们假装不认识您，那是很难做到的。我们早已看过您那些侦探记述了。摩梯末大夫对我谈起您时，他也对您很敬佩。如今您来到这里，一定是因为

福尔摩斯对这件事感兴趣，我自然想听听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很抱歉，我恐怕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冒昧地问一下，他是否要亲自来这儿呢？”

“他正在集中精力搞别的案子，还不能离开城里。”

“真可惜！他的参与或许会给我们带来希望。您在进行调查时，如果有我效劳的地方，请尽管差遣好了。我会尽可能地提出建议或协助您的。”

“感谢您的好意，我并不需要什么协助，我不过是来拜访我的朋友。”

“好呀，您这样做很对，”斯台普吞说，“我是多管闲事，以后再不提这些事了。”

我们走过了一条狭窄多草的小路，曲折迂回地穿过沼地。右侧是陡峭的乱石密布的小山，多年前已被开成了花岗石采石场；正对着我们的一面是暗褐色的崖壁。

“顺着这条沼地小路慢慢走一会儿，就能到梅利瑟了，”斯台普吞说，“或许你能腾出一小时的时间来吧，我很愿意把我妹妹介绍给您。”

听了他的邀请，我首先想到应该去陪伴亨利爵士，可是很快又想起摆满他书桌上的文件和证券，对这我又无法帮助他。况且福尔摩斯还会特意说过，对沼地上的邻人们要加以关注。因此，我和他一起转入了小路。

“这片沼地真是个奇妙的地方，”斯台普吞向四周环顾着，说：“我虽然在这儿住了两年，但当地居民还认为我是新来的呢，我们搬来的时候，查尔兹爵士也刚过来不久。我喜欢观察乡间的每一部分，所以我知道的就比别人多。比如说北面的大草原，中间矗起了几座奇形怪状的山，您



能看出它的奇特之处吗？”

“这像是个少有的能纵马奔驰的好地方。”

“您自然会这样想，这种想法已不知葬送了多少条生灵了。您瞧见那些密布着绿色草地的地方了吗？”

“看见了，那地方比别的地方更肥沃呢。”

听了我说的话，斯台普吞大笑起来。

他说：“那就是大格林盆泥潭。在那里只要一步不小心，不管是人是畜都会丧命的。昨天我还看见一匹小马跑进去再没出来。在干燥的月份，穿过那里也危险。这几场秋雨之后，那里就更可怕了。但我能找到通往泥潭中心去的道路，并能活着回来。天哪，又有一匹小马陷进去了。”

这时，我看到那绿色的苔草丛中，有个棕色的东西正在上下翻滚，脖子扭来扭去向上伸着，随后发出一阵痛苦的长鸣，可怕的吼声在沼地里回音不断。我吓得浑身都凉了，可斯台普吞的神经似乎很坚强。

他说：“真惨，两天之内就葬送了两匹马，在干燥的天气里，它们习惯往那里跑，大格林盆泥潭真是个好地方。”

“您不是说您能穿过去吗？”

“这里有一条小路，我已经找到了，不过只有动作灵敏的人才能过去。”

“您为何要进入那可怕的地方呢？”

“啊，您看到那边的小山了吗？那多像一座周围无法通过的小岛。那个地方一定生长着稀有植物和蝴蝶呢。”

“哪天我也去碰碰运气去。”

听了我的话，他的脸上现出惊讶的表情。

“快别这样想吧，那样就等于是我害死了您，”他说道，“我担心你不能活着回来，我是靠着复杂的路标才走到那里

去的。”

“那是什么？”我突然喊了起来。

一声既长又低、凄惨得无法形容的呻吟声传遍了整个沼地，但说不出是从哪里发出来的。起初是模糊的哼哼声，接着又变成深沉的怒吼，再后来又传来忧伤而有节奏的哼声。

斯台普吞好奇地望着我说：“沼地真是个奇怪的地方。”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农民们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狗在寻找它的猎物。以前，我曾听到过一两次，可是声音从未有这么大。”

听着那吓人的声音，我的心里好害怕。在这广大的原野上，除了有一对大乌鸦在我们身后的岩岗上呱呱大叫之外，别无动静。

“您是生物学家，怎能也相信这传闻？”我说道，“您认为这种声音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呢？是从污泥干沉还是地下水往上冒，或是别的原因。”

“我想都不是，那是动物发出的声音。”

“也可能是。您听过鹭鸶叫吗？”

“从来没听过。”

“在英伦这是一种很稀有的鸟，几乎都绝种了，在沼地可能还有。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种鹭鸶的叫声。”

“这声音是我一生中最可怕、最奇怪的了。”

“唉，这真是个神秘可怕的地方。你看小山那边，您说那些是羊圈吗？”

我指着远处的山坡上，一堆堆石头围成的圆圈问道。

“不，那是我们可敬的祖先的住处，史前时期住在沼地里的人很多，后来就没人在那里住过了，咱们看到的还和

他们离开房子前一样。那些是他们的缺了房顶的小屋。若是能到里面走一趟的话，说不定能看到他们的炉灶和床呢。”

“规模真像个市镇。那是什么时候的人在那里住呢？”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他们在这些山坡上放牧，他们还学会了开掘锡矿。对面的壕沟，就是挖掘的遗迹。华生大夫，您会发现沼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请等一会儿，一定是赛克罗派德大飞蛾。”

正说着，一只不知是蝇还是蛾的东西飞过了小路。这时，斯台普吞以少有的力量和速度扑了过去。让我吃惊的是，那只小动物竟向大泥潭飞去，我的朋友却挥舞着他那绿色的网兜，敏捷地曲折前行着。我怀着既羡慕又担忧的心情，站在那里望着他像一只大飞蛾一样跳跃着。一阵脚步声从身后传来，我转过脸，看到离自己不远处有一个女子。她是从梅利瑟方向来的，因为一直被沼地的洼处遮挡着，所以直到离得这么近才发现。

我相信面前的这位小姐是斯台普吞小姐，因为在这沼地里女人太少了。她确实是个少见的美人，应当属于不平凡的那个类型。她同她的兄长斯台普吞的相貌迥然不同。她生就一副高傲而美丽的面孔，五官端正，身段优美，再加上高贵的衣着，就像是沉寂的沼地小路上的一个仙女。我转过身来的时候，她正在看她的哥哥，随后她快步向我走了过来。

我摘下帽子刚想说几句礼貌的话，她却对我说道：“快回去，马上回伦敦去。”

她的眼睛向我发出火焰般的光芒，一只脚不耐烦地在地上跺着。

我惊讶地望着她问：“我为何要回去呢？”

“我不能解释。”她压低嗓音恳切地说，“看在上帝的面  
上，照我所说的去做吧，再也不要来沼地。”

“我刚来呀，怎能……”

“您这个人哪！怎么说你呢，你看不出这个警告是为你  
好吗？”她叫了起来，“回伦敦去，今晚就动身，一定要离  
开这里！嘘，我哥哥来了！关于我的话，不要提一个字。  
麻烦您把这杉叶藻那边的兰花摘给我好吗？我们的沼地上  
兰花特多，可惜您来得晚了，看不到这里的美丽之处了。”

这时，斯台普吞不再追那只小虫了，大喘着气，面孔  
通红地来到我们身边。

“贝莉，是你！”他的语调并无诚意。

“杰克，你跑得很热吧。”

“是呀，我刚才在追一只大飞蛾，那是只在晚秋时才  
见到的。真可惜，没有捉到！”他说话时一双小眼睛不时地  
朝我和那女子脸上看着。

“看得出，你们已经自我介绍了。”

“是啊，我正对亨利爵士说，他来得太晚了，沼地上的  
美丽之处已看不到了。”

“啊，你以为这位是谁呀？”

“我想他一定是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不对。”我说道，“我不过是个卑微的普通人，我是华  
生医生，爵士的朋友。”

她那富于表情的面孔因懊恼而泛起红晕。“我们竟然在  
误会中谈起天来。”她说道。

“没关系，你们谈话的时间并不长呀。”她哥哥说话时  
仍怀疑地看着我们。

“我没把华生大夫当作客人，而是把他当作本地住户和他谈话。既然来了，您不想看一看梅利瑟的房子吗？”她以邀请的口气对我说。

不多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沼地上的一座苍凉孤独的房子前，从前这是牧人的农居，可现在已变成一幢新式的住宅。四周被果园环绕着，那些树大多矮小，发育不良。一个干瘦、衣着陈旧的老男仆把我们让了进去。里面的屋子很大，室内布置得整洁而高雅。我从窗口向外望着，那绵延无际的花岗岩般的沼地，向着远方地平线起伏着。我纳闷，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子和这个美丽的女士怎么来这儿居住呢？

“选了个怪里怪气的地方，可我们在这儿过得很快乐，”他像是看出了我心里在想什么，“不是吗？贝莉？”

“很快乐。”她很勉强地说。

斯台普吞说：“我曾在北方办过一所学校，那种工作对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不免枯燥乏味，但能和青年们生活在一块总是愉快的。可后来，我们的运气不好，学校里发生了严重的传染病，死了三个男孩，学校遭到这次打击后，我的资金几乎全部赔了进去。关闭学校后，由于我对动物学和植物学强烈爱好，这里又可以提供很多材料，我和我妹妹一样深爱着大自然研究工作。我说的这些，是不是您所了解的？”

“我曾想过这里的生活对你适合，对你妹妹却有些枯燥乏味了。”

“不，我并不觉得枯燥。”她赶紧说。

“我们有书，有关关注的事业，还有着有趣的邻居。摩梯末医生在他那一行里可有学问了！可怜的查尔兹爵士也是

可亲的同伴。我们对他很了解，并深深地怀念他。今天下午我是否该去拜访一下亨利爵士？”

“我想，他见到您会很高兴的。”

“那么，最好顺便说一下，等他方便的时候，我再去吧。华生大夫，我收集了许多鳞翅类昆虫，您愿意上楼看看吗？等您看的时候，午饭就准备好了。”

我不想在这儿久留，那阴惨的沼地，不幸的小马和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都给我的心灵蒙上一层忧伤的色彩。我急于要回去看看我的委托人，他怎么样了，斯台普吞小姐真诚的警告不是要对他说吗？我婉拒了使我留下来吃午饭的邀请，说了一会话后，我马上踏入归途，顺着来时的那条长满野草的小路走了过去。

我没费多少力气地沿着原路走着，还没走到大路，就惊异地看到斯台普吞小姐正坐在小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她由于经过剧烈运动，脸上泛出美丽的红晕。

“华生医生，为了截住你，”她叉着腰说，“我连帽子都没戴就一口气跑过来了，我想对您说声抱歉，我竟把您当成亨利爵士了。请把我说的话都忘了吧，这些话别放在心上。”

“斯台普吞小姐，这些话我是忘不了的，”我对她说，“我很关心我的朋友亨利爵士的安全，您为什么让他赶紧回伦敦去了呢？”

“这只是女人的一时之念罢了，华生大夫，以后您对我了解更深的时候，就会知道我的一言一行并不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不对。我记得您那时的眼神，那发抖的音调。请您对我如实地说吧，斯台普吞小姐，我一到这里就感到周围满

是疑团。生活已经变得像格林盆泥潭一样了，到处都是——片片的绿丛，人们会在那里陷入泥地，却没有一条脱身的道路。告诉我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她的脸上闪过一缕犹豫不决的神情，就在要回答我的时候，她的两眼马上又变得坚决起来。

“华生大夫，您想得太多了，”她说道：“我哥哥同查尔兹伯爵交情很深，得知他的噩耗后，我们都非常震惊。在这悲剧发生之后，我感觉他所表现的恐惧是事出有因的。现在这家人的后代要在这儿住，我自然感到很担忧，觉得灾难会降临他的身上，因而我说了那些话。”

“您所说的危险是什么呢？”

“您不知道那个猎狗的故事吗？”

“我并不相信那个谣言。”

“可是我相信。如果您能劝说亨利爵士的话，就让他永远别到那是非之地。四海之大，上哪儿不能安身呢？”

“亨利爵士既然来了，就不怕那个危险的地方。除非您再详细地说说，不然他决不会离开那里的。”

“很抱歉，我说不出更多的了，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任何具体的东西。”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斯台普吞小姐，你怎么不愿意当你哥哥的面说那些话呢？这里面另有隐情吗？”

“我哥哥盼望着这座庄园有人住下来，那样的话会给穷人带来好处。如果他知道我说那些话，他会大发雷霆呢。现在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我得回去了。不然，他找不到我，就会怀疑我来和你见面了。再见吧！”说完，她转身走了。

我望着她消失在乱石之中的身影，怀着莫名的恐惧转身向巴斯克维尔庄园走去。

##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赶回了巴斯克维尔庄园。从那之后，我按照事情发生的前后，给福尔摩斯写了一份又一份的报告。

下面就是其中之一——

亲爱的福尔摩斯：

相信你已从我先前发出的信和电报中及时地了解了那个极荒凉角落所发生的一切。一个人在那儿呆得越长，对沼地的印象就越深刻，它是那样广大而又具有可怕的魔力。只要你一到了沼地的中心，你就看不到近代英国一点的痕迹了；另一方面，你到处会看到史前人的房屋和劳动成果。当你在斑驳的山坡上看到用灰色岩石建成的小屋时，你就会忘记所处的时代。我不是个考古学家，可是我能想象得出，那些史前人一定是不喜争斗而受人压迫的种族，因而到了这谁也不愿居住的地方。

诚然，这些描述对你这样讲求实际的人来说毫无意义，会感到乏味。还是把话题转到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的事情上吧。最近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我一五一十地对你说吧。首先，你得了解与之相关的一些事。

其中之一就是沼地的那个逃犯现在已经跑了，这对本区的居民来说可以睡得安心了。在他逃跑以来的两周内，无人知道他在哪。当然了，任何一所石间小房都可以藏身。



至于食物呢，沼地里有不少羊可以捕杀。这些就不多交代了。

我们这里一块住着四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因此我们还能很好地照顾自己。坦白地说，让我心中不安的是斯台普吞一家。他住的地方孤立无援，家中只有一个女仆、一个老男仆和他们兄妹二人，而这个哥哥并不强壮。若是那个逃犯闯进来，后果不堪设想。亨利爵士建议马夫波金斯到他们那边睡，以防万一，而斯台普吞毫不在意。

亨利爵士对斯台普吞小姐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他肯定有左右她的力量，因为我曾看到，她在谈话时不断地望着他，像是她所说的话需要征求他的同意似的。我相信他待她很好。她一开始就很关心亨利爵士，试图善意的警告他离开沼地。

斯台普吞拜访巴斯克维尔的第二天早晨，他又带领着我俩去看关于放荡的修果传说中的出事地点。在沼地里走了好几英里才到，那地方的确荒凉凄惨，因而有了那段故事。我在两座乱石岗中发现了一条短短的山沟，顺着这条山沟走过去，就到了一片开阔多草的空地。处长着白棉草，空地中央矗立着两块大石头，顶端已被风化成了尖形，这个景象与传说中的相符。亨利爵士不止一次地认真问过斯台普吞是否相信那个魔犬真的会干预人间的事。斯台普吞回答得很小心，看得出他是尽量少说，可能是考虑到对男爵情绪的影响，可他很害怕使我们感到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也和一般人一样。

在归途中，我们在梅利瑟吃了午饭，亨利爵士和斯台普吞小姐就是在那里结识并相互爱慕的。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还一再提到她，从那天起，我们几乎天天都和他们

兄妹见面。人们一定会认为，男爵同斯台普吞结合起来，她哥哥肯定会高兴的。可是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每当亨利爵士对他的妹妹稍加注视时，他的脸上就露出强烈的反感，并想尽办法避免他俩有独处的机会。

你曾指示过我，永远不准亨利爵士单独出门，可是在我们所处的种种困境之外再加上爱情的问题，可真难办多了。他俩在一块的时候，我总不能在边上执行你的命令吧，那我就没人理了。

星期四那天，摩梯末和我们一块吃饭，他说他欣喜地在一座古坟里拾到一块史前人的颅骨。真没见过像他这样的热心人！后来斯台普吞兄妹也来了，在亨利爵士的恳求下，这位医生领我们到水松夹道去了，他给我们讲了查尔兹爵士遇难前后的经过。我们在两旁各有一条狭长草地的小路边散步边走着，我在心中想象着事件发生的实况，查尔兹爵士就是顺着这条阴森的夹道奔跑的。我们也找到了老爵士留下烟灰的地方，我总觉得这一切扑朔迷离，背后肯定隐藏着阴谋。

自上次给你写信后，我又认识了赖福特庄园的弗兰克兰先生，他住在离我们约四英里的地方。他是一位头发银白的长者，面色红润，性情暴躁。他关注英国的法律，并为诉讼法花去很多钱。他所以与人争论，是想获得争论时的快感。他特别精通旧采邑权法和公共权法，他有时利用他的知识维护弗恩·沃西村居民的利益，但有时又来反对他们。据说目前他手中还有多宗未了的诉讼案，说不定诉讼案会耗尽他的财产。到那时他既不会害人也并不会帮助人了。他是个业余天文学家，有一架上乘的望远镜，一到晚上，他就爬到屋顶上，用它向沼地上眺望，希望能发现那

个逃犯。听说他最近要控告摩梯末医生，因为摩梯末医生私自掘出了一具新石器时代的颅骨。这位弗兰克兰先生确实很有趣味。

下面我再给你讲一些关于白瑞摩的重要事情。你从伦敦发来的试探性电报什么也没证明。我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亨利爵士，他马上把白瑞摩叫过来，问他是否亲自收到那封电报，他说是的。

亨利爵士又问是那孩子亲手交给他的吗？白瑞摩像是很惊讶，他稍稍想了一会说：“不是，当时我正在楼上小屋里，是我老婆给我送回来的。”

“是你亲自回的电报吗？”

“没有，我告诉我老婆应当怎么说，她下楼照我的意思办了。”

当晚，白瑞摩重新提起这个问题，说道：“我不太明白，亨利爵士，今早您问我的话，是我做错了什么事让您失去对我的信任吗？”

亨利爵士对他说绝无此意，并把自己大部分的旧衣服给了他。他在伦敦新置办的东西已全部运来了。

白瑞摩太太生得胖而结实，很拘谨，几乎是带着清教徒式的严峻，你很难想象出一个比她更难动感情的人来了。自从第一天晚上，曾听到她伤心地啜泣后，我以为白瑞摩性格残暴，但昨晚的奇遇消除了我的全部怀疑。

昨天晚上，大约在深夜两点，我被屋外偷偷走过的脚步声惊醒了。我打开门偷偷地往外瞧，有一条长长的黑影投射在走廊的地上，穿着衬衫和长裤，光着脚。我从他的身体轮廓可以断定，他就是白瑞摩，看那样子鬼鬼祟祟不可告人。

我曾告诉过你，那环绕大厅的走廊是被一段阳台隔断了的，在阳台的另一侧又继续下去。我一直等到他走得不见了之后才跟踪下去，当我走近阳台的时候，他已走到了走廊的尽头了，走进一个房间。这些房间现在既无陈设又无人住，以至于他的行动就显得神秘，灯光很稳定，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我屏住呼吸向屋里偷看。

白瑞摩在窗前弯腰拿着蜡烛，靠近窗玻璃，头部侧面朝着我，当他向漆黑的沼地注视时，表情既焦急又严肃。几分钟后，他不耐烦地弄灭了蜡烛。我赶快回到房间，正要入睡时，我听到什么地方有拧锁头的声音。我搞不清这个房间正在进行一个怎样的事，我相信迟早会水落石出的。今天早晨我曾和亨利爵士长谈了一次，根据昨晚所作的观察，我们已作出了一个行动计划，这在下篇里再告诉你吧。

##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亲爱的福尔摩斯：

从担当起这个使命起，我就没能给你提供多少消息，而事情的发展愈来愈复杂了。在我最后的那篇报告里，我提到白瑞摩在窗前的事，这回我已准备了相当多的令人吃惊的材料。我把全部的情况都告诉你，你自己去判断吧。

在那天夜里跟踪白瑞摩的第二天早饭以前，我到那间房子去察看了一下，西面那扇窗户和别的窗户都不同，在这里可以俯瞰沼地，而且距离最近，也只有从这儿才能一直望到沼地。由此推断，白瑞摩一定是在沼地上找什么东西，或是什么人，因为要达到这种目的只有这个窗户适用。如果那是他在搞什么恋爱把戏的话，会让他的妻子惴惴不安，他的确是个相貌出众的家伙。我回到自己房间后听到的开门声，可能是他出去赴约去了。也许这种猜测是无聊的。

无论怎样，我得把这件事秘而不宣地承担起来。早饭后，我就把这听到的事告诉了男爵，没料到 he 并没有觉得吃惊。

他说：“我早就知道白瑞摩在夜里经常走动，我曾想同他谈谈这件事。我也听到过两三次，时间和您说得差不多。”

“也许他每晚都要到那窗前去一趟呢。”我提醒道。

“也许是。咱们得跟踪一下，若是福尔摩斯在这里，他会怎么干呢？”

“我相信他一定会像您所建议的那样行动，去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咱俩干脆一块干吧。”亨利爵士情绪高涨起来。

“那样的话，他一定会有所发觉的。”

“这个人有点聋，无论如何咱们得抓住这个机会。咱们今晚就一起坐在我的屋里，等他走过去。”他说着高兴得搓着双手。

准男爵已和拟订修筑计划的建筑师以及来自伦敦的营造商、来自普利摩斯的装饰匠和家具商都联系过了，因此不久这儿就会有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朋友显然怀有远大的理想，并决定不辞辛苦地来恢复这个大族的威望。这所房子重新布置后，所差的就是一位夫人了。他没有料到他为之着迷的斯台普吞小姐，会给他带来不安和烦恼。

亨利爵士准备行动了，但我担心此行会去沼地，就劝他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说福尔摩斯郑重地指示我，不能让他单独到沼地去。

亨利爵士把手扶在我的肩膀上说：“我的伙伴，虽然福尔摩斯聪明绝顶，他能知道我到沼地后发生的事情吗？我相信您决不愿意做一个妨碍别人的人吧。”

我不愿让他单独行动，但他已下了决心，拿起手杖先走了。我不能让自己的良心遭受责备，于是，我马上朝着梅利瑟宅邸的方向出发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沿着道路匆匆赶去，一直到我走到沼地小路分岔处才看到亨利爵士。我爬上一座小山，从山上我居高临下地观望一切——就是那座插入采石场的小山。

从山上我看到亨利爵士正在沼地上走着，身边有一位女人，肯定是斯台普吞小姐，显然他俩是约好的。他们一面并肩徐徐而行，一面说话。她的双手做着很急促的手势，似乎对自己所说的话很认真。他们俩在那儿聚精会神地谈着话，我突然发现一个绿色的东西在空中浮动。那绿色的东西是装在一根杆子的顶端的。拿着杆子的人正在坎坷不平的地方走着，那人正是拿着捕蝶网的斯台普吞。

就在这时，亨利爵士突然将斯台普吞小姐拉近身旁，他的胳膊环抱着她，她似乎力图挣脱，并抗议似的举起一只手。随后我就看到他俩一跳就分开了。原来是受到了斯台普吞的搅扰。他狂奔着向他俩跑去，那只捕蝶网可笑地在他身边摆动着。他在那对爱侣面前激怒得手舞足蹈起来，像是在责骂亨利爵士，爵士在解释，他变得更加暴怒了，那位女人并未向她哥哥解释，站在一旁高傲地看着。后来，斯台普吞转身向他妹妹招了招手，她犹豫不决地看了亨利爵士一眼，就和她哥哥并肩走了。那生物学家的手势表明，他对他同样的愤怒。亨利爵士慢慢地沿着来路，垂头丧气地走回去了。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沿着山坡跑了下去和准男爵在山脚下相遇。他的脸色气得通红，显然他对我跟着他极感气愤。

对于他的恼怒，我把一切都解释给他听了，我的坦白冲淡了他的怒气。他终于发出了悔恨失望的哭声。

他向我倾诉了这求婚不成的烦恼，并问我：“你见过她哥哥以前也像个疯子吗？”

“我没有见过。”

“我敢说：他在装傻。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头

脑清醒的人，但我怎么也想不出，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吗？”

我对他说：“没有，别多想了。”

亨利爵士很委屈地诉说着他求婚不成的烦恼，他说他俩是一见钟情，可她哥哥从不让他俩待在一起，今天他们终于有了单独谈话的机会了。可还是碰上了那不近情理的哥哥。

他告诉我斯台普吞小姐不许他谈爱情，只是一次次重复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让他马上离开这里，永远别回来，否则她永远不会快乐。亨利爵士说：“我对那女士怎么了，我怎敢使她不高兴啊？难道因为我自以为是个准男爵，就可以为所欲为吗？结局你看见了，他和她一起走了，而我呢，简直被弄得莫名其妙了。华生，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当时虽然提出了一两种解释，说实在的，连我自己都没真正弄清其所以然来。

当天下午，斯台普吞又亲自来访，他是为了自己早晨的态度而专程来道歉的。两人在亨利爵士的书房中经过长时间的交谈，结果消除了裂痕，并且约好，下星期到梅利瑟去吃饭。

事后，亨利爵士跟我谈起书房谈话的内容。斯台普吞说他妹妹是他生活中的一切。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他能这样重视她，男爵挺高兴，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而且他是极其孤独之人，只有她陪伴着，他才心安，一旦想到要失去她，他多难过伤心呀，以至于看到男爵要将她夺去时，他大为震惊，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福尔摩斯，我再来说一下那夜半哭声和白瑞摩太太满



面泪痕的秘密吧。这些事经过我两夜的努力就彻底弄清了。

我先前已和亨利爵士约好，一块在他的房间里开始午夜的行动。第一天晚上将近凌晨三点时，除了楼梯上端的大钟报时外，再没有别的声音，之后我们就睡着了。第二天夜里，我们捻小了灯头坐在那里等待，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听到过道里咯吱咯吱的脚步声。

我们听着那脚步声悄悄地走了过去。然后准男爵轻轻推开门，我们就开始了跟踪。我们轻轻地走到了另一侧的厢房，刚好能看到他那蓄着黑须的、高高的身影。他弯腰伛背，用脚尖慢慢走过了过道，走进了上次进去的那个门口。我们迈开小步走了过去，幸好那人聋得厉害，又在全神贯注地干自己的事，他没有察觉我们的行踪。最后，我们走到门口偷偷一望，见他正弯腰站在窗前，手里拿着蜡烛，他的面孔紧压在窗玻璃上。

准男爵按捺不住走进屋里，白瑞摩吓得猛地离开了窗口，在我们面前浑身发抖地站着。他脸色苍白，惊恐的眼睛胆怯地望着我们。

“白瑞摩，你在这里干什么？”

“爵爷，我没干什么，我四处走走，是看看窗户是否上了插销。”

他说话时，手中的蜡烛不停地跳动着。

“白瑞摩，告诉你，你必须说实话，免得再添麻烦。别说谎话，你在窗前干什么来着？”

那家伙两手扭在一起，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们。

“爵爷，我没做坏事，我不过是把蜡烛靠近窗户！”

“你为什么要将蜡烛拿近窗口呢？”

“亨利爵士，别问我了，这是我个人的事，与别人无

关。”

我灵机一动，便从管家抖动着手的手里把蜡烛拿了过来。

“他一定是拿它作信号用，咱们看看有没有回应的信号。”我说着像他一样地拿着蜡烛，注视着黑沉沉的外面。我只能模糊地辨别出重叠的黑色的树影和无垠的沼地。后来，我大声欢呼起来，在正对着暗黑的方形窗框中央的远方，忽然在夜幕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黄色光点。

我喊道：“在那儿！”

“爵爷，不是，那什么也不是！”管家急着说，“我向您保证，爵爷……”

“华生，把光移开，你瞧，那个灯光也移开了，”准男爵喊了起来，“你这个老家伙，你正在搞什么阴谋，你的同伙是谁？”

管家的面孔竟然变得无所谓，“这是我个人的事，于您无关，我不想说。”

“那么，你不要在这里当管家了，走吧。”

“很好，爵爷。我该走的时候一定走。”

“你真不知羞耻，你家的人和我家的人在这所房子相处了一百年了，而你现在还要想法来害我。”

“爵爷，不是在害您呀！”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白瑞摩太太站在门口，脸色比她丈夫更加苍白，样子显得异常慌张。

她穿着裙子披着披肩，急匆匆地说：“约翰！约翰！是我把你连累到这种地步，这都是我干的，亨利爵士，这完全是我的缘故，是我恳求他那样做的。”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那不幸的弟弟正在沼地里挨饿呢，我们不能让他在

我们的门口饿死。这灯光是告诉他食物已准备好的信号，他那边的灯光正是送饭的地点。”

“这么说，你的弟弟就是……”

“爵爷，就是那个逃犯塞尔丹。”

“这是真的，爵爷。我说过我不能告诉您，而现在您全听到了，您会清楚的，即使有阴谋，也不是要对您使坏的。”

他就是这样对窗前灯光做了解释。亨利爵士和我都惊讶地盯着那个女人。难道他和那罪犯真的是亲姐弟吗？

“爵爷，是真的，我就姓塞尔丹，他就是我的弟弟。他小的时候，我们太纵容他了，无论什么事情都随着他的意思，弄得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为了他快乐才存在的。因此他就应当在这世界里为所欲为。后来，他又交上坏朋友，就变坏了，玷污了我们家的名声。他的罪行越来越重，离送上断头台不远了。爵爷，可是对我来说，他永远是那个我曾抚育过的一头卷发的孩子。他之所以敢从监狱逃出来，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住在这，能给予他帮助。有天夜晚，他拖着疲倦而饥饿的身体来到这儿，狱卒在后面紧追不舍，我们只好把他领了进来，给他饭吃。后来，爵爷，您就来了，我弟弟认为他在沼地里会更安全一些，于是就到那里藏起来了。在每隔一天的晚上，我们就在窗前放一会灯火，看看他是否还在那里，如果有回答信号的话，我丈夫就给他送去一些面包和肉。我们每天都希望他快走，可他仍在那里。这件事不能怨我丈夫，应该怪我，因为他是因为我才干那些事的。”

听得出，这女人的话说的都是实情。

“白瑞摩，这是真的吗？”

“亨利爵士，这完全是真实的。”

“好吧，我不怪你做了这事，忘掉我刚才说的话吧。你们现在回自己的屋里去，明早再谈这件事吧。”

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又向窗户望去。

准男爵打开窗户，寒风吹着我们的脸。在深黑的远处，那个小小的黄色光点依旧在亮着。

“可能他放出亮光的地方只能从这里看到。”

“也许吧，那亮光离咱这多远呢？”

“我看是在裂口山那边。”

“也不过一二英里罢了。”

“恐怕还没有那么远呢。”

“白瑞摩送饭去的地方不会很远，那个坏蛋正在蜡烛旁等着呢。华生，我真想抓住那个坏蛋。”

当时我的脑子里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那人对社会来说是个不该宽恕的罪犯。如果我们借这个机会把他送回让他不再加害于人的地方，那不过是我们尽了责任。像他这样有着残暴天性的人，说不定别人要付出代价呢。

“我也去。”我说道。

“那您得穿上高筒皮鞋，带上左轮手枪。我们得赶紧出发，那家伙会吹灭蜡烛跑掉的。”

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出门了。在秋风低吟和落叶沙沙中，我们匆忙穿过黑暗的灌木丛。夜晚的空气里带着潮湿和腐朽的气味。我们刚走到沼地时，就下起了雨。那烛光依然在前面闪烁着。

“您带武器了吗？”我问道。

“我带了一条猎鞭。”爵士说。

“咱们最好是出其不意地抓住他，那可是个不要命的家

伙，小心点。”

准男爵说：“华生，在这样的黑夜，罪恶逞能时，我们会干得很出色。”

像在回答他的话一样，沼地里忽然发出一阵奇怪的吼声，就是我在大格林盆泥潭边缘上曾听见过的那样。先是一声长而深沉的低鸣，接着是阵阵怒吼，然后又是凄惨的呻吟。一会儿，又响了起来。准男爵抓住我的衣袖，他的脸在黑暗中变得惨白。

“天哪，那是什么东西呀，华生？”

“不知道，我曾听见过一次，那是来自沼地的声音。”

说着，声音消失了，死一样的沉寂紧紧地包围了我们。

“华生，这是猎狗的叫声。”准男爵胆怯地说着：“他们把这声音叫什么呢？”

我不解地问“谁呀？”

“那些乡下人啊！”

“他们没有文化，管他们把那声音叫什么。”

“华生，告诉我，他们怎么说的？”他又重复了一遍。

我犹豫了一会，说：“他们说那是巴斯克维尔猎狗的叫声。”

他咕哝了一会，又沉默了。

“是一只猎狗，那声音像是从几里地外传来的，我想是从大格林盆那个方向传来的？”

“嗯，是从那儿。”

“华生，你不认为那是猎狗的叫声吗？我又不是小孩，您不用担心，对我说实话吧。”

“我上次听到时，正和斯台普吞在一起。他说那可能是一种怪鸟的叫声。”

“不对，那是猎狗。我的上帝呀，那故事难道是真的吗？华生，您相信吗？”

“不，我一点都不信。”

“这事在伦敦可以当作笑料，但在这阴森森的沼地里，听着那叫声，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的伯父死后，他躺着的地方，旁边就有猎狗的足迹，这不很凑巧吗。我自认我不是个胆小鬼，可您摸摸我的手！”

他的手冰凉得像一块石头。

“您明天就会好起来的。”

“那叫声已深印进我的脑海了。您认为咱们该怎么办呢？”

“咱们别去追了，回去吧。”

“不，咱们是出来捉人的，一定得干下去。咱们在搜寻罪犯，但说不定有一只魔犬在追踪咱们呢。来吧，就是所有洞穴的妖魔都到沼地来，咱们也别害怕。”

在黑暗中，我们跌跌撞撞地向着那个黄色的光点缓缓前进着。

我们终于看出它是在什么地方了。一支流着蜡油的蜡烛被插在一条石缝里，两面都被岩石挡住，这样既可避免风吹，又不容易让别人发现。

一块突出的花岗石遮住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在它后面弯着腰，从石头上面望着那个作为信号的灯光。可我们并未发现旁边有人。

“咱们现在怎么办呢”亨利爵士悄悄地说道。

“在这里等着，他一定在烛光的附近。”

我的话刚说完，蜡烛附近的岩石后便探出一张可怕的面孔，一张满脸横肉、肮脏不堪、野兽般的面孔，乱蓬

蓬的头发，粗硬的长须，像是古代住在山边洞穴中的野人。他小而狡猾的眼睛，可怕地向左右黑暗中窥探。显然有什么东西已引起了他的怀疑。说不定是因为他还有什么和白瑞摩私订的暗号，我们不知道，也许是那家伙感觉出事情的不妙。我们考虑到他可能会窜开，就立刻跟了上前去。那罪犯尖声痛骂了我们一句，便打过来一块石头，我们闪身一躲，那块小石头打在大石头上。当他跳起来转身逃跑时，我一眼看见这家伙矮胖而强壮。我们从小山头冲过去，那人已由山坡那面疾驰而下，他一路上用山羊似的动作跳来跳去。

我们两个跑得都不慢，可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他。月光下，我们看见他在一座远处小山侧的乱石中变成了一个移动着的小点。我们跑得疲惫极了，他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最后看不见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我们从石头上站起来，放弃追捕行动要回家了。月亮低悬，明亮的月光衬托出一座花岗岩的嶙峋的尖顶。我们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站在绝顶上，恰似一尊漆黑的铜像。据我判断，那是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他两腿分叉地站着，低着头，两臂交叉，像是冲着眼前满布泥浆和岩石的荒野正在考虑什么问题。他不是那个罪犯，他的身材要高得多。我不禁惊叫了一声，并把他指给亨利爵士看，可是就在他转身抓我手臂时，那人不见了。

我原想向那儿走去，把那岩岗搜索一下，可是离得太远了。亨利爵士因为听到他的家族传说中那可怕的叫声后，神经紧张得厉害，不敢再冒险了。他并没有看到岩顶上那个孤独的人。他还不能体会那人的怪异的出现和他那傲然

的神气给我的震撼。

“是个狱卒，从这家伙逃脱之后，沼地里到处都是他们。”他说道。

也许他的解释是对的。令我们丧气的是，我们没能胜利地带回那个俘虏。

亲爱的福尔摩斯，我已经尽我所能了，把所能告诉你的都写出来了。当然我们已经有了些进展，已摸清了白瑞摩的行为的动机。但是神秘的沼地和那里的居民依旧让人捉摸不透。我盼望着你最好早些来我们这儿，同时我也争取澄清一些事。

寄自巴斯克维尔庄园  
十月五日



## 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除了给福尔摩斯写的报告及时地寄出外，我几乎每天都在写日记，来增强对事态的印象。我找几段日记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吧。

十月十六日——今天浓雾重重，并且露出荒漠起伏的沼地来，远处突出的岩石，由表及里沉浸在阴郁的气氛中。亨利男爵由于昨夜的惊恐，心情非常压抑，我的心情也感到异常深重。总觉得有一种危险向我们逼近。

我们的周围正在进行着一件有计划的罪恶的活动。这庄园中前一个主人的死，验证了这个家族中传说的真实性，农民们也一再声称见到了沼地里出现的怪兽。我两次亲耳听到一只猎狗在远处嗥叫，这是超乎自然的事吗？一只魔犬，它留下了爪印，又能吼叫惊天，这真不可想象。斯台普吞和摩梯末也许会信这套话，庄稼人把那狗说成是妖怪还不够，甚至形容它口、眼都冒着地狱之火。福尔摩斯决不会相信这说法的，我也不相信。事实归事实，我曾两次在沼地里听到那吼声。可是，这样一只大猎狗是从哪里来的呢？吃什么？白天为什么没有人见到它呢？

暂且放下这只猎狗不提，在伦敦发现的那个“人”总是事实吧！马车里的那人，警告亨利爵士的信，至少是真的吧，那个朋友或敌人究竟在哪儿，在伦敦吗？跟踪到我们这里来了吗？……会不会是我们看到的在岩岗上站着的

那个陌生人呢？

我只看到了他一眼，可有几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他绝不是我在这里所见过的人，他的身形比斯台普吞高得多，比弗兰克兰瘦些，他不会是在家里的白瑞摩。一定还有一个人在尾随我们。只要抓住这个人的话，我们的困难都会解决了。

我的第一种想法是准备把整个计划都告诉亨利爵士，另一种想法，我认为最聪明的想法是自己干自己的，不和任何人谈起。亨利爵士的神经已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我不能再增加他的焦虑，我必须单独行动了。

今天早饭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小事。白瑞摩要求同亨利爵士单独谈话。他俩在书房里关起门来谈了一会儿。我知道所谈的是什么事。过了一会儿，准男爵打开房门把我叫了进去。

“白瑞摩认为在他自愿说出秘密后，我们去追捕他弟弟的做法是不公平的。”他告诉我。

管家就站在我们的面前，面色苍白，可是很镇定。

“爵爷，我说的话可能过分了些，若是这样的话，请您原谅我，”他说道，“今早我听见你们回来并去追捕塞尔丹时，感到很吃惊。那个可怜的人，不用他再给我添麻烦了，也真够他苦熬一阵的了。”

“如果你真是自愿地告诉我们的话，事情就另当别论了，”亨利爵士说“实际上是你太太迫不得已才告诉我们的。”

“我一直没料到您竟会利用这一点，亨利爵士……我真没想到。”

“这个人对社会来说是个危险分子。沼地里到处都是孤

立无援的人家，而他又是个无法无天的人。比如斯台普吞家吧，只有他一个人保护家。除非塞尔丹被关进监狱，否则谁也无法安宁。”

“爵爷，他绝不会闯进任何人家的，反正他在这里再不会妨碍别人了，我向您保证，过不了几天他就要到南美。爵爷，我恳求您不要让警察知道他还在沼地里。他们已经放弃了对那里的搜捕，他可以一直藏到准备好船只为止。爵爷，我恳求您，什么都不要对警察说。”

“华生，你的看法呢？”

我耸耸肩说：“若是他离开英国，会给纳税人减去一桩负担呢。”

“他会不会在临走前行凶作恶呢？”

“他不会的，爵爷，我们为他准备好了所需要的一切。他若是再发疯，就会暴露藏身之所的。”

“这是实话，我答应你，白瑞摩……”亨利爵士说道。

“上帝保佑您，爵爷，我从心眼里感谢您！如果他再被捕，我妻子一定活不成了。”

“华生，我想咱们是在帮助别人犯罪吧？他刚才说的话，让我觉得干脆别检举那人了。算了吧，白瑞摩，你可以走了。”

那人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了些感谢的话，一边转身，犹豫了一下又转过身来。

“爵爷，您对我们太好了。有件事，我早就该说出来，这是我在验尸之后才发现的。这事我没对任何人提过，这是件同查尔兹爵士死亡有关的事。”

我和亨利爵士都站了起来。“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不，爵爷，这个我不清楚。”

“那么，你知道什么了呢？”

“我知道他当时要和一个女人见面。”

“和一个女人见面，那女人叫什么？”

“她的名字我没法告诉您，爵爷，我可以告诉您她姓名的字头是 L·L。”

“白瑞摩，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亨利爵士，您伯伯在那天早晨收到一封信。他时常收到一些向他求助的信。可那天，他只收到一封信，那信是从库姆·特雷西地方寄来的，那是女人的笔迹。”

“是吗？”

“爵爷，要不是因为我太太的关系，我恐怕记不起这件事了。几个礼拜前，她在清理查尔兹爵士的书房时，在炉后发现了一封烧过的信纸的灰烬，信已大部分烧成了小纸片，只有信末的一条还算完整，还能看出字迹，上面写着：‘您是一位君子，请千万将此信烧掉，请在十点钟时到栅门那里去。L·L。’”

“那张字条还在你那儿吗？”

“没有了，爵爷，我们一动它就粉碎了。”

“查尔兹爵士收到过同样笔迹的信件吗？”

“这个没注意，爵爷，这封信因为是单独寄来的，所以我才注意到它。”

“你搞不清 L·L 是谁吗？”

“不知道，爵爷，我知道的就这些，如果咱们能找到那个女士的话，咱们就能知道查尔兹爵士的死是怎么回事了。”

“白瑞摩，这么重要的线索，你怎么一直不说？”

“爵爷，那正是我们的累赘刚刚来到之后。另外，我们

爱戴查尔兹爵士，这事兜出来对我们那位可怜的主人没有好处，再说牵扯到一个女人……”

“你认为这一点会有损他的名誉吗？”

“嗯，我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爵爷，您现在对我们这么好，我不能再对不起您，就如实说了。”

“太好了，白瑞摩，你可以走了。”管家走了之后，亨利爵士转身向我说：“华生，咱们得把整个事情弄清楚，有人肯定知道事情真相，咱们得找到她。您觉得该怎样办呢？”

“得马上把全部经过告诉福尔摩斯，这样有价值的线索，他不来这儿，才是件怪事呢。”

我立即回到自己的屋里，给福尔摩斯写了关于今早谈话的报告。我明白他最近忙，从贝克街寄来的信很少，而且写得又短，无疑他的精力全神贯注在那封匿名恐吓信上了。他若是在这里该有多好啊。

十月十七日——今天大雨下了一天，房檐水滴沥沥。我想起那个身处荒凉、寒冷沼地里的罪犯，他现在所吃的苦也足以赎罪了吧。傍晚时分，我穿上雨衣雨鞋，在湿软的沼地里走出去很远，雨打在我的脸上，风在我的耳旁呼啸，坚硬的高地都变成了泥淖了。我终于找到了那黑色的岩岗，就是在这岩岗上，我看到那个孤独的监视人，我从它那嵯峨的绝顶，一眼望到远近光秃秃阴惨的高地。在远处的山沟里，巴斯克维尔庄园的两座细长的塔楼，隔着雾气，半隐半现地矗立在树林高处。除了那些密布山坡上的史前期的小房外，这里要算是我能见到唯一的人类生活的迹象了。

我往回走时，摩梯末驾着双轮马车赶了上来。他一向

很关心我们，几乎每天都到庄园看我们生活得好不好。他让我上车，我就搭他的车回家了。他的那条小长耳犬自从有一次乱跑到沼地后，就一直没有回来。我尽可能地安慰了他。

“摩梯末，我想这里凡是乘马车到达的住家，您大多都认识吧。”

“没有不认识的。”

“那么，您能告诉我，哪些妇女姓名的字头是 L. L. 呢？”

他想了几分钟说，“据我所知，有一个住在库姆·特雷西的叫劳拉·莱昂丝的女人，姓名的开头是 L. L。”

“她是谁啊？”我问道。

“她是弗兰克兰的女儿”

“什么！就是那个老顽童弗兰克兰吗？”

“是呀，她和一个到沼地来的叫莱昂丝的画家结了婚。可那个人是个下流的坏蛋，他遗弃了她，据我所知，过错可能并不完全在一方。她的父亲对她的事从来不管，父女俩不和，弄得她陷入窘迫的境地。”

“那她如何生活呢。”

“老弗兰克兰会给她不多的资助，因为他自己被那些乱事拖累得够呛了。她的事传出之后，此地有些人设法帮助她，斯台普吞和查尔兹都帮了忙，我也送给她一点钱，以便让她作起打字的营业来。”

我不便对摩梯末多说什么。明早我准备到库姆·特雷西去。若是能见到那位艰难度日的劳拉·莱昂丝太太的话，就会有助于调查工作。我一定发展到像蛇一样聪明了，因为当摩梯末问到很不便回答的问题时，我随便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把话题岔开了。

在这狂风暴雨的凄惨的天气里，只有一件值得记载的事，那就是我刚才和白瑞摩的谈话。

今天摩梯末在这吃了晚饭，饭后他和准男爵玩起牌来。白瑞摩到书房来给我送咖啡，我趁机问他：“你的好亲戚走了吗？”

“先生，我不知道。但愿他已经走了，因为他在这里只能给人添麻烦。三天前，我给他送了最后一次饭，之后再没听到他的情况。”

“那一次你见到他了吗？”

“没有，先生，可是我再到那里去时，食物已经不见了。”

“这么说，他一定还在那里呢？”

“先生，除非是另外那人拿去的，他可能走了。”

我盯着他问道：“这么说，你是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你见到他了吗？”

“没见到他，但沼地里确实还有一个人。”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塞尔丹告诉我的，先生，一周前或是更早一些的时候，他也在藏着呢。先生，和您老实说吧，为这事我很是伤脑筋。”他突然带着真挚的情感说。

“你听我说，白瑞摩，我来这里是帮助你的主人，没有别的目地。你究竟是因为什么伤脑筋呢？”

白瑞摩犹豫了一会儿，像是后悔不该随口说出，他突然对着向沼地而开的窗户挥手喊了起来：“先生，这些不断发生的事，我敢肯定那里正在进行着一个可怕的阴谋，先生，我真希望亨利爵士能回到伦敦去。”

“使你这样惊恐不安的有什么事实根据吗？”

“您看查尔兹爵士的死，验尸官所说的话，就已经够糟糕的了。那夜间沼地发出的怪声，谁敢在晚上从那里经过呢？还有藏在那里的人，他在等待什么呢？对巴斯克维尔家的人来说，绝不是好兆头。”

“关于沼地里的那个陌生人，你能告诉我什么吗？塞尔丹说过什么吗？他发现那人干了什么勾当吗？”

“塞尔丹看到过一两次，他是一个很阴险的家伙，什么情况也不暴露。他原以为他是警察，后来发现他另有企图。据他看来，那人像是上流人物，可他搞不准那人究竟在那儿干些什么？”

“那人住在什么地方呢？”

“他说住在山坡上古老的房子里，就是古代人住过的小石头房子。”“可他是怎么吃饭的呢？”

“塞尔丹发现有一个为他服务的小孩，给他捎去所需的東西，那小孩是到库姆·特雷西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的。”

“太好了，白瑞摩，这个问题咱们改日再谈吧。”管家走了以后，我透过模糊的窗玻璃，望着外面被大风横扫的树顶联成的高低不一的轮廓线。这样恶劣的天气，在石屋里的感觉不用说了。多么强烈的恨，才能使一个人在这种时候藏在那种地方。是怎样的急不可待的目的让他如此不辞辛劳，我决定要在明天尽可能地解开谜团。



## 岩岗上的人

来巴斯克维尔庄园后有段日子了，我已明确了两个极为重要的事实。一个就是库姆·特雷西的劳拉·莱昂丝太太曾给查尔兹爵士写过信；另外一个就是潜藏在沼地里的人，可以在山边的石头房里找到。

昨天傍晚，摩梯末医生和亨利爵士玩牌一直玩到很晚，我及时地把了解的事告诉了准男爵。今天吃早饭时，我刚把我的发现告诉他，并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到库姆·特雷西去。起初他急于要去，后来，我们俩人都觉得若是我单独去会更好一些。因为访问的形式越是郑重其事，我们了解的情况就会越少。于是，亨利爵士留在家里，我心里稍感不安地去寻找新的线索了。

马车到了库姆·特雷西后，我叫波金斯把马匹安置好，然后就去探访那位女士了。我很快就找到了她的住所，一个女人很随便地把我领进屋，当我走进客厅时，一位坐在一架雷明吞牌打字机前的女士赶忙站起来，笑容可掬地表示了欢迎。当她看出以前没见过我时，便恢复了原样，重新坐下来，问我来访的目的。

莱昂丝太太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她非常漂亮。她的两眼和头发都是深棕色，脸颊上虽有不少雀斑，可丝毫不影响她的美丽。起先我对她的美丽不由暗暗赞叹，但接着我发现她的表情粗犷，眼神生硬，嘴唇又有些松弛。

我说道：“我有幸同您的父亲认识。”

听了笨拙的介绍，那女人没有什么感觉。

“我和我父亲之间没什么关系，”她说道，“我不欠他什么，他的朋友也不是我的朋友。若不是已故的查尔兹爵士和一些别的好心肠的人的帮助，我早就饿死了，我父亲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

“我是因为有关已故的查尔兹爵士的事才到这里来找您的。”

听了我的话，女士的脸庞吓得苍白起来，雀斑因而更加明显了。

“我能告诉您什么呢？”她的手指神经质地玩弄着她那打字机上的标点符号字键。

“您认识他，是吗？”

“我刚才说过了，我感激他对于我处境的关心，让我能够自立生活。”

“您和他通过信吗？”

女士迅速抬起头，棕色的眼睛里闪着愤怒的光芒。她厉声问道：“您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呢？”

“我是避免让事情传出去，弄得无法收拾。”

她沉默了一会，之后带着不顾一切挑战的神色说：“好吧，我回答您提出的问题。”

“您给查尔兹爵士写过信吗？”

“我的确给他写过一两次信，感谢他的关心和帮助。”

“您还记得寄出的日期吗？”

“记不起来了。”

“您和他见过面吗？”

“见过，他来库姆·特雷西时会过一两次面。他是个做

好事不愿抛头露脸的人。”

“您说他很少和别人接触，他又是怎么知道您的困难的呢？”

她没加思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的可悲的经历，有几位绅士知道了，一个是查尔兹爵士的近邻和密友，斯台普吞先生，他的心肠太好了，他把真相告诉了查尔兹爵士。”

我知道查尔兹爵士曾几次邀请斯台普吞负责分发救济金，这个女人成为受益者不足为奇。

“您写过信请查尔兹爵士同您见面吗？”我继续问道。

莱昂丝太太的脸又红起来了。她生气地说：“先生，这真是令人不快的问题。”

“太太，我很抱歉，可是我不得不问。”

“我就回答吧，肯定没有。”

“在查尔兹爵士惨死的那天也没有过吗？”

她红润的脸色马上变得死灰起来。她哆嗦的嘴唇已经说不出“没有”来了，这一点，我看得出来。

我对她说：“可能是您忘记了，我还能记得那封信中的一段，您是这样写的：‘您是一位君子，请您千万将此信烧掉，并在十点钟时到栅门那里去。’”

我发觉我的话让她快晕过去了，但她尽全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天下难道没有一个真正的君子吗？！”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您冤枉查尔兹爵士了。他确实把信烧了，但有时烧了的信还可以认出来，您承认您写过这封信吗？”

“我写过，是我写的，”她喊道，同时把满腹的心酸倾

泻而出，“我没有理由为这事感到羞耻，我希望他能帮助我，我很想同他亲自见面，我是有求于他才请求与他见面的。”

“但是又怎么约在那样一个时间里呢？”

“是这样，那时我刚得知他第二天就要去伦敦，一去也许几个月。当时由于别的原因，我又不能到那里去。”

“为什么要在花园里会面而不到房子里面去拜访呢？”

“先生，一个女人在夜晚又怎能单独到一个单身汉的家里去呢？”

“噢，您到那里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我并没有去。”

我有些生气地提高嗓门：“莱昂丝太太！”

“我可以发誓，我没有去，有一件事让我不能去了。”

“那是件什么事呢？”

“是一件私事，我不能说。”

“这么说，您承认查尔兹死去的时间和地点正是你们要相会的地方，而您又没有前往那儿。”

“这是实情。”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可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

最后我结束这次毫无结果的拜访，站起来说：“莱昂丝太太，由于您不肯把您所知道的事情说出，您已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地步，您得负严重的责任。若是警察来调查的话，您的嫌疑就更大了。您既然是清白的，当初又为何否认在那一天您曾写过信给查尔兹爵士呢？”

“因为我觉得那事没有什么，我如实地说出，就会被牵连到一件丑闻中去。”

“那么您为什么迫切地要求查尔兹爵士毁掉您的信呢？”

“如果您已经读过那封信，您该知道因为什么。”

“我并没有读过信的全部啊。”

“您却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只引用了附笔，我说过那信已经烧得难以辨认。您为什么要让爵士烧掉这封信呢？”

“这是件纯属私人之间的事。”

“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您要避免公开的追究调查吧。”

“不，如果您曾听过关于我悲惨经历的话，你就知道我曾草率地结过婚，我过着被丈夫不断迫害的生活，而法律又不能惩罚他，我只好逆来顺受。我听说只要我能支付一笔钱就可以重获自由，可以过着自尊、幸福的日子。我就写信请求查尔兹爵士帮助我，如果我亲口讲这事，他一定会资助我的。”

“您为什么又没有去呢？”

“因为就在当时，我又从别处得到帮助了。”

“那么，您为何没写信给查尔兹爵士解释呢？”

“若不是第二天早晨我在报上看到那个不幸的消息，我一定会这样做的。”

这个女人的叙述前后相符，几乎找不出破绽来。我只能调查一下她是否在悲剧发生前的日子，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看来，她说的是实情，若是她真的乘马车去巴斯克维尔庄园的话，她得第二天清晨才能回库姆·特雷西，这样一次远行是无法守住秘密的。但我还是怀疑，从她的表情里可以看出她还有事瞒着我，为什么她每次都要竭力否认而又迫不得已地回答……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并不是她解释给我听的那样简单。

在回去的路上，我看到一座山接着一座山，山上有许多古时人们生活的遗迹。我想起站在黑岩岗上的人，不妨以此作为线索，把看到过他的那个地方进行搜寻。我应该从那里查看沼地里每一幢小房，直到找到为止。如果那人暗地追踪我，必要时我会用手枪逼着他。若是我找到那小房子，那人不在的话，不管等多久，我都要等他回来。在伦敦，福尔摩斯让他溜走了，在我的师傅失败之后，我能将他查出来，真是个大胜利。

我们就要时来运转了，不能总是运气不佳。给我们带来好运的不是别人，而是弗兰克兰先生。他胡须花白，面色红润，正站在冲着大道的花园门口。

“华生大夫，”他兴致勃勃地喊道，“您得让您的马歇会了，进来喝一杯酒祝贺我吧。”

我听到过这老头如何对待他女儿的事，对他实在没有好感，我正急于要把波金斯和马车遣回家，这可是个好机会。我下了车，给亨利爵士写了个便条，说明我要在晚饭时分散步去。然后，我就跟着弗兰克兰先生走进了他的餐厅。

“先生，这可是我一生中大喜的日子，”他不停地格格地笑着，“我已了解了两桩案子。我一定要教训一下这里的人们，这儿竟还有不怕打官司的人呢。我已证实了有一条公路整整穿过老米多吞的花园的中心，咱们得教训教训这帮大人物了，让他们知道，不能随便践踏平民的权利！我还封闭了一片弗恩·沃西家的人常去野餐的树林，我不能让他们随处乱钻乱扔。华生大夫，我真是太高兴了。”

“您得到什么好处了吗？”

“什么也没有，我感到骄傲的就是做这件事时，没有考

虑到个人的利益。我的行为完全是由对社会的责任感所推动的。譬如说，弗恩·沃西家的人今晚就有可能把我扎成草人烧掉，上回他们这样做时，我就报告了警察，可是县里的警察真丢人，他们没有保护我。弗兰克兰对女王政府的诉讼案，不久就会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了。我告诉过他们，他们那样对我总有一天要后悔的，我的话果然应验了。”

我问道：“怎么就能这样呢。”

老头自命不凡地说：“本来我要告诉他们一件迫切要知道的事。可是，我不会帮助那些坏蛋的。”

我本来一直想找个脱身的借口，不想听他闲扯，可是我又希望多听一些。我很清楚这老顽童的怪脾气，只要你一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就会产生怀疑不再说了。

“那是一件偷猎的案子吧？”我装作漠不关心地问道。

“老兄，是一件比这重要得多的事啊！沼地上那个犯人怎么样了？”

我吃了一惊，“您知道吗？他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我能帮助警察把他抓住。您没想过抓这个人的办法就是先找出他从哪里弄到食物，再根据这条线索去找到他吗？”

我听了他的话很有些纳闷，问道：“您是怎么知道他在沼泽地里呢？”

“我亲眼看见过那个给他送饭的人。”

我替白瑞摩担忧起来。被这样一个好管闲事的老头抓住把柄，可是件令人心烦的事。可是他接着说的话让我的心平静下来。

“您知道吗？他的食物是一个小孩给他送去的。您感到吃惊吧？我每天都从屋顶上的那架望远镜里看到他，他每

天都在同一时间走过同一条路呢。”

还好，我抑制住了自己对这件事的兴趣。一个小孩，白瑞摩曾说过，那个人是由一个小孩给送东西的。弗兰克兰发现的是他的线索，而不是那逃犯的线索。如果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事，就可以不用疲惫不堪地去追踪了。我还得必须对此保持淡漠态度。

“我想那可能是个沼地牧人的儿子在给他父亲送饭吧。”

我没料到我的话竟让这老顽固冒起火来。他两眼满是恶意地望着我，灰白的胡子像猫一样，他指着外面广袤的沼地说：“先生，您看到那边黑色的岗岩了吗？您看到远处那长满荆棘的矮山了吗？那是整个沼地里岩石最多的部分。难道那是牧人们落脚的地方吗？”

我依着他的意思回答，我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才那样说的。我的服输，让他高兴得话多了起来。

“先生，您可以相信，我是在有充分理由和根据时，才提出一个肯定的意见的。我一再地看到过那孩子拿着他那卷东西，每天一次……等一等，华生大夫，是我眼花呢，还是在那山顶上有什么东西在动呢？”

大约有几里远的样子，在暗绿的和灰色的背景衬托下，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小黑点。

“先生，来呀！”弗兰克兰边喊边向楼上冲去，“您亲眼看看，然后再判断吧。”

那望远镜是一个装在一支三脚架上的庞大的仪器，放在平坦的铅板屋顶上。弗兰克兰把眼凑了上去，兴奋地喊着：“华生医生，快来，不要等他过了山呀！”

果真，一个肩上扛着一小卷东西的孩子，正费力地慢慢向山上走着。当他走到最高点时，一瞬间我看到了那个



衣衫不整的陌生人。他向四周鬼鬼祟祟地望着，像是怕被人跟踪。后来就不见了。

“哈，我说得没错吧？”

“看上去那个小孩像有什么秘密使命。”

“至于是什么使命，就连一个县里的警察也能猜出来，可我谁也不想泄露，华生大夫，你一定要保守秘密！”

“我听您的。”

“他们对待我太不像话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帮警察的忙的。他们要管的是我本人，而不是那群混蛋要烧掉的草人。华生，来继续庆祝我取得的胜利，您不要走哇！”

我谢绝了他的一切恳求，并婉拒了他要陪我散步回家的想法。在望得见我时，我一直顺着大路走，然后我突然离开大道，穿过沼地，向那孩子消失的那座山上走去。我今天碰上这么好的运气，绝不能因为缺乏精神和毅力错过命运之神送到眼前的机会。

在我抵达山顶时，太阳已经就要落下去了，脚下的山坡向阳的一面变成了金绿色，而另一面则完全被灰暗的阴影笼罩了。在极远的天际线上，呈现出一抹苍茫的暮色，在暮色中突出的就是奇形怪状的贝利弗和维克森岩岗。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毫无动静。一只灰雁或许是一只海鸥在高高的天空上飞翔。在广大无边的苍穹和荒芜的大地之间，它和我就好像是这里仅有的生物了。荒漠的景色，孤独的感觉和神秘而又急迫的使命让我不禁打起寒颤来。就在我下面的一个山沟里有一些环绕成圈的古老石屋，中间有一栋能使人免于日晒雨淋的屋顶。我一看到它，心跳就不由加快了，这一定是那个人的藏身之地。我的脚终于踏上了他那藏身之所的门槛了。

我小心翼翼地慢慢走近小屋时，找到了斯台普吞高举着捕蝶网缓缓走近落稳了的蝴蝶的感觉。这地方确实被用作居住之所。乱石之间有一条隐约可见的小路，通向破烂得要塌的、当作门用的开口。那个神秘的人一定藏在这里，现在说不定他在沼地里游荡呢。冒险的感觉让我大为振奋，我把烟头扔在一旁，手握着手枪，迅速地走到门口。其实我根本不用走这么快，屋里空荡荡的。

屋里虽然没有人，可是有很多迹象表明，我没有找错地方，这里一定是那个人住过的地方。一块防雨布包着几条毛毯，放在新石器时代的人曾睡过觉的那块石板上。在一个粗陋的石框里还有一堆烧过的灰烬，旁边放着一些厨房用具，还有半桶水。一堆乱七八糟的空罐头盒，说明那人已经住了些时候了，屋角还有一只金属小杯和半瓶酒，看来这人挺有兴致。小屋的中央有一块平平的石头被当桌子用了，上面有个小布包。我忽然看到下面还有一张写着字的纸条，是用铅笔写成的：“华生医生曾到库姆·特雷西去过。”

我手里拿着这张纸，在那里足足站了一分钟之久。这张纸条说明这个神秘的人跟踪的不是亨利爵士而是我了。也许就是他派那孩子监视我，这就是他写的报告，也许我来沼地的一切行动他都报告上去了。我感到有种看不见的网在向我拢来。

既然有了一份报告，就可能还有第二份，于是我就在屋里到处找起来。可是毫无踪影，也没发现住在这个怪地方的人有何特点和意图的迹象。只有一点可以确定，他对生活的舒适不大在意。我看了看开着大口的屋顶，再想想那天的倾盆大雨，更深切地了解到他的意志是多么的坚强。

他是我的敌人还是保护我们的朋友呢？我下定决心，决不开小屋。

外面，太阳已经离地平线很近了。夕阳下，一切都显得美好、恬静，但我看到这景色的时候，并未感到内心的平静，我的神经在悸动，但是决心已定，我坐到小屋的暗处，耐心地等着小屋主人的到来。

过了一阵，我终于听到他走来了，远处传来了皮鞋走在石头上所发出的“得得”声——他一步步地愈走愈近了。我退回到黑暗的屋角里，手里紧握着左轮手枪，我决定在能看清这人之前不暴露自己。

那声音停住一段时间，这说明他站住了。后来脚步声又向前走来，一条黑影由小屋的开口处投射了进来。

“亲爱的华生，这真是个美丽的黄昏。”一个极为熟悉的声音传过来，“我觉得您在外边要比呆在里面舒服多了。”

## 沼地的惨剧

我屏住了呼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脑子清醒了些，也能够说话了，同时沉重的压力瞬间在我心头消失了。

“福尔摩斯！”我跳起来喊道，“福尔摩斯！”

他在外面说：“快出来吧，小心你那手枪别走火。”

我在粗糙的门框下面弓着身子，只见他坐在外面的一块石头上。当他看到我吃惊的表情时，他灰色的眼睛兴奋得转动起来。他又黑又瘦，面孔被太阳晒成了棕色，看上去很粗糙。他身穿苏格兰呢的衣服，头戴布帽，打扮得和来沼地上旅行的人一样。他还是保持着个人的清洁习惯，下巴刮得光光的。

“我活了大半辈子，感到最开心的事就是在这里看到你！”我摇着他的手说。

“我想这也是你感到最惊奇的事吧？”

“嗯，我承认。”

“其实我和你一样，我一点也没想到你会找到我这儿，更不知你藏在屋里了。我离小屋不到二十步时才察觉呢。

“是看出我的脚印吧？”

“不是，华生，我恐怕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你真的让我察觉不到，你就得把纸烟换个牌子，我在外面看到一个烟头，上面印着‘布莱德雷，牛津街’我就知道我的朋友华

生一定在附近。不用问，你大胆冲进空屋时，把烟头扔掉了。”

“说得对。”

“我想到这些，又知道你向来值得敬佩的坚韧刚强的性格，我就想你一定在暗中坐着，握着你那支手枪等着屋主人回来。你把我当作那逃犯了吗？”

“我并不清楚你是谁，可是我决心要弄清这一点。”

“华生，好极了！是不是在你捉逃犯的那天晚上，我不小心站在初升的月亮前面被你瞧见了？”

“没错，就是那次我看见你了。”

“你一定找遍所有的小屋，才找到这间石屋吧？”

“不，我看到了你雇用的那小孩了，是他指给我搜寻的方向。”

“那你是在那个老绅士的望远镜上看到的吧。开始我看到那镜头上闪闪发光还弄不清什么东西呢。”他起身往小屋里望了一眼，“嗨，卡特莱又给我送来吃用的东西了，这张纸是什么？原来你已到库姆·特雷西去了，是吗？”

“去了。”

“去找劳拉·莱昂丝太太吗？”

“对了，是去找了。”

“干得不错。咱俩的目标一致，但愿咱俩的钻研结果凝聚到一处，会对这案子有充分的了解。”

“嘿，你能在这里，我打心眼里高兴，这个神秘的案子和重任，我实在承受不住了。你究竟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我以为你在贝克街搞那件匿名恐吓信的案子呢。”

“我正希望你这么想呢。”

“福尔摩斯，原来你在利用我，并不信任我呀！”我听

了他的话，又气又恼地喊道：“我想在你的眼里我不至于就这样吧！”

“我亲爱的伙伴，这桩案子和别的案子一样，你对我的帮助无可估量，你觉得我捉弄了你，那就请你原谅吧。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一部分是因为我考虑到你冒的危险，我才亲自来侦破这个案子。如果我和亨利爵士和你在一块，我相信咱们的看法一样。只要我一出面，就等于向对手发出警告，让他们多加小心了。我这样把自己做个不为人知的角色，随时准备在紧要关头全力以赴。”

“你为什么把我蒙在鼓里，不告诉我呢？”

“因为这对我毫无帮助，我还有可能被人发现。你不仅要来告诉我点什么，又要给我带来应用之物，这样咱们就要冒更大的危险了。我把卡特莱带来了，就是佣工介绍所的小家伙，我的一些简单的需要，都是他送来的，一块面包和一副干净的硬领。我还需要什么呢？他等于给我添了一双勤快的脚和一双额外的眼睛，这对我来说真是无价之宝。”

“这么说，我写的报告都白费了！”我想起在写报告时的辛苦和当时骄傲的心情，声调都颤抖起来。

“怎么会呢，这就是你的报告，我都反复地读过了。这报告在路上只耽搁一天。我得向你在处理这桩极复杂的案子时所表现的热情和智慧致以崇高的敬意。”

听了福尔摩斯赞扬的话，我起初有些不舒服的心平静下来。他说的对，要想达到我们的目的，这样做再好不过了。

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由阴转晴后说道：“现在你把访问劳拉·莱昂丝太太的情况告诉我吧。说实话，若是你今天

没去的话，明天我就可能要去了。”

这时候夕阳已落，暮色笼罩着整个沼地。天气变得凉起来，我们俩走进小屋里取暖。我们在暮色之中坐在一起，我把和那女士谈话的内容告诉了福尔摩斯，他极感兴趣，某些地方我得重复两遍，他才满意。

当我谈完后，他说道：“这事很重要，它把这桩案子里所联结不上的缺口给填上了。也许你已知道了，这位女士和斯台普吞的关系可亲密了。”

“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俩的关系！”

“这事毫无疑问。他们常见面，常通信，彼此很了解。如今，这一点让咱们手里多了一件有力的武器。只要咱们用这一点对他妻子做做工作……”

“他的妻子？”

“是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情况。那个在此地叫斯台普吞小姐的女士，实际上就是他的妻子。”

“福尔摩斯，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他怎么会让亨利爵士爱上那女人呢？”

“亨利爵士已堕入情网，你曾看到过，他曾尽力避免亨利爵士向那女人求爱。我再说一次，她确是他的老婆，而不是他的妹妹。”

“斯台普吞为何要搞这一场煞费苦心的骗局呢？”

“他早就看出来，让她扮成一个未婚女子对他有用得多。”

我的全部猜测，我那模糊的怀疑突然变得具体起来，这个戴草帽拿着捕蝶网的人，他的身上有着狠毒的心肠……

“这么说咱们的敌人就是他，在伦敦跟踪咱们的也是他

吗？”

“我已经看清了他的阴谋。”

“那封警告信一定是那女人发出的啦？”

“是的。”

一桩萦绕已久，似有似无的极为可怕的罪行已在黑暗之中隐隐约约地现出来了。

“可是，福尔摩斯，你是怎么知道那女人是他的妻子呢？”

“他第一次和你见面时，曾经不由自主地把他身世中真实的一段告诉你。我敢说，他肯定为他说出的话后悔过。通过教育部门就能弄清在教育界工作过的人，他从前在英格兰北部当过小学校长。我稍微作了一下调查，就搞清了曾有一所小学，在落败的情况下垮了台，校长和他老婆却不知去向。他们的长相和这里看到的很相似。我知道那个失踪的男人热爱昆虫学，无疑他肯定是斯台普吞了。”

夜色渐渐深了起来，我们的谈话继续着。

我问：“这个女人真是他妻子的话，那么怎么又插进来一个劳拉·莱昂丝太太呢？”

“这个问题，你了解得比我清楚。我没有听说过她和她的丈夫要离婚，假如她曾计划着要离婚、并把斯台普吞当作未婚男子，要嫁给他呢？”

“她若知道这是个骗局呢？”

“这样的话，这个女士就对我们有用了。明天咱们就去找他。唉，华生，你不觉得你自己失职了吗？你本该呆在巴斯克维尔庄园啊。”

最后一抹晚霞消失了，紫色的天空中，闪烁着几颗半明半暗的星星。



“福尔摩斯，还有一个问题，”我站起来说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福尔摩斯放低了音调说：“这是谋杀，华生，是件残忍的蓄意谋杀。细节就别问了。就像他的网围住亨利爵士一样，我的网正紧紧罩着他，再有你的参与，他已经逃不脱了。现在我担心的只有一个，说不定这家伙提前下手。华生，你必须回到庄园去，细心照顾好亨利爵士。你来小屋做得很对。但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突然，一阵可怕的尖叫声冲破了沼地上的平静。这恐怖的喊声让我的血液几乎都凝结了。

“我的上帝，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我叫了起来。

福尔摩斯猛地站了起来，我看到他那健壮的身体站在小屋门口，探头向黑暗中望去。

“嘘，不要出声。”他轻声说道。

起初那喊声是由黑暗的平原上一个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现在已显得愈来愈近，越来越大。

“是哪个方向？”福尔摩斯低声问，他也深受震惊了，“在哪儿，华生？”

“我想在那边吧。”我向黑暗之中指出。

“不，是那边。”

凄惨的喊声划破了寂静的夜，愈来愈大，越来越近。混在一起的还有一种新的声音，深沉的咕咕啾啾，既悦耳又可怕，一起一落的低吟着。

“是猎狗！”福尔摩斯喊了起来，“赶快，咱们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他马上迅速地在沼地上跑了起来，我紧跟着他。突然间，在我们的前面，那片碎石凹凸不平的地方发出一声最

后绝望的惨叫，然后就是模糊而又沉重的咕咚一声。我们停住脚步，周围的一切静悄悄的。

福尔摩斯茫然地听着，接着像个神经错乱的人一样跺着脚，把手按在额上。

“咱们来得太晚了，华生，他战胜了咱们。”

“不会的，谁胜谁败还说不定呢！”

“我怎么就不采取行动呢，我真笨，华生，你怎么就不顾你应保护的人的后果呢！如果真的发生了悲剧，我们对他不客气了。”

我们在黑暗之中向前乱跑，不时地撞在乱石上，又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了小山，再顺着另一个斜坡冲了下去，一直朝着那可怕的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每到高处，福尔摩斯都焦灼地往四周望一望。

“你瞧见什么东西了吗？”

“什么也没有看到。”

“可是你听听那是什么声音？”

在我们的左边，一阵低低的呻吟传进我们的耳鼓。那面有一条岩脊，尽头是陡峭的崖壁，由那里向下，可以看到一片多石的山坡。在那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平躺着一堆黑乎乎的东西，我们跑近时，看清原来是个趴在地上的人，他的头可怕地窝在身下，身体向里蜷曲着，像是要翻跟斗。他的样子很特别，我不敢相信刚才那声音是他灵魂脱壳时发出的。那个趴着的人一言不发、纹丝不动。福尔摩斯抓住他提了起来，惊恐地大叫了一声，这正是亨利爵士的尸体！

他身上穿的那一套红色的苏格兰呢制成的衣服，就是我们和他在贝克街第一次见面时穿的。福尔摩斯追悔不迭

地呻吟着。

“这个畜生！畜生！”我紧握双拳，喊着，“我不能原谅自己，是我让他遭受惨祸。”

“华生，我的罪过比你大。我竟不顾我们的委托人的性命，这给我的打击太大了。”

“把他致死的那只猎狗在哪呢？还有斯台普吞呢，他在哪里呢？他得对这件事负责任。”

“我保证会让他负责的。伯侄两人都被他间接地杀死，现在咱们得设法证明人畜的关系，老天在上，不管那家伙多狡诈，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我们心里感到异常沉重。后来，月亮升起后，我们爬上山岩的绝顶处向黑暗的沼地望着。

我朝着斯台普吞家所在的方向大骂着：“咱们干脆现在把他抓起来。”

“条件还不成熟，那家伙狡猾到了极点，我们走错一步，那混蛋就会溜走。”

“那么，咱们怎么办呢？”

“看来只有给可怜的朋友办后事了。”

我们俩一同下了陡坡，向尸体走去，泪水模糊了我们的眼睛。

福尔摩斯在尸体旁弯下身，突然他跳了起来，大笑着抓住我的手乱摇着。他喊着：“胡子，这人有胡子！”

我不解地望着他，问：“有胡子？”

“这是我的邻居，那个逃犯，不是准男爵。”

我赶紧把死尸翻过来，一看他那突出的前额和野兽般地深陷的眼睛，我就明白闪露在我面前的是逃犯塞尔丹的面孔。

我立刻就明白了，准男爵曾告诉我把他的旧衣服送给了白瑞摩。白瑞摩把这些衣服转送了出去，以便让塞尔丹逃跑。塞尔丹身上穿的靴帽、衬衣都是亨利爵士的。这家伙死得并不冤。我兴奋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福尔摩斯。

“真有趣，是这身衣服导致这混蛋死亡，”他说道，“问题很简单，那只猎狗事先闻了亨利爵士用的东西后，才被放出来进行追踪的。可塞尔丹在黑暗中怎么会知道那狗跟他身后呢？”

“他听到后面有狗的声音吧？”

“单纯一只猎狗的声音，并不会让这个逃犯吓得冒再度被捕的危险狂呼求救的。根据他的声音判断，那狗在追他以后，他一定拼命地跑了好长的一段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那狗怎么单单今晚被放出来呢？它很少在沼地里乱跑，斯台普吞只有在认为亨利爵士会到那里去才会把它放出去。”

“那个疑问很快就能解答了。咱们对这个坏蛋的尸体怎么办呢？”

“在与警察取得联系之前，先把他放进一间小屋去。”

正说着，沼地上有一个人朝我们走来，他一看见我们便停住了，然后又向前走过来。

“啊，华生大夫，是您吗？真没想到这么晚在沼地里看到您。怎么，有人受伤了吗？这不会是咱们的朋友亨利爵士吧！”他慌张地走过我们的身旁，弯下腰，猛吸了一口气，口吃地说：“谁，这是谁呀？”

“是塞尔丹，从王子镇逃跑的那个人。”

斯台普吞面色苍白地转向我们，他竭力克制着惊慌和

失望的表情，死盯着我和福尔摩斯。

“天哪！他是怎么死的？”

“看样子他像是在这些岩石上摔断了脖子。听到喊声时，我们正在沼地里散步。”

“你为何只替亨利爵士担心呢？”我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因为我已经约他来了，但他并没来，当我听到沼地里的喊声时，自然担心他的安全了。”他的眼光从我的脸上转向福尔摩斯，问道：“这个可怜的家伙是怎么死的呢？”

“他长期在野外生活把他逼得发疯了。他疯狂地在沼地里奔跑，最后自己摔死了。”

“这个说法最合理，”斯台普吞叹了一口气说，“福尔摩斯先生，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的朋友欠身还了礼，说道：“您的眼力真不错。”

“华生大夫来了后，这里的人就知道您会来的。您碰巧赶上看到这出悲剧。”

“是这样，我相信我的朋友的解释是正确的，我明天就要带着不快的回忆回伦敦去了。”

“怎么，您明天就回去吗？”

“我是这样想的。”

“您不想把我们搞不清的事搞出一些眉目来吗？”

福尔摩斯漫不经心地说：“这桩案子办得很不顺心，我们负责调查工作的人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凭主观愿望得到成功的。”

斯台普吞又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我们谢绝了。我们离开生物学家径直向巴斯克维尔庄园走去。广漠的沼地里，只剩下那个遭遇惨剧的人躺在山坡上。

## 设网

我们走出沼地后，福尔摩斯对我说：“咱们就要抓住他了，这家伙真厉害！发现杀错人了，竟还能镇定自如。华生，咱们还从没遇到过比他更难斗的对手呢。”

“我感到很遗憾，他竟看到了你，你认为他会如何行动呢？”

“他也许会更加谨慎，也可能不顾一切地动用其他手段。”

“咱们可以马上逮捕他嘛！”

“亲爱的华生，仓促行动对咱们没有好处。如果他是通过一个人来进行活动，咱们还可以找到证据，但如果在大白天里拉出条大狗来，想把绳子套住狗的主人，就不那么容易了。”

“咱们有证据呀。”

“有什么呀，咱们的证据不过是猜测罢了。假如咱们的证据就是这样一段故事和所谓的‘证据’，那咱们太让人笑话了。”

“查尔兹爵士的死不就是证据吗？”

“他是吓死的，身上毫无伤痕。哪里有那狗牙的痕迹呢？再说，猎狗是不会咬死尸的。”

“这么说，今晚的事不能证明了吗？”

“今晚，咱们没见到那只猎狗，尽管听到了它的声音，

可是并不能证明那狗跟在人的后面。”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希望劳拉·莱昂丝太太能帮助咱们，我想我们很快就会赢的。”

在回巴斯克维尔庄园的路上，福尔摩斯叮嘱我不要将今晚的事告诉亨利爵士，因为明天他同斯台普吞的约会凶多吉少，得有充足的准备。

“他们也和我约好了。”

“华生，必须让他单独去，那样就容易安排了。”福尔摩斯让我谢绝邀请。

福尔摩斯的到来让亨利爵士高兴极了，他早就盼着大侦探来这儿了。但他对我的朋友空手而来感到惊疑，不久，我们给他匀出了日常用具。吃夜宵的时候，我们把准男爵应该知道的都尽量讲给他听了。白瑞摩夫妇知道后，那个逃犯的姐姐痛哭起来。

准男爵边吃边说：“我曾接到斯台普吞一封信，让我今晚到他那里去，可我得恪守我的诺言，决不单独外出。”

福尔摩斯冷淡地说：“你不知道我们会担心您摔断了脖子呢。”

“这是怎么回事？”亨利爵士瞪大眼睛吃惊地问。

“那个家伙穿的是您送给管家的衣服。说不定警察会来找你的麻烦呢。”

“恐怕不会，先放下这事，咱们的案子有结果了吗？”

“我想，不久就会搞清楚的，这是一件很复杂的案子，有几点要弄明白。”

“我们在沼地里听到了那猎狗的叫声，您要是能给那只狗戴上笼头、套上铁链，那可就是前所未有的大侦探了。”

“只要您肯帮助，我就一定能给它戴上笼头，制服它。”

“您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很好，我可得要求您别盲目去做。”说完，他凝神地注视着我头顶以上的地方。灯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像一尊古代雕像似的。

他一边挥手指着挂满对面墙上的一排肖像说：“请谅解我冒昧品评一番吧，华生总说我不懂艺术，那不过是嫉妒我罢了。你们瞧，这些人像画得多好呀。”

“您这样说我很高兴，”亨利爵士用吃惊的眼光望着我的朋友，“我对马或阉牛要比对一张画关心多了，对这不敢充内行。没想到您还对这玩意很有兴趣。”

“我能一眼看出是谁画的——那张穿着蓝绸衣服的女人像，肯定是莫奈画的；那个戴假发的胖绅士则出自瑞诺茨的手笔。这些都是您家里人的画像吗？”

“这些都是。”

“您对这些前辈的人名都记得吗？”

“白瑞摩曾详细地告诉了我，我想我还能背得出。”

“那个拿着望远镜的绅士是谁呀？”

“那位是巴斯克维尔海军少将，他曾在西印度群岛罗德尼部下任职。穿着蓝色外衣，手拿一卷纸的威廉·巴斯克维尔爵士，在庇特任首相时当过下议院委员会的主席。”

“我对面的那位穿着黑天鹅绒斗篷、挂着绶带的骑士是谁呢？”

“唉，他就是那个怪异传说的根源，品质恶劣的修果，魔犬的传说就是从他开始的。”

“你们瞧，他看上去既安详又和气的样子，可他的眼神充满了阴险毒辣。”



“他一定是修果，没错。这张画布的背面还写着姓名和年代‘1647’呢。”亨利爵士肯定地说。

吃过夜宵，亨利爵士回到自己的房间后，福尔摩斯又把我领回宴会厅。他对那老酗酒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举着蜡烛盯着这张颜色暗淡的肖像。

我望着那张有着薄薄的嘴唇、一双冷漠眼睛的画像对福尔摩斯说：“你看出什么眉目了吗？”

“他像不像一个你认识的人？”

“下巴有些像亨利爵士。”

“有一点，等会儿，”他站在一只椅子上，左手擎着蜡烛，右臂弯曲着盖住画像上的宽檐帽和下垂的长发。

“天哪！”我竟看到斯台普吞的面孔从画布里跳出来。

“怎么样，你看出来了吧，我的眼睛久经训练，能看出任何伪装。”

“真神了，这就像给他画的一样。”

“没错，这真是个有趣的返祖遗传的实例。显然那家伙是巴斯克维尔家的后代。”

“这么说，他在制造篡夺财产继承的阴谋。”

“对，这张画像恰好给了我们一个迫切需要的线索。华生，咱们算是抓住他了。明晚之前，咱们就可以用一根针、一块软木和一张卡片，把他放进贝克街的标本陈列室去了。”

他离开那张画像时，突然发出了少有的大笑。我不常听到他笑，只要他一笑，就说明有人要倒霉了。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可是福尔摩斯在我穿衣服时，正沿着车道从外边走回来。

“啊，咱们今天得好好地干他一天！今天就能见分晓

了，网是全部下好了，咱们就要往回拉了。”他搓着双手兴奋地说。

“你去过沼地了吗？”我问他。

“我和忠实的卡特莱联系了一下，告诉他我安然无恙。另外，我已经给王子镇发了一份关于塞尔丹死亡报告，相信你们谁也不会因为这事惹麻烦了。”

“下一步如何行动呢？”

“得去找亨利爵士商量一下。看，他来了！”

“早安，福尔摩斯，您真像一个将军在和参谋长部署一次战役。”

“华生正向我请求命令呢。”

“我也是随时听候差遣，今晚的约会咱们一起去吧。”

“很抱歉，我和华生准备回伦敦。”

“回伦敦？”准男爵的脸上有些不悦。

“是的，我希望您能单独度过这一关，再说我们回去要比在这有用得多。”福尔摩斯的态度很坚决。

我从准男爵紧锁的眉头能感觉出，他为我们要弃他而去深感沮丧。

他冷淡地说：“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走呢？”

“吃过早餐就走。我们先坐车到库姆·特雷西去，华生的行李都在这，他肯定会回来的。华生，写封信给斯台普吞告诉他你不能赴约。”

“我真想和你们一块回伦敦，我干嘛一个人留这里呢？”

“你得留下来，您不是答应过我听从我的差遣吗。另外，我希望您坐马车去斯台普吞住宅，然后把您的马车打发回来，让他们知道您准备走回家。”

“我留下来吗？回来时要走过沼地吗？”

“要走过。”

“您不是常常叮嘱我不要晚上从那儿走过吗？”

“但您这一次打那儿走，保证没事。这对你也是次考验，我们相信您有信心这样做的。”

“好吧，我就照您说的去做吧。”

“您对您的生命珍惜的话，您回家从沼地穿过时，除了从梅利瑟宅邸直通格林盆大路的直道外，千万别走别的方向。”

“我听从您的吩咐。”

“很好。我真想早点动身，这样下午就能到伦敦了。”

我听着他俩的谈话很是吃惊，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希望我俩一块走。这么危险的时刻，我们怎么能离开呢，我真不明白。但没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安排。很快，我们跟有些生气的朋友话别，两小时之后就到了库姆·特雷西车站，随即打发马车回去。月台上有个小男孩在等着我们。

小男孩见到我们说：“先生，有什么吩咐吗？”

“卡特莱，你坐这趟车进城吧。你一到地方，立刻用我的名字给亨利爵士发一封电报，就说若是他找到我丢在那里的记事本，让他用挂号给我寄到贝克街去。”

“先生，您放心好了。”

“现在你先去车站邮局问问有没有我的信。”

一会儿，那孩子带着一封电报回来了，福尔摩斯瞧了瞧便递给我。上面写着：

电报已收到。即携空白拘票前去。五点四十分抵达。

雷斯垂德

“这是我早晨那封电报的回电。咱们还得需要官方侦探

的协助呢。华生，咱们这段时间去拜访劳拉·莱昂丝太太去吧。”

他的作战计划已初具眉目，他是想让亨利爵士向斯台普吞夫妇提起由伦敦发来的电报，就会完全相信我们真的离开了。我仿佛已经看到，我们很快就会网住那条尖嘴梭鱼。

劳拉·莱昂丝太太正在她的办公室里。福尔摩斯坦率地开始了他的访问，这一点使她很吃惊。

他说：“我正在调查已故的查尔兹爵士暴死的有关情况。华生大夫已向我报告了您谈过的话，您对此事还有隐瞒的地方吗？”

“我有什么隐瞒的地方？”她不服气地问道。

“您已承认曾要求查尔兹爵士在十点钟时到那门口去。我们知道，那正是他死去的时间和地点。您不觉得这之间有关联吗？”

“这些事件并没有什么关联啊！”

“你如果这样认为，那真是巧合了。坦白地说，莱昂丝太太，我们认为这是一桩谋杀案。根据已有的证据，不仅是您的朋友斯台普吞，就连他的太太也要被牵扯进去的。”

那女士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惊呼道：“他的太太？！”

“这事不用再隐瞒了，他的妹妹实际上就是他的妻子。”

莱昂丝太太又坐了下去，两手紧抓着扶手，激动地说：“他的太太？他还没有结过婚呀！”

歇洛克·福尔摩斯耸耸肩，没说什么。

“您这样说，给我拿证明来……”她那惊异的眼神，比任何话都更说明问题。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抽出几张纸来说：“我到这里来正准备向您证明，这是一张四年前他夫妇在约克郡拍的相片。背面写的是‘凡戴勒先生和夫人’，您不难认出来的。这是几位可靠的证人寄来的三份关于这对夫妇的材料，他那时开着一所私立圣·奥利弗小学。你看看，是不是这两个人。”

她看了看俩人的合影，然后抬起头来望着我们，板着面孔，冷冰冰地现出一种极度绝望的神情。

她有气无力地说：“福尔摩斯先生，这人曾向我说只要我能和丈夫离婚，他就和我结婚。这个坏蛋，没和我说一句真话，他想法骗我。我一直是他手里的工具，他对我没有丝毫真情，我为什么要掩护他的罪恶呢？您愿意问什么就说吧！我向您发誓，当我写那封信时，并没想到会害了那绅士，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太太，我怎么不相信您呢？”福尔摩斯说，“您先把事情的原委说一遍，这样会好受一些。那封信是斯台普吞建议您写的吧？”

“是他说，我写的。”

“等您把信发出后，他又劝阻您不要去赴约？”

“他对我说，为离婚诉讼费而让别人出钱有伤他的自尊心，还说，他虽是个穷人，也要花尽最后一个铜板，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案发后，他曾叫您发誓，决不要说出您和查尔兹爵士的约会吧？”

“对，他说那是一件很神秘的暴死，如果被人知道了我们约会的话，我会遭嫌疑的。我为这事吓得不敢说话。”

“是这样，您没有怀疑过他吗？”

她犹豫了一下，低下头说：“我知道他的为人。但他若是对我真诚，我也会永远对他忠诚。”

“总的来说，您很幸运脱身了呢，”福尔摩斯说道，“您了解他的担忧，他是清楚的，几个月来，您都在悬崖边缘生活，但灾难快过去了，莱昂丝太太，我们得向您告别了，不久您就能听到我们的消息了。”

当我们站在那里等着由城里开来的快车时，福尔摩斯说：“咱们破案前的准备工作已完成了，一个个困难都解决了。不久我就能写出一本完整的近代奇异惊人的小说了。这案子更奇特，咱们现在还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但今晚，我们就会制服这个诡计多端的人。”

从伦敦来的快车怒吼着开进车站，一个矮小、但结实得像叭喇狗似的人，由头等车厢里下了车。我们三人握了手，雷斯垂德显然从福尔摩斯身上学了好多东西，对他毕恭毕敬。

雷斯垂德问：“有什么好事吗？”

“这事再重要不过了，”福尔摩斯说“今晚，就让你呼吸一下达特沼地上的新鲜空气，好把你喉咙里的伦敦雾气赶跑，我想你是不会忘掉这次旅行的。”

##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黑暗中，我们三人坐着马车从库姆·特雷西往沼地上走。福尔摩斯在行动之前从不让人知道他的计划。期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的心情，使我们都激动起来。由于马车夫是雇来的，车上只能谈无关紧要的事，实际上大家都紧张极了。但当我们过了弗兰克兰家后，离庄园越来越近，心情却轻松了许多。我们没有把车赶到楼房门前，而是在靠近车道的大门口下了车。我们付了车钱，并让车夫回到库姆·特雷西去。然后，我们向梅利瑟宅邸走去了。

“雷斯垂德，你带着武器吗？”

那矮个侦探笑了一下说：“只要我穿着裤子，屁股后面有个口袋，准往里面搁点什么。”

“好！我俩也都做好了应急的准备了。”

“这地方可让人高兴不起来，”那侦探说着打了个冷战，望了望四周阴暗的山坡和格林盆泥潭上面的雾海，“咱们前面有一座房子亮着灯。”

“那是梅利瑟宅邸，也就是我们这次旅程的终点了。现在我要求你们一定要用足尖走路，放轻声音说话。”

我们继续沿着小路往前走，离那房子约有两百码的地方，福尔摩斯把我们叫住，说：“就在这里吧，右侧的山石正好作屏障。”

“咱们就在这里等吗？”

“咱们的伏击不久就要开始了。雷斯垂德，到这条沟来吧。华生，你到那所房子去过，你能说出各个房间的位置吗？这一头的几个格子窗是哪间屋的？”

“是厨房的窗户吧。”

“再往那边那个很亮的呢？”

“那一定是餐厅。”

“百叶窗是拉起来的，你熟悉那里的地形。请悄悄走过去，看看他们正在做什么。”

我顺着小径轻轻走去，弯身藏在一堵矮墙的后面。借着阴影我到了一个地方，从那里可以直接看到没挂窗帘的窗口。

屋里只有亨利爵士和斯台普吞两个人，他俩面对面坐在一张圆桌的两边，侧面向着我。斯台普吞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而准男爵面色苍白，心不在焉，可能是他想到要单独走过那不祥的沼地而心怀担忧。

正当我望着他们时，斯台普吞忽然起身离开房间，同时亨利爵士又斟满酒杯，向后靠在椅背上，吐着雪茄烟。我听到一声门的咯吱声和皮鞋在石子路上发出的清脆的声音，脚步声走过了我所蹲着的那堵墙那边的另一条小路。从墙头上望去，我看到生物学家在一所小房门口站住了，钥匙在锁眼里一拧，他走了进去。接着那间小房里面传来一阵奇怪的扭打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他拧了下钥匙，顺着原路到餐厅。我看见他俩又在一起了。于是我又悄悄回到我的伙伴们等我的地方，告诉了他们所看到的情况。

福尔摩斯听了话，问：“华生，你看见那位女士了吗？”

“没有”。



“她会在哪里呢？除了厨房之外没有一间屋子亮着灯光呀！”

“我想不出她在哪里。”

正说着，大格林盆泥潭上的浓厚的雾，向我们慢慢飘了过来，积聚得像一堵墙竖在我们的旁边，又低又厚，界线分明。月光一照，岩岗上闪闪发光。福尔摩斯一面望着缓缓飘行的浓雾，一面不耐烦地嘟囔着：“华生，大雾正向咱们靠拢呢。”

“情况严重吗？”

“很严重，这要打乱我的计划啦。咱们能否成功和他的性命安危都要取决于他是否能在浓雾遮住小路之前出来。”我们焦灼地等待着，在我们面前就是房屋的黑影。下面那些窗户里射出了几道宽宽的金黄色灯光，向着果木林和沼地的方向照去。其中的一道忽然灭了，说明仆人们已经离开了厨房。这时候，只剩下饭厅里亮着灯，里面的两个人还在抽着雪茄闲谈。一个是蓄意谋杀的主人，一个是蒙在鼓里的客人。

像羊毛一样的白花花的大雾，越来越近地向房屋飘近。一会儿，果木林后面的墙看不见了。在我们守望的时候，滚滚的浓雾已经爬到了房子的两角。福尔摩斯急切地用手拍着面前的岩石，不耐烦地跺着脚。

“他在一刻钟之内再不出来，这条小路就要被遮住了，再过半个小时，咱们把手伸到面前都看不见了。”

“咱们退到一处较高的地方去吧。”雷斯垂德说。

当浓雾向我们涌过来时，我们向后退到离房子有半里远的地方。那浓白色的海洋依旧向前推进着。

福尔摩斯说：“咱们走得太远了，他会在走近咱们之前

就被人追上的。咱们得不惜任何代价坚守在这里。”他跪了下来，把耳朵贴在地面上说：“我已经听到他走来了。”

一阵迅急的脚步声打破了沼地的寂静。我们蹲在乱石中，耐心地盯着面前那段银白色的雾墙。他走出浓雾时，惊慌地向四周望了望，然后在晴朗的夜色中，他迅速地顺着小路走来。他一边走，一边心神不宁地左顾右盼地往后望着。

“嘘！”福尔摩斯嘘了一声，扳开手枪机头说：“注意，它来了！”

从徐徐前进的雾墙里传来不断的吧嗒吧嗒声，我们三个人瞪大眼睛死死盯住那儿，不知那里会出现什么可怕的东西。我朝站在身边的福尔摩斯脸上望去，他苍白的脸上现出狂喜的神情，双目炯炯有神。忽然，他两眼猛地向前死死盯住一点，惊异地大张着嘴。就在那时，雷斯垂德吓得叫了一声趴在地上。我跳了起来，哆哆嗦嗦地紧抓着手枪。在雾影中向我们奔来的那形状可怕的东西吓得我不知所措。那是一只平时极难看到的黑得像煤炭似的大猎狗，它那张着的血盆大嘴好像在向外喷着火，它的眼睛也亮得像冒火，颈毛和脖子下都在闪烁发光。

这头庞大的黑家伙，跨着大步，顺着小路蹿了下来，紧追着亨利爵士。在我们惊得神志恢复之前，它已从我们面前跑过去了。接着，福尔摩斯和我一起开了枪，那家伙难听地吼了一声，这说明它至少中了一枪。可它没有停住脚步，而是继续向前窜去。在小路上远远的地方，我们看到亨利爵士正回头望着，在月光照耀之下，他吓得面如白纸，扬起手，绝望地望着那只对他穷追不舍的大猎狗。

我们的恐惧已被那猎狗痛苦的嗥叫完全消除了，它怕

打，那它就不是鬼怪，我们既能打伤它，也就能杀死它。福尔摩斯在那天夜里跑得格外地快，竟把我像我赶过那个公家侦探一样甩在后面。我们向前飞奔时，前面传来亨利爵士一声声的喊叫和那猎狗发出的深沉的吼叫。我们赶到时，那野兽窜起来扑倒准男爵，向他的咽喉咬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福尔摩斯一连气把左轮手枪里的五颗子弹都打进了那家伙的侧腹。那狗发出了最后一声痛苦的嗥叫并向空中狠咬了一口，随后四仰八叉地躺下去，乱蹬了一阵便不动了。我本想再补一枪，可那大狗已经死了。

亨利爵士躺在摔倒的地方，失去了知觉。我们把他的衣领解开，爵士身上并无伤痕，还能及时救醒。他的眼皮抖动了几下，有气无力地想要挪动一下。雷斯垂德把他那白兰地酒瓶塞进准男爵的上下牙齿中间，他的眼睛惊恐地望着我们，有气无力地说道：“那是什么呀？什么东西？”

福尔摩斯说：“不管它是什么，反正它已死了，我们把您家的妖魔彻底地消灭了。”

躺在我们面前的四肢伸开的猎狗尸体，其身体的大小和力量真是吓人。它不是纯种血獾，也不是纯种的獒犬，像这两类的混合种，外貌凶悍，大得像个牝狮。就是现在死了，那张大嘴好像依然向外滴答着蓝色的火焰，它深陷而残忍的小眼睛周围现出一圈光环。我摸了摸那发光的嘴头，一抬起手，我的手指竟也发出光来。

原来是磷在发光。

“这是多狡猾的诡计呀！”福尔摩斯闻着那只死狗，说，“这并不影响它的嗅觉，亨利爵士，太抱歉了，让您受了这么大的惊吓。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只大狗，雾色未能让我们截住它。”

“您总算救了我一条命。”

“让您经历了这样一次大险，您还能站起来吗？”

“再给我喝一口白兰地，我就什么都不怕了。请扶我起来吧，您说说接下来怎么办呢？”

“您留在这里吧，今晚您不能再冒险了。我们得离开您了，”福尔摩斯说道，“剩下的事非干不可，每一分钟都极其重要，现在证据已齐全了，只差逮住那坏蛋了。”

我们顺着小路快捷地走回去时，福尔摩斯说：“那些枪声已经告诉他，他已经没戏了。”

“这场雾可能把枪声挡住了呢。”

“不会的，他现在已经逃跑了，咱们搜查一下房子就会知道的。”

前门开着，我们一冲而入，匆忙地由这间屋走进那间屋，在过道里碰到一个神色慌张、衰老的男仆。我们在房子里没有找到要追寻的那人的踪影，最后在二楼上发现有一间寝室的门被锁了起来。

“里面有人！把门打开！”雷斯垂德喊了起来。

屋里面传出低弱的呻吟和沙沙的声音。福尔摩斯用脚底板往门锁上面一蹬，门开了，我们三人端着手枪冲进屋里。

屋里并没有那个胆大妄为的坏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房间，像个小型博物馆，墙上装着一排安着玻璃盖的小匣，里面全装着供那个一肚子坏水的家伙消遣的蝴蝶和飞蛾。

我们吃惊地发现，中间直立的木桩上面捆着一个人，那人被布单捆绑得不能出声。那人被一条毛巾缠着脖子，另一条毛巾蒙住下半部面孔，上面露出的两只黑眼睛死盯着我们。一会儿，我们就把那人嘴上和身上捆着的东西解

下来，斯台普吞太太在我们面前倒了下去。

“这畜生！”福尔摩斯喊道，“哎，雷斯垂德，白兰地呢？快把她伏在椅子上，她都昏过去了。”

一会儿，她睁开眼睛问道：“他安全吗？跑掉了没有？”

“太太，他从我手里是逃不掉的。”

“不是，我说的是亨利爵士，他没事吧？”

“他一切都好。那只猎狗已经死了。”

听了这话，她满意地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感谢上帝！这个坏蛋！看他是怎么对我的呀！”她猛地拉起袖子露出伤痕累累的胳膊来。“这算不了什么，他污损了我的心灵，我成了他作恶的工具和欺骗的对象。”她说着突然痛心地哭了起来。

“太太，您对他情断义绝了吧，那么，告诉我们他去哪了。如果您曾帮他做过坏事，现在就将功补过吧。”

“他肯定逃到那个地方去了，”她回答道，“泥潭中心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座旧锡矿，他把猎狗就藏在那里，他在那里做了准备以防不测。”

福尔摩斯端灯走向窗前，望着窗口外羊毛似的雾墙说：“看，今晚谁也找不到走进格林盆泥潭的道路了。”

“我看他是进得去出不来了！”她突然拍手大笑，眼睛里和牙齿上闪着吓人的狂喜的光芒，“他今晚怎么能看清那些木棍路标呢？用来标明穿过泥潭的小路。路标是他和我一起插的，如果我今天能拔掉它们多好呀，那样他就随您处置了。”

雾气未散，任何追逐都是白费气力。雷斯垂德留下照看房子，我和福尔摩斯陪着准男爵一起回到巴斯克维尔庄园去了。斯台普吞家人的实情不能再瞒着他了，没想到他

竟能勇敢地承受着打击。但夜间那场冒险让他的神经受到了创伤，天亮之前发起高烧神志不清地躺在床上，摩梯末大夫照顾着他，并和他约好，在亨利爵士恢复饱满精神之前一起去作一次环球旅行。

在那猎狗死后的第二天清晨，雾不见了，我们由斯台普吞太太引导着找到了一条贯穿沼泽的小路。看着她带领我们追踪她丈夫迫切的心情和欣喜，我们能感觉出这个女人的过去有多么不幸。我们让她留在一个窄长结实的地面上，然后沿着插在沼地上小木棍的标志向前走去。这条曲折的、满是漂着绿沫的水洼和污浊的泥坑的小路，不只一次地使我们失足陷入黑色的泥坑。我们看到曾有人在我们之前穿过这条危险的路，粘土地上的一堆棉草中露出一件黑色的东西。福尔摩斯由小路向旁边只迈了一步，就陷进泥潭，直陷到了腰那样深。若不是我们及时拉他出来，他恐怕再也不会回到坚实的陆地上了。他举起了一只黑色的高筒皮鞋，里面印着“麦卡斯·多伦多”。

“这个泥浴还值得一洗，这就是亨利爵士丢失的那只皮鞋。”他兴奋地说。

“一定是斯台普吞逃跑时丢在这里的。”

“对，他让猎狗闻了鞋味去追踪后还把鞋留着，当他知道鬼把戏拆穿就逃跑了。我们知道，至少在这里他还是安全的。”

沼地里根本不可能找出脚印，如果大地没有说谎的话，那么斯台普吞在昨天挣扎着穿过浓雾并没达到隐蔽之所。这个残忍的家伙永远地埋葬在污浊的大泥潭里。

我们到了那个坏蛋作恶的小岛上，找到很多他遗留下的痕迹，一只大的驾驶盘和一个装满了一半垃圾的竖坑，

说明这是一个被废弃不用的矿坑。旁边还有支离破碎的矿工小屋，显然，这儿的恶臭熏跑了开矿的人。在一个小房里，有一只马蹄铁、一条项链和一些啃过的骨头，说明那里是隐藏过那只畜生的地方。旁边一具还黏着一团棕色的毛骨架，躺在断垣残壁之间。

“一只狗！”福尔摩斯说道，“天哪，这不是摩梯末大夫的卷毛长耳犬吗？他可以把狗藏起来，但不可能让它不出声，华生，你们听到的怪叫声看来就是它吼出来的。这只铁罐里的糊状东西，无疑是那畜生身上发光的混合物。他所以采用这办法，是受到世代相传的关于魔狗的故事的启发，并居心要吓死查尔兹老爵士。这确实是个恶毒的阴谋，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把要谋害的人置于死地，而且让周围的农民相信那个传说的存在。这样阴险的人从未见过。”

福尔摩斯向着广袤而色彩斑驳的泥潭挥舞着他那长长的臂膀，泥潭向远处延伸着，直到和赤褐色的沼地的山坡连成一片。